

# 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

[英] 格兰特 著

盛震溯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 出版說明

这本书出版于1958年。作者安德魯·格蘭特(Andrew Grant)应为当代英国人。但由于原书和一般有关資料中都缺乏可据的介紹,不詳其身份和政治面貌。

本书的中心論題,在于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統計数字,研究和分析当前英国的社会階級結構,駁斥对于馬克思主义階級学說的某些歪曲,从而指出了英国的现实情况恰恰证明了馬克思的論断——中間阶层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两极分化,就其大多数来說,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正在日趋下降;由此得出結論,中間阶层的向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斗爭成敗的重大政治性問題,并进而肯定工人階級是應該而且能够把中間阶层爭取到自己的一边来的。

作者从批駁“中間階級”一詞的用語入手,指出“中間階級”一詞是含混的、反科学的,事实上不存在什么中間階級。“中間阶层”一詞可以使用,但其中包括几种不同的階級(自耕农、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等),必須作具体分析。作者认为,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学者故意使用“中間階級”一詞,把上自中小資本家、农場主、科学技术人員、自由职业者,下至政府職員、大部分其他工資劳动者統統包罗进去,企图用以表明似乎“中間階級”是一个庞大的、而且在继续扩大的階級,似乎馬克思认为資本主义社会中間阶层日趋沒落的論断已经过时等等。作者揭露,資產階級学者之所以如此蓄意歪曲,乃是由于他們害怕承认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根本对立这一客观事实,因为承认这种根本对立,對他們說来,会“引起危险的結論”。

根据作者亲身生活在英国社会、作为一个本国人的耳聞目睹和切身经历以及确凿可据的各种社会調查材料，事实证明，中間阶层中各階級的絕大部分人們的经济情况在恶化、经济地位在下降，生活沒有保障，政治上日趋不滿。作者认为，这就是工人階級有可能爭取中間阶层反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客观社会基础。作者批評了号称为英国工人階級代表的英国工党，在政策上过于忽視了中間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以致沒有能够团結、利用中間阶层的力量。因此作者主张工人階級(以工党为代表)應該加强向中間阶层做政治宣传工作和組織工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因而这本书也自有其积极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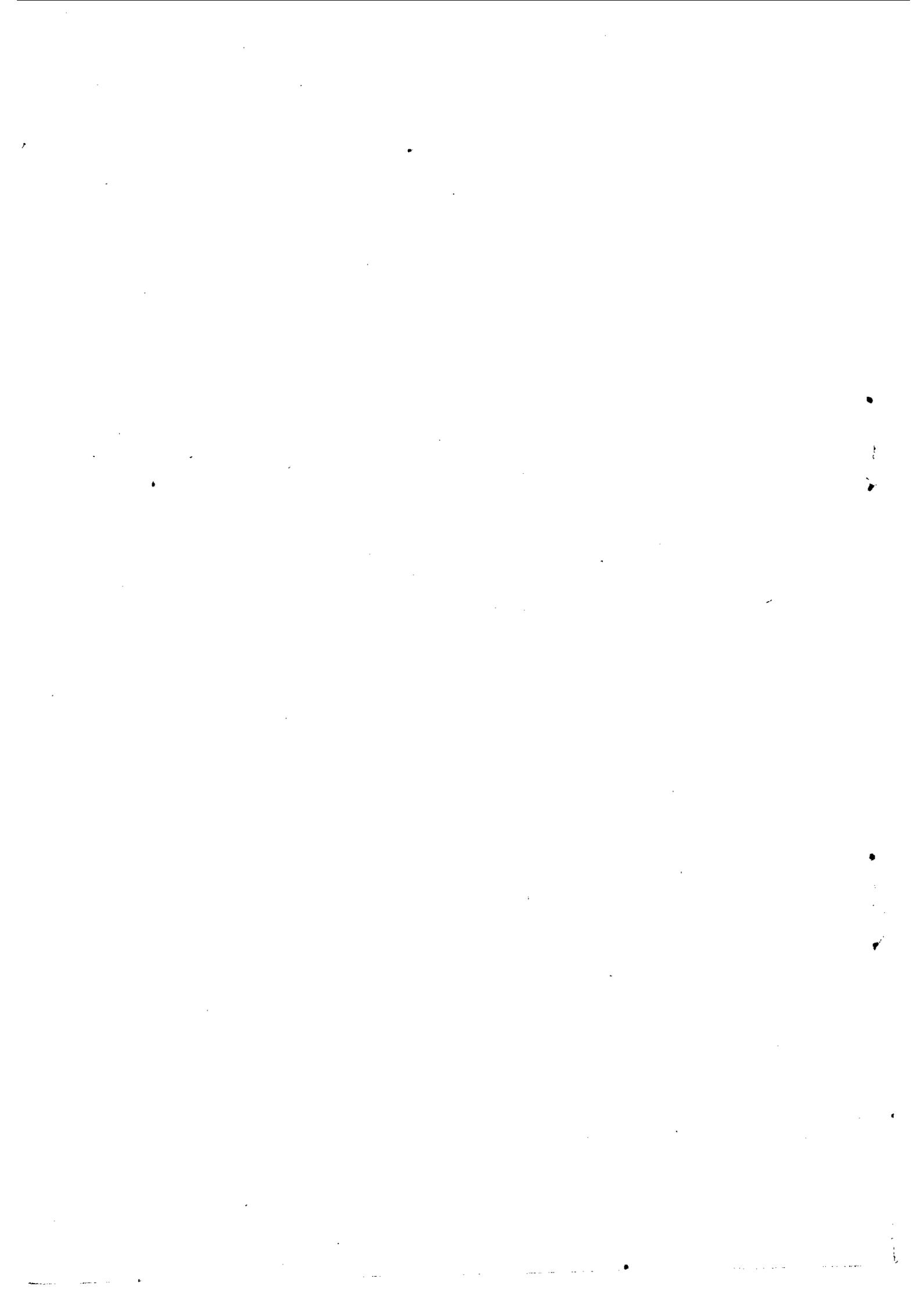
但是必須郑重指出的是，作者的根本政治立場和观点是錯誤的，应予批判的。作者明确地提出英国工党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党(見本书122頁末)，认为工党是英国工人階級实现社会主义目的所应依靠的政治力量。众所周知，英国工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資产階級政党，是当前英国垄断資产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代理人。把英国工人階級的革命事业寄托在工党身上，就不能不把英国工人階級引入歧途而最終断送革命事业。这是极其有害的。此外，作者在分析各中間阶层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中，沒有联系到英国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沒有指出这正是国家机器被垄断資产階級完全操纵的必然結果。作者含糊其詞地籠統地提出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敢提出工人階級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正足以說明作者本人不过也是站在工党的立場上說話而已。凡此种种，是我們对此书必須加以鉴别的。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4年5月

# 目 录

序言.....	3
第一章 众說紛紜的“中間階級”.....	7
第二章 英国的階級結構.....	38
第三章 白領劳动者.....	53
第四章 小生产者、工厂主和商人.....	75
第五章 专门职业.....	98
第六章 劳工运动与“中間階級” .....	120



## 序 言

1953年英国在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人民間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詢問他們自己认为属于哪一个阶级。认为自己是“中間阶级”的人不下于百分之四十九；而相信自己是工人阶级成員的人仅有百分之四十六。美国也举行过同样的民意测验，結果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认为自己是“中間阶级”。

社会主义者是否因此就应修改他們关于阶级关系的意見呢？通过使工人阶级变成統治阶级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現在在西欧和美国是否就不存在了呢？是不是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新的和迄今尚未預見到的因素而复杂化了呢？这些都是不断有人提出来的問題。

中間諸阶级是真正的多数，还是一个正在扩大的少数？像英国現有的这种有力地組織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否可以无视中間阶级，并且有足够的力量不顾中間諸阶级或者甚至在它們反对的情况下而仍能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呢？是否仅仅婉轉地讲讲社会主义的原則就会得到它們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还是正确地提出这些原則，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它們的支持呢？中間諸阶级能期望在社会主义中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嗎？社会主义的平等是否意味着它們的生活水平必須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等，因而不利于中間諸阶级呢？这就是一些使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日益为之焦思的爭論性的問題。

本书站在坦率的社会主义立場，試图找出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这些答案对英国的前途和中間諸阶级的前途，都是有相当长时

期的重要性的。

不是感情用事或鹵莽猜想，而是用严肃的分析和調查研究事实的方法来回答这些問題，这对进步思想來說是很重要的。本书旨在尽可能客觀地重新研究英国的階級結構，并从真实情况得出結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須对于迄今为止关于这些問題的許多論著加以批判的分析。因为，像記錄所表明的那样，这个英国中間諸階級問題不仅产生了許多糊塗思想，而且也产生了許多不符事实和歪曲事实的說法。

今天英国无疑地有几十万人，甚至有好几百万人，认为自己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他們却把自己看成是“进步的”，甚至看成是社会主义者。然而，他們大多数現在还没有想清楚他們同劳工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关系問題，对他們在建設他們所希望的更美好的英国的事业中怎样作出实在的創造性的貢獻，也沒有看得十分清楚。本书目的是想有助于使中間諸階級以及工人階級本身中思想进步的人士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并帮助人們明了中間諸階級在英国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事业中所起的作用。

引用馬克思主义的觀念来考虑这些問題，那是无需辯解的。階級問題如果不在基本上歸結为攻击或保卫馬克思主义的觀點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作认真的討論。的确，关于英国階級結構問題的主要作家柯尔 (G.D.H.Cole) 教授，是以很大的注意力來討論他所了解的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觀點的。

本书力图不以空談“保卫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討論馬克思主义的觀點，而是要在階級問題上考查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立場，看它是否在事实上含有对英国仍然有效的有价值的結論，以及在階級問題上采取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否有可能解决在爭取中間階級支持英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生的許多政策問題。

我們也不可避免地必須使用因誤用而致混淆的專門術語。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詞，是馬克思用來指社會上十分特定部分的人們的。現在這些術語已不普遍使用，並且往往不知不覺地被誤用。本書自始至終，資本家階級用作資產階級的同義詞，工人階級用作無產階級的同義詞。就小資產階級來說，這個術語限于指我們社會中的小有產者、小商業和小生產部分的人們。

經過激烈的鬥爭，過去好像是措辭正確的“中間階級”或“中間諸階級”等術語的使用，才被堅決摒棄。這兩個術語由於廣泛地被濫用而遭到嚴重損害，以致它們的意義多半被人誤解。它們事實上是一些常用的術語，但由於上述原因而不甚精確。它們的使用，含有目前英國事實上有第三階級或三個以上階級存在的意義。本書的主題是：對事實進行考察，並非就是積極支持這些爭論的任何一方。所以凡在用到這兩個術語的地方，總加上引號，表示它們是按照通俗的意義使用的，並不是精確的說法。因此，雖然中間部分或中間階層等詞說起來不大順口，本書還是用這兩個術語來代替上述的兩個，因為對今天的英國來說，它們更能精確地表明現在的情況。

偏巧階級這個術語，也有很廣泛的意義；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著作以及在日常談話中，它往往是種類或集團的同義詞。本書用到階級或各階級這個術語的地方，指社會基本構成部分的一種分類，其意思是按更深刻的社會學上的意義來解釋的。

最後，還有必要講幾句提醒讀者注意的話。本書並不準備詳盡無遺地討論英國人民的中間階層中每一個集團的問題；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這樣去做，需要大量的進一步的研究，勢必卷帙浩繁。因此，想對大範圍中的個別部分求得這樣詳盡的論述，就必須等待進一步的研究。本書的意圖首先是研究有關英國整個中間階層的

問題，其次在討論其中的主要集團時，把每一集團作為集體來論述，并用有關的各種不同職業的事例來說明。

毫無疑問，如果英國人民，特別是其中的進步部分，對英國階級的真实情況、尤其是所謂“中間階級”的情況的問題，能有更加清楚的認識，那將大大有助於促進社會主義運動。如果本書能有助於引起上述這種認識上的澄清，那就達到了一個有益的目的。

## 第一章 众說紛紜的“中間階級”

### 階級是否存在？階級是怎样划分的？

一百年前，对階級存在的觀念是很少有人提出異議的。整个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学，就是大家承認上层階級和下层階級是生活本身的基本事實的證明。

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因為承認資本家階級同工人階級之間的根本划分已引起危險的結論，以致有人頑固地企圖尽可能消除階級觀念。拒絕任何关于社会可以分为敌对階級、可用客觀術語和客觀的标准給以定义的觀念，愈來愈成為一時風尚。相反，人們採取了這樣的觀點：倘使有人談到“階級”，那末，唯一划分階級的办法就是不把階級当作客觀的范畴，而把它視為個人意見和社会地位問題來處理。按照這種方法得到的結論是：社会根本上划分为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是一種神話，大多數而且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的人們既非資產階級，也非工人階級，而是“中間階級”。因為當問起他們属于什么階級時，他們認為自己是属于這個階級的。

保守黨关于“中間諸階級”問題的主要代言人是安格斯·莫德 (Angus Maude)，他是代表南伊林選區的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到1954年為止，一直是保守黨政治中心組織的負責人。莫德先生曾同別人合寫過《英國的中間諸階級》和《專業人員》兩書。在1953年4月號的《政治季刊》上他寫的一篇論文中，他為社会階級所下的定义是：

“……一群自觉有某些共同特征和其他一致的行为方式的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真正成员，其个人必须自己觉得是这样，别人也都觉得他是这样的。”

《图画邮报》杂志上有一篇评论约翰·邦纳姆 (John Bonham) 博士所著《中间阶级的选举》一书(1954年费伯尔兄弟书店出版)的论文里写道：

“倘使问到属于什么阶级时，将近一半的选民会绝对同意属于中间阶级。那是指工人阶级和所有其余的人。或许因为没有更好的名称，好歹他们就都叫做中间阶级。”<sup>①</sup>

一位卓越的美国心理学家继续主张这样的论点：“森特斯 (Centers) 说，一个人的阶级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一种他自以为属于某种事物的感觉；而那种事物是比他自己大的、他自己的同一体。”<sup>②</sup>

所有这些定义都强调主观的判断，而不以其他作为依据。倘使有人自己觉得他属于“中间阶级”，同时别人也觉得他属于“中间阶级”，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在回答民意测验的特定问题时，由于有较英国人更多的美国人都声称他们是“中间阶级”，这就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有关的阶级构成。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认为阶级的概念显然属于科学的范畴，它指出了到达一个变革社会的道路。正是这一点使它被认为是危险的而必须尽可能把它从政治术语里消除掉。

柯尔教授在他所著《阶级构成的研究》一书的绪论中，很好地揭露了以主观标准指导阶级研究的愚蠢行为。他写道：

“我们打算采用哪种标准或哪些标准呢？我们遇到的第一个

---

① 论文题目为《什么是中间阶级》。1955年5月7日发表。

② 皮尔 (T. H. Pear)：《英国的社会差异》，1955年版。

問題是：它在性質上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一個可能的答复是：一個人的階級不過是他想像怎樣，就是怎樣；或者有人問起他時，他宣稱什麼，就是什麼。但連這樣也不像聽來那麼簡單。如果對隨便碰到的一群人只問問他們屬於什麼階級，有些人或許會根本不回答，也不知道要回答什麼。但是倘使給他們一張各種階級的名單，叫他們從中選擇，多數人或許會湊合名單中的一個階級。但这也看名單怎樣拟定而有很大的差別，不僅在所列階級的數目方面而且在所用階級的名稱方面都有很大的關係。用‘上層、中層、下層’字樣所得的答案會不同於用‘統治階級、中間階級、工人階級’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並且如果在任何一項主要類別里再分細目，例如‘中間階級’再分成‘上中’和‘下中’，或‘工人階級’再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則完全有可能增加把自己劃歸細目范疇的總人數。

“除了這些困難以外，就是一個人所說自己所屬的階級，也決不會和他真正所屬的階級一致。如果認為會一致，就等於把階級完全看成一種主觀意識的東西；但是多數人用這個詞同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所指的意義當然不一樣，即使他們已意識到出現了主觀的成分。”<sup>①</sup>

所以柯爾是傾向於用客觀標準的。他檢驗了各種可能性後，反對把收入作為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

“……雖然收入在決定階級地位時，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成為重要因素，但是否任何人都準備接受收入作為決定階級的唯一標準，則尚有疑問。”

柯爾檢驗過客觀標準，作出結論說：

---

① 《階級構成的研究》，1955年版。

“……看来很明显，統計材料可提供大量表明任何进步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指标，这可以在职业分类中发现，只要这种分类是合理地詳細划分的……”

“……倘使只用一种标准，那么，职业似乎比其他任何标准好，如果目的是約略估計不同社会阶级所包括的人数。”<sup>①</sup>

把这一段言論同列宁在五十多年前所写的下列一段引文对比是很有趣的：

“……俄国全部人口职业統計可以而且应当用来大致确定，俄国全部人口按其阶级地位，即按其社会生产組織中的地位，划分为哪些基本的类型。”<sup>②</sup>

因此，柯尔在阶级問題的研究方法上是很接近馬克思主义观点的。他认为通过职业統計可以得到阶级结构的近似情况，并且对英国人口調查的数字作了詳細的分析。事实上，他作出了一切运用最客观的标准的論证，即以生产資料的关系作为归纳阶级的基础。

###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

很不巧，大多数論述社会阶级的人都很謹慎地避免給阶级下定义。在阶级这个概念所受攻击中，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受到的火力最猛烈，那是无足惊异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学說所作的最有力的贡献之一，是指出了历史发展和社会阶级的兴衰之間的联系，从而第一次揭露了历史是有規律的。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私有财产出現的时候起，社会的历史就

---

① 見《阶级构成的研究》。

②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7頁。

是敌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它的发展经过三个主要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个阶段都有利益完全相反的敌对阶级存在——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从原始时期直到目前，社会的历史一直是这些主要阶级的斗争史。

从人们对自然斗争和人们逐渐控制环境的物质背景，可以看出社会改变的一般规律。因此，生产方法的改进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给从事生产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相应的变化。正是因为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种牵涉到人们之间的关系的社交活动，使人类两极分化为阶级。只要生产资料依然是私有财产，这种情形就会存在下去。

阶级按其本质虽然是捉摸不到的、概括性的，但是确实存在，是一件客观的事实。虽然阶级关系的表现可以看到或感觉到，可是从来没有谁“看到”或“感觉到”一个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仍然是一切阐明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所必需的。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轮廓，但这样简单的说明，要不因过于简化而引起误解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主张是，两极分化为两个主要敌对阶级的倾向，这一倾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产生了，目前还在继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直只有两个阶级，也不是说现在每个国家一定只有两个阶级。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时，主要是从英国这个最纯粹最典型的结构来考虑问题的。可是，现在还有许多国家，在与资本主义（特别是早期的资本主义）相关连的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方面，还没有达到英国一百年以前所达到的水平，这也是明显的事实。尤其许多国家的农业现在主要还是小农经济，千百万农民占有小块的土地，靠种地勉强过活。当然，在世界上广大地区如南

美洲、中东、远东和非洲等，农民占压倒的多数。在大多数国家里，农民是一个特定的阶级，他们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关系而划为一个阶级的。

此外，为了避免误解，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称呼苏联的两个主要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或许有人称为“集体农民阶级”），还是正确的。昔日的小农现在已经用另外的方法谋生，已经从小土地所有制变为集体农庄所有制；但是他们在财产关系上，是同全社会所有制工业的工人完全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常常是较大的一部分；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在“小”的规模上与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相似。农民以土地、农具、家畜等等形式，占有生产资料，借以谋生。但是农民中间的倾向，愈来愈趋于再分化为从富农到赤贫的贫农的不同程度的占有部分。富农雇用劳动力代他种田，贫农则租赁土地，但被迫以大部分时间在别人的土地上劳动。因此，在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里，农民们因占有程度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一端是小雇主的富农；另一端是贫农，他们可能也有些土地和农具，但大部分的时间都作为雇工而劳动，实际上就是“半无产者”。

另一方面，无产者或工人阶级的成员，主要是为资本家劳动谋生；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他们是以利用无产者的劳动为谋生方法的。

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拿金钱投资以谋产生更多的金钱，他们就是资本家。值得注意的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很重要的差别，马克思曾煞费苦心加以区分。

二十世纪的英国资本家阶级，其中有占有并控制巨大工业、商

業和銀行等公司企業的非常富有的資本家；也有占有大量土地財富的財主；但也包括剝削工資勞動者的中型和小型企業的業主們。這些較小的資本家逐漸演變成為一面剝削一些僱傭勞動同時也依靠自己的生產勞動的人，因此同本來的小資產階級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小資產階級的特征是：他們既不是僱用工資勞動者的資本家；又不是受資本家僱用的工人，他們是靠自己的獨立活動為生的。各種工匠、小店主和小自耕農等都屬於這個範疇。作為獨立勞動者，他們接近於工人階級；作為流動資金的所有者則接近於資本家階級。成功會使他們有更多的資金，僱用更多的工資勞動者，使他們列入下層的資本家階級；失敗就會奪去他們的資金，把他們拋入工人階級的行列。小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使他們在政治上不堅定。也可以說，他們是兩個主要敵對階級之間的政治上的動搖分子。

要充分理解階級的概念，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這個概念是發展的、變化的。階級會興起，也會消滅。馬克思的確曾談過“中間階級”，但他提到過的這個階級現在已變成資產階級，它在一百年前興起，取封建時期的統治階級——土地貴族而代之。地主和資本家這兩個階級有一個時期是同時並存的，但後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合併成為一個密切完整的資本家階級，土地所有權與工廠、工場等等的所有權相合併了。

因此一百年前馬克思談及階級時是這樣說的：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所得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那就是，工資勞動者，資本家，地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的近代社會的三大階級。”<sup>①</sup>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9頁。

馬克思认为，以前的小資產階級如小業主、农民、手工工匠等等，已随資本主义的发展而趋于消失。这并不是說他們事实上已完全絕迹；其残存者还設法固执地存在下去，新的小業主們代替了旧的。这些都是实在的，并肯定可以英国的情况來說明，在英国，資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发展得最为典型。这在轉入二十世紀时曾为列宁所确认：

“……因为在任何資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階級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資產者阶层，即小業主阶层。資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誕生的，現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誕生出来。資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許多‘中間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車工业和汽車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拋入无产階級队伍的。”<sup>①</sup>

事实上，这就是明确承认和农民結成联盟以进行无产階級领导的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二十年来終于引起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战略就是卓越的证明。反对那种认为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成为可能以前，任何資本主义社会的非資本家部分必須大多数无产階級化这一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論，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色。

“……以为必須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階級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階級革命，那是极其錯誤的。”<sup>②</sup>

总括地讲，馬克思主义者关于階級的定义，列宁是这样表示

---

① 列宁：《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頁。

② 同上书，第21頁。

的：

“所謂階級，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資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們在一定社会经济結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①</sup>

按照上述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的定义，就英国來說，今天有两个主要的敌对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在这两个階級之間，还有多种多样的中間集团，目前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階級，在生产資料方面也沒有任何共同关系。用馬克思主义的術語來說，必須把他們划为中間阶层，或者用更常用的術語称之为中間部分。

倘使我們不按目前通用的办法，而对这些部分加以更詳細的研究，我們会发现，每一部分內部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而人数的增加倒远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这种变化为工人階級获得新的支持力量創造了新的可能，从而在較短的时期內加强英国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 阶级差异是否变得模糊了？

当1945年工党第一次以多数党执政，福利国家在資本主义景气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的时候，在領導劳工运动的某些人中有一种傾向，觉得随着他們正在貫徹的社会改革，应当有一种新的社会主

---

<sup>①</sup> 列宁：《伟大的創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頁。

义，比先驅者們所漫談的更新式、更现代化，同二十世紀更有关系；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

工党的主要发言人如艾德礼 (Clement Attlee) 与摩里逊 (Morrison)，同工党的理論家如“新費边主义者”和已故的德宾 (E. F. M. Durbin) 联合一致，強調需要“新思想”、“新理論”，需要“社会主义的更新穎而广泛的定义”。这样，就把摩里斯 (William Morris)、哈迪 (Keir Hardie) 和別人的粗淺的概念远远抛在后面，尤其是认为已最后駁倒了馬克思，把他的階級理論扔到博物館里去了。

到195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政府第二次重新执政的一年，在劳工运动中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詢問，使社会主义的战术与战略成为“最新式”的是否意味着否认它的基本概念。

因此，关于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我們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时期的尽头，需要一个换“新思想”的机会，或者为英国社会主义繪制远景的任务是否基本上同以前一样，虽則完成任务的方法可能需要更多的考虑这一問題的論爭曾經进行得很激烈，而且現在还在进行。

克萊門特·艾德礼在他第一次成为工党领导人时所写的书里說：

“英国社会主义者一直承认階級之間有冲突……在只靠所有权生活的階級和靠劳动而生活的階級之間有着生死攸关的斗争……”

“今天的社会是这样安排的，階級之間，依靠财产的所有权为生的人和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之間有斗争。”<sup>①</sup>

艾德礼于1937年刚继兰斯伯雷 (Lansbury) 而为工党的领导

<sup>①</sup> 見《工党的展望》，1937年版。

人，他就主張採取社會主義的立場。麥克唐納（MacDonald）變節降敵，受到艾德禮的抨擊；不僅因為他背叛了工黨，而且也因為：

“工黨在他的指導下，過於重視了歷史的連續性和社會的基本統一性，而忽視了它的內在矛盾。”<sup>①</sup>

對艾德禮和其他工黨官方來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敵對階級存在，並且對此沒有發生疑義。但即使在那時，他們也把各種保留思想拼湊起來組成“新”理論的基礎：

“然而階級劃分並不像某些理論家想像的那麼界限分明，還可以再細分為很多等級。”<sup>②</sup>

這是再三再四被提到、當做是發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勝利的論旨。

克羅斯蘭（C. A. R. Crosland）把整個論點引入邏輯的結論，他寫道：

“……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說兩個緊密聯繫的同源的社會階級明顯地互相對立的情況相對照，我們發現階級結構很複雜，中間集團日益增多。”<sup>③</sup>

艾德禮和克羅斯蘭對馬克思的修正難道是有確實根據的嗎？應記住馬克思在將近一百年以前實際上所寫的話：

“無可爭論，在英國，近代社會在它的經濟結構上已經最高地，最典型地發展。但甚至在那裡，這種階級結構也還不是純粹地出現的。在那裡，也還有各種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到處把界限的決定弄得含糊（雖然與城市比較，在农村地方，這種情形

---

① 見《工黨的展望》，1937年版。

② 同上。

③ 見《新費邊論文集》，1952年版。

是不可比較地更少)。”<sup>①</sup>

艾德礼和馬克思之間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事实，而在于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結論。馬克思的結論是：“但是，这对我們的分析是不足取的。”他为什么这样想？因为那并没有改变他关于資本主义社会的結論的基本論旨：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趋势和发展法規，是使生产資料愈益与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資料愈益集中成为大群……”<sup>②</sup>

对于馬克思这个概括的論題的正确性，現在是很少有人怀疑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1945年費边社埃布勒姆斯 (Mark Abrams) 所作的研究中，找到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和雇員地位扩增的論題的确证。这里引证的数字表明全体工业从业人員的百分之九十四都是雇員：

“最近的生产人口調查数字指明，不仅实际上每一被調查的工业的从业人員所处的地位都是一种雇員的地位，而且他也是受大企业雇用的薪水賬上数以千計的人中的一員，那里是不可能有个人的雇主雇員关系問題的……，我們绝大多数人显然不仅是雇員，而且在大企业的活动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零头而已。”<sup>③</sup>

但克罗斯兰坚持认为，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将有一个新的中間階級兴起，替代旧的。已故的德宾也持同样的見解：

“……在解释英国历史方面具有极端重要性的理論是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介于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中間諸階級，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9頁。

② 同上。

③ 埃布勒姆斯：《英国人民的情况，1911—1945》。

是注定要在其他两个階級的上下两片磨石之間碾碎的。这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的預言。”<sup>①</sup>

这是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里常被引用而常被譯錯的一节文章所說的話：

“中层等級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階級都降落到无产階級的队伍里来了，……”<sup>②</sup>

德宾和克罗斯兰自称的胜利，是他們“发现了”新的中間阶层已经兴起并取代了以前的小资产階級。

“馬克思論題的这一重要部分证明有本质上的錯誤……冷酷的事实是：近年来中間諸階級並沒有在任何磨石之間被碾碎。相反，他們兴旺了，更多了。”<sup>③</sup>

“社会的階級結構越发变化多端了……这大部分要归因于技术和专业的中間階級的兴起（这是馬克思所完全沒有料到的）。”<sup>④</sup>

但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里很清楚地說：

“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階級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階級，它动搖于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sup>⑤</sup>

当然，馬克思不是一个先知，他不能預見一切。他为对于社会的科学分析奠定了被別人所遵循的基础。但克罗斯兰等人认为技术和专业阶层的兴起，是馬克思所“完全沒有料到的”，却是十分荒

① 德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1940年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頁。

③ 德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

④ 克罗斯兰：《新費边論文集》。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頁。

唐的。有一个伟大的題旨像一根线似地貫穿着馬克思的全部著作，那就是：資本主义的发展把生产資料集中在越来越大的单位手里，因此就使社会生产和生产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尖銳化。誠然，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怎么討論技术和科学队伍的相应扩大；但既然看到机器使用的增长和大規模工业的发展而同时却沒有看到需要更多的经理、管理和技术人員，沒有看到增加了的資本主义生产力可能会使更多的人不直接从事商品生产，这是十分不合邏輯的。

事实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談到了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管理工作的作用的日益增加，他說：

“在同一資本命令下协作的劳动者大众，像軍队一样，必須有产业上的将官(经理)，士官(工头、监工)，以資本名义，在劳动过程中实行支配。监督劳动，成了他們的专属的机能。”<sup>①</sup>

馬克思也提到資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可能使更多的人不直接从事商品生产，他說：

“……大工业領域內生产力异常的增进……容許工人階級中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被使用在不生产的方面。”<sup>②</sup>

所以，文献表明，馬克思并不是像“新費边派”要我們相信的那样，已经过时或过于簡單化了。馬克思預見到代替以前小业主的地位的介于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中間阶层的发展。他不可能預見到它的精确的形式，要他作那样詳尽的預言是违反他的科学方法的。如前所述，他承认社会上有中間阶层和階級关系的复杂性。可是，这和克罗斯兰所說的“中間諸階級是巨大而无定形的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7頁。

② 同上书，第543頁。

椅墊”相去很远。以克罗斯兰为典型的这派思想，企图否认艾德礼在1936年宣布可被英国社会主义者普遍接受的“生死攸关的斗争”。

### 柯尔教授与“中间诸阶级”

在英国讨论阶级的社会主义著作中，柯尔教授的著作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柯尔自称，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理想主义的，他一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对马克思的著作非常钦佩。柯尔教授说他和马克思在阶级问题上有重大的差别，他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曾作过很多具有破坏性但是正确的评述，他也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人将注定遭受‘日益深重的苦难’，中间诸阶级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阶级斗争也将因为那些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本家阶级剥削者的人的消除而愈来愈简化。他的这些见解是错误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主要工人队伍的生活水平和地位与安全，都有很大的增进；在同一时期，中间阶级的人数也大大增加；阶级结构变得更加复杂……”<sup>①</sup>

在柯尔教授最近二十五年来著作中，一再表达了这些见解。

从上文所述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问题的看法和我们对比克罗斯兰与已故德宾的评论中，显然可见，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下列两个论点是要争论的，即马克思没有认识到阶级结构、特别是英国阶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预料介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

---

<sup>①</sup> 柯尔：《再论世界社会主义》，1956年版。

之間的任何中間部分都將完全消除。即使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工人的生活水平跟他們生產的財富比起來是否沒有降低的趨勢，也是大可爭辯的。

我們在這里要多談些關於“中間階級”的範圍問題，因為柯爾自己對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一定的看法。誠然，他多年來堅決認為英國的“中間階級”的範圍已經擴大，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從1945年以來，似乎在走向相反的結論。

柯爾在1937年所寫的一本書里，把體力勞動者和“中產階級靠薪水生活的集團”再行劃分開，并把中產階級勞動者中的非體力勞動集團列入“僱主”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里去：

“……我們所得的歸類的結果是：‘僱主’約百分之六，‘無產階級’百分之七十，‘中間階級’百分之二十四。”<sup>①</sup>

柯爾在將近二十年後出版的一本書里這樣寫道：

“然而，工人階級不再限於（如果過去曾是这样）體力勞動者了。今天幾乎每一個人都同意，除了可能有少數在很專門的商店服務以外，店員都屬於工人階級。很多人擴大工人階級的含義，把大部分其他中產階級靠薪水生活的勞動者包括在內，如辦事員、打字員、郵電工人、醫院護士、繪圖員和其他少數專業勞動者等。”<sup>②</sup>

柯爾在1950年寫的一篇論文里斷言：

“不僅店員和辦事員，而且在日益擴大的範圍內，科學工作者、管理人員和除最高級以外的公務員，都在整體上同體力勞動者聯合起來，反對賺利潤的人和不勞而獲的人……”

---

① 柯爾：《英國的情況》，1937年版。

② 柯爾：《戰後英國情況》，1956年版。

“……最低級的薪水，几乎和表示工人階級特性的收入的工資没有什么区别。許多低級薪水，但也包括某些較高級薪水，是用同工会的工資談判很相似的集体談判方法議定的。無論如何，在英国，掙低薪的人参加职工大会，并认为自己是参加劳工运动的一員，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属于工人階級运动的，这种趋势正在日益增长。”<sup>①</sup>

所有这些似乎都指出中間階級的范围是縮小的。这是邦訥姆博士考虑了柯尔所作下列这种說法后所得的結論：

“应该与独立生产者人数下降和薪水階級的扩大等证据一道考虑这个趋势。人們总易这样想：当专业的和白領的薪水收入者构成选民的日益增大的部分时，中間階級在政治意义上已超过了它的人数的限度。”<sup>②</sup>

邦訥姆博士也把上述柯尔所写論文《中間階級的概念》，評述为引出了这样的主张：“……随着支薪的专业人員中集体談判的增加，中間階級有縮小的傾向。”

在柯尔作了这些直率的陈述以后，《曼彻斯特卫报》評論柯尔的《階級构成的研究》一书时，心怀恐惧地引用了他一段概括的緒論，这是几乎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事。

“熟练的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比以前更有可能构成一个单独的階級，这是实在的；但这是低級集团兴起所产生的結果，絕不是馬克思所預言的高級集团被抛入‘日益增加的苦难’。也不是社会地位仅略高于体力劳动者的人們被投入无产階級。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和无产階級协作，其过程是他們的教育与社会水

---

① 柯尔：《中間階級的概念》一文，載于1950年12月出版的《英国社会学杂志》。

② 邦訥姆：《中間階級的选举》，1954年版。

平向上同化，而不是他們的經濟地位有什麼下降。結果是工人階級運動在兩端都大有擴張。”<sup>①</sup>

柯爾在這裡的主張是，以前“中間階級”中的某些部分的地位的改变結果，導致了更大的工人階級。這當然同他所主張的中間階級在擴大中的另一舊概念不符。一個在擴大中的工人階級一定是靠犧牲“中間階級”而擴大的，事實上柯爾曾提出許多發生這種過程的證據。

因此，他和馬克思的分歧，像他自己指出的那樣，已成為這樣一個問題，即融合為一體是否就是上升或下降成同一水平的結果。關於英國的階級結構的實際經歷，柯爾與現代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還有很多可以爭論的地方。然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工人階級不僅包括體力或工資勞動者，同樣也包括大多數領取薪水的勞動者在內。同意這種看法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會主張，領取薪水的勞動者一直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的社會地位同工資勞動者一樣是由其對生產資料的同樣關係所決定的，雖則他可能不經常意識到他的地位或不“覺得”他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但是雙方的見解都傾向於同一極其重要的結論——即大部分從前自己和別人都認為是“中間階級”的人，現在已不能再這樣看待了；他們趨向於併入工人階級，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柯爾關於英國階級結構的著作的重要性，在於他奠定了清除關於階級的許多混亂思想的基礎。他在決定階級的客觀根據方面所取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堅持職業是決定階級的主要因素。他總是強調階級的一直在改變的性質；即使有人不能始終同意他的診

---

<sup>①</sup> 柯爾：《階級構成的研究》，1955年版。

断，但他所建議的疗法——即工人階級与中間部分之間要有更紧密的团結，而不冲淡社会主义的目的——却是一切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們所一致同意的。

###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英国“中間諸階級”已大为扩大这一論点的根据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工人階級可和“体力劳动者”等同起来，所以人們可以簡單地把人口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借此大略地划分成“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

例如邦訥姆博士在他的《中間階級的选举》一书中就这样說：

“計算中間階級的选票时，应把除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員之外的一切有职业的成年人都包括在內。他們約有六百万男子和妇女。加上同一階級的眷屬、退休者和其他“无事的”成年人（約四百万人）。其总数在三千四百万人的选民中約占一千万人。

“工人階級是由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員和他們的家屬組成的。几乎所有其余人口都是中間階級。”

摩里逊也有同样的說法：

“什么是中間階級？最好的概括也許是：他們是社会中用脑劳动，而不是用手劳动的各种部分。”<sup>①</sup>

“体力劳动者”同工人階級一样；一切“非体力”劳动者必須列入中間階級，这种假定已到处通行，沒有人想对此作出任何证明。

一部普通字典对“手工”<sup>②</sup>一詞的定义，一定是“手的，用手做的”。那末还有別的事情比一个做抄写工作的打字員更“用手”嗎？

---

① 見1948年3月6日《图画邮报》。

② 在英文中，体力劳动(manual work)的体力(manual)一詞，原意为“手工”。

——譯者

事实上,就现在大部分常规的机关工作说,不是显然主要都是“用手”的吗?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机关工作者没有智慧和能力创造性地工作;但主要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用他们的痛苦经验告诉你:他们的时间都消磨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机器做例行工作上了。不错,使用一部加算器或计算机或者用打字机写信时,可能要用脑力,但在操作一部车床或截煤机时,同样要用脑力,而且往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用脑力。

一个人不能用这些陈旧的、靠“经验”得出的定义,来证明把事务性劳动者同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分开是正确的。事实上,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动化业已实现,再拿这种差异作为划分阶级地位的指导,已成为绝对没有意义的了。

下列事实表明,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作为划分工人阶级和中间诸阶级的可用的根据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照摩里逊的定义来从字面上领会,那末,小资产阶级的两个堡垒——许多小自耕农和自己开业的劳动者——都将被推入工人阶级。

同样,邦纳姆博士既然把中间阶级严格地限定为“除体力职业之外的一切有职业的成年人”,那末,迅速地把修鞋匠、商品蔬菜栽培者和许多其他显然主要是“体力劳动”的职业,都包括在他的“中间阶级”里,这样他就得到了区分两类人的最好的方法了。

“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这两个术语有它们的一般用法,使用时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它们的意义不够精确,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它的垄断阶段,特别在像巨大殖民地中心的英国这样的国家,劳动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各种工作,包括事务性和分配性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应用机器;加以工业和农业加强机器使用,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劳动的外表形式。要用“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这些术语来区别各种形式的劳动就变

得日益困难了。因而根据这些术语所下的“中间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一切定义，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任何想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数增加为理由，证明“中间阶级”的扩大的企图，都是根本不合理的；正像根据自己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的主观判断来划分个人所属阶级的基础的任何企图根本不合理一样。这两种企图也许会给我们一幅扩大的“中间阶级”的图景，但那不过是用胡说代替理性而已。

### 与1851年相比的中间阶层

如果我们研究近百年来英国人民的中间阶层是否已经扩大，我们应该查阅这个时期内每十年举行一次的（1941年间断过一次）人口职业调查。

有一位已故的社会学家克林根德（F.D.Klingender），在一部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即1935年出版的《英国事务性劳动情况》中，对这方面的丰富的材料作了审查。

依照克林根德的看法，1851年的在业人口总数，大约只有1921年的一半；并且还如人们所料，比较大的一部分是从事农业的。那时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总百分比是百分之二十四。其中大部分是农业劳动者、农业雇工，等等；他们共占百分之二十点八，但1921年只有百分之五点七，1951年则不足百分之四。

在英国，这种从乡村到城镇的改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彻底。即使在美国，按照1940年的人口调查，为工资和薪水而劳动的在业人口仅有百分之七十六点八。其余的人基本上是大量的小农场主。

克林根德用最有趣的数字，说明了1851年“中间诸阶级”的地位，虽则他曾讲清楚这个估计必然是近似的。1921年、1931年和

1951年职业調查統計表里可用的材料，使我們得以就近百年来的情况作出十分吻合、虽則仍是十分近似的比較：

表一 英国一百年来不同种类的人口調查比較表

(在业人口的百分比)

	1851 <sup>①</sup>	1921	1931	1951
雇主	8.1	3.7	5.6	2.0
经理	1.0			3.3
自行开业者	4.5	6.2	6.0	5.0
专门职业	<u>2.6</u>	<u>3.6</u>	<u>4.0</u>	<u>6.0</u>
在业人口的总百分比	<u>16.2</u>	<u>13.5</u>	<u>15.6</u>	<u>16.3</u>

从这个简单的比較中，显出了許多明白的結論。首先是在业人口的比例，很少有所增加——对前文所引突然出現的一个像“巨大而无定形的椅垫”的中間諸階級的那种夸张，当然是无可为其作证的。

其次，虽然总比率只在百分之十三点五与百分之十六点五左右之間有所变化，但这些部分的内部改变却很大，决定性的改变是雇主轉为专业人員和经理。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产生了这样一个局面：大部分中間部分是由从来没有希望过、甚至考虑都没有考虑过将来要通过占有或“創立一宗事业”来謀生的人們所組成的。現在中間阶层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集团是专业人員，他們已势不可挡地成为拿薪水的雇員了。

計算时并没有把事务性劳动者計算在內，因为用“中产階級靠薪水过活的”或“非体力劳动的”等公式来分类的概念，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今天，极大多数的事务性雇員都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① 1851年的估計百分比是从故克林根德所著《英国事务性劳动情况》里搜集来的。其余数字是从1921年、1931年和1951年职业調查統計表里搜集的。

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人们可以有权主张：1851年大部分事务性劳动者占有今天许多专业雇员同样的地位。可是，这样主张会使早期“中间诸阶级”的比率至少下降百分之十八或百分之十九，并产生真正可能接近真实情况的结果，即总人口有微小的下降。

德宾曾企图引用各种数字来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成分正在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反方向改变的社会里……”为了这样做，他把所有事务性劳动者都包括在内，作出了“中间诸阶级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的粗略估计”。于是他又把其他被他认为看来不是无产阶级而“在社会性质上是准资产阶级”的部分，也就是从事农业和家内劳动的人都加了上去。然后他就作出结论说：

“从这些数字人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资产阶级和前资本主义集团约为二千一百万人口中的八百七十五万，或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sup>①</sup>

当然，德宾没有同1851年作比较，那个时期被他误称为“前资本主义”的家内劳动和农业人口的比例，比现在要大得多。事实上，如果在中间诸阶级中仅粗略地加上事务性的、农业的和家内劳动者，再同1851年作对比，我们就将得到这样一种情况：

1851年在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二十三点八，“中间诸阶级”占百分之十六点二，中产阶级靠薪水过活的部分又占百分之三点五，总数是百分之四十三点五，比德宾所说的一百年后“超过百分之四十”还多。但德宾是把家仆包括在内的。1851年家仆的人数当然远多于现在。如果把家仆加到其他“资产阶级和前资本主义的集团”里，那末，1851年的总人数一定在百分之五十

---

① 德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

的範圍內；比德賓所說1950年僅超過百分之四十要多些。德賓所能做的，是想證明他認為組成社會上中間諸階級的那部分人數的下降。接受他的論據，來同一百年前作一真正對比，就會看出“資產階級和前資本主義集團”的衰落。但他計算階級的根據幾乎毫無可取之處。那是一種主觀選擇，實際上是把和邦訥姆博士所說“非體力勞動階級”同樣的人湊合上去。所不同的是，德賓甚至還更進一步，在他的“前資本主義”集團的幌子下把一部分體力勞動者也包括進去。由這一切看來，恐怕只有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保守黨發言人安格斯·莫德，才會贊許地引用他的關於中間階級的定義：“他尽可能多地把人口中的很多部分定為中間階級……”。莫德又把德賓作為范例來說明：“……社會主義早就堅決承認，中間階級的發展已駁倒了馬克思的理論”（《專業人員》，1952年）。

人們可能覺得德賓和克羅斯蘭是作為“易獲的獵物”而被剔出來的。我們之所以還要花些力氣來駁斥像《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和《新費邊論文集》之類的材料，是因為這些書在勞工運動對“中間階級”的問題上，特別散布了廣泛的混亂思想。現在的工黨領袖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無疑地受到德賓和“新費邊主義者”很大的影響。這是《觀察家報》上對蓋茨克爾的“側影”的評論的主題。

“真正的成長時期遠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幾位年輕的經濟學家在一起，決定着手用馬克思的術語來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們組織了新費邊研究所。……他們中間最能幹的人是蓋茨克爾偉大的朋友，伊凡·德賓。”<sup>①</sup>

---

① 見《觀察家報》，1955年12月18日。

## 较高的生活水平会不会使工人成为“中间阶级”？

已故的德宾坚持：在目前时期，由于工人阶级有了一定的财产，甚至有人还买了房子、汽车、电视机和冰箱，又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因此，“无产阶级”已不再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纯粹，而是“……在无产阶级本身上增添了资产阶级的特性”。他继续说道：

“通过各种途径，如教育的慢慢发展，大多数无产阶级获得了较高的专门职业的资格，尤其是获得了小量财产，马克思主义者教科书上的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消失……这等于说，现在无产阶级中占有技术位置的人（即被雇伺候机器的人），已转化为并不是基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人。”<sup>①</sup>

“应当记住，马克思给无产阶级所下的定义明确提到财产占有问题。无产阶级是工业工人的伟大阶级。他们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所以，引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论：他们“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肯定地说，这样定义的阶级正在迅速地消失，这是完完全全没有夸张的事实。在英国，这个阶级正在消失。在美国，它已经消失了。”<sup>②</sup>

所谓“这样定义的”阶级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才是“完完全全没有夸张的事实”。德宾在这里把他自己对“无产阶级”异想天开的定义，冒称是马克思的。他先说，无产阶级是“被雇伺候机器的人”，后来又说“……是工业工人的伟大的阶级”，虽则很明显，这两者绝不是一件事。但他还进一步企图把无产阶级只是工业工人的阶级，他们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样的见解，归因于马克思。因此，

---

① 德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

② 同上。

由于今天大多数工人阶级有了一些财产，如家具、衣服、无线电收音机，或许还有一架电视机甚至一部汽车，这就“证明了”英国已经不再有无产阶级，至少正在迅速地消失，而在美国则已完全消失了。

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会支持工人阶级是由一无所有的人所组成的这种概念。这是德宾所支起的口含烟斗的木雕女像，不过使它更易击落而已。<sup>①</sup>当然，工人阶级一直财产很少。他们的财产的多寡，因经济兴衰和各国之间的条件不同而有差异。马克思很久以前就提到，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较之落后的，经济上受人统治的国家，生活水平是不同的。他指出，生活水平因许多原因而不同。在个别国家里的最低生活水平，是经过两个主要敌对阶级的斗争而为社会所共同接受的，并且一旦达到了某种水平，它将成为今后衡量生活的尺度。今天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所以能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因素很多，其中包括过去斗争的程度和已组织起来的劳工运动的力量；英国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今天西欧各国生活水平不同的原因，那就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之一无疑是各国的相对的经济力量；另一个因素是某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相对地位，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地位，当然使它们获得了较高水平的繁荣；同样，美国的比较有利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优越的经济资源，也是由于它迟迟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和它在两次大战中对战胜国处于主要“军需仓库”的地位。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相对优势的地位是来自现代帝国主义，既有通过从殖民地榨取财富，如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例子，也有通过使落后与半殖民地国家从属于自己的办法，这是今天

---

<sup>①</sup> 原文Aunt Sally，是一种用棒击落木雕女像口含烟斗的游戏，也可以解释成众矢之的。——译者

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方式。

特别是列宁，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作了精密的研究。他指出了宗主国的工人的优越地位与企求工人阶级支持的反革命党派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政党，虽然往往也叫做社会主义者，它们一直是受企图把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向，转移到不会对资本主义作直接挑战的改良主义的平静途径的人们所领导的。

列宁对英国工人阶级和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也作过精密的研究。他不断提到，英国工人相对的较高生活水平是由于实际上奴役了英殖民帝国千千万万的人民。

“帝国主义列强中的无产阶级特权阶层，部分地也是靠数万万不文明的人民过活的。”<sup>①</sup>

当然，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对地高于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殖民地人民高得更多。这种相对的优势能维持多久是一件很难估料的事。英国现在比较能充分就业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情况究能继续多久，也难逆料。

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资本主义剥削落后民族对英国无产阶级所产生的影响，知道得很清楚，这可以从1858年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里看出：

“……英国的无产阶级确是愈加资产阶级化了，以致在一切民族中这个最富于资产阶级意识的民族似乎终于要在资产阶级的旁边造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一个掠夺全世界的民族中，这确有几分是可免受责备的。”<sup>②</sup>

---

<sup>①</sup>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9页。

所以，德宾认为已給英国資本主义加上馬克思从来沒有考虑过的新的特色的說法，是沒有根据的；他說，作为一百年前恩格斯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过程的結果，英国工人階級已完全变成不同的階級，已完全不再是一个工人階級，这些結論也是不正确的。认为当前所有工人都拥有大量财产的說法，也受到事实的駁斥，事实上，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死后遺有大量錢币或财产的人数也还只占极小的比例。正如柯尔教授所指出的：

“……直到1945年(沒有以后的数字)，五个人中有四个人死去时一无所遺。”<sup>①</sup>

在1955年“社会主义評論栏”的一篇論文中，阿瑟·刘易斯教授(W. Arthur Lewis)說道：

“我遇到相信工党的任务业已完成的人們，我总感到吃惊。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改变财产的分配。我們現在还没有使用能得到这种結果的任何工具。”<sup>②</sup>

财产占有的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小資产階級。当财产的形式是一所抵押的房屋，一分期付款的汽車或电视机，甚至财产是为一个工人“所有”时，如果生活費用上涨，迫使工人在经济萎縮时出售其所有，财产是经常会消失的。事实上国家还会創制了合法手段，迫使工人出售其财产，像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财产检查”时期那样。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結果会使劳动人民手中的财产数量增加。更多的人会有汽車、电视机，甚至还有銀行存款。在今天的苏联，我們已经开始可以看到这种事实。

---

① 柯尔：《社会主义要素导言》，1947年版。

② 見《曼彻斯特卫报》，1955年12月2日。

“在城市四周以及直到遙远的农村的住宅区，空中密布着电视机的天线”(見1955年10月《观察家报》爱德华·克兰克蕭的报道)。如果从这个事实得出苏联工人正在成为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結論，当然不会比以同样的說法用在英国或美国身上更有意义。

人和社会上生产資料之間的关系，是使阶级組成得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一个人是依靠向雇主出售其劳动力而获得生活的，而且这是他的謀生的主要方式时，他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員。他自己有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关系，就他在社会上的真正地位來說，那是无关的；虽然很明显，如果多数工人认为自己是“低級中間阶级”，不管这看法持续多久，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因素，它是会延迟工人阶级运动的进展的。

英国只有两个主要的阶级：一个是依靠占有为生；另一个是依靠为那些业主劳动而生活。正如艾德礼有一次提到的，在这两个阶级之間有着“生死攸关的斗争”。可以叫它“阶级战争”，可以叫它“阶级冲突”，可以叫它“相互敌视”，不論你把它叫做什么，事实是，在一个分成阶级的社会里它总会出現。馬克思并没有創造这种阶级冲突。他是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而作出了診斷，并以英国作为典型。正如約翰·斯特拉彻(John Strachey)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里为“左翼书籍俱乐部”所写的书中所說：

“現行的经济制度，逼使現代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互相冲突……不管这场斗争的参加者自己是否知道。”<sup>①</sup>

今天英国事实上是否有第三阶级，是很值得公开討論的。英国过去曾有“中間阶级”，这是无容置疑的；曾向封建貴族挑战并战胜了他們的上升的资产阶级，过去是一个“中間阶级”，它的上层成

---

① 斯特拉彻：《社会主义的理論与实践》。

了地主和貴族，余下很多的小資本家和商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在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期無疑地可算為“中間階級”。但今天英國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其他部分，雖然他們代表人口中大約相同的比例，但他們所包括的範圍是很廣的；不僅有小資本家、商人、農業主、店主，而且也有大量擴大的專業隊伍，和經理級與董事級支薪的“白領”勞動者。當然，不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那樣，沒有什麼同性質的東西可以把這些分散的集團聯繫起來。柯爾教授在提及英國“中間階級”時，對這點曾加評論：

“……這個定義不明的種類混雜的‘中間階級’，僅僅因為組成這個階級的集團既不能同貴族與大資產階級視同一體；也不能同工資勞動者相提並論，所以才劃成一個階級。”<sup>①</sup>

小農場主、店主、修鞋匠、教師和支薪的工程師之間的利益，並沒有基本上相同之處。事實上，很清楚，那些主張“中間”的範圍很大的人也不能使自己看到它是一個階級。例如皮爾在他的《英國的社會差異》一書中寫道：

“英國今天有中間階級存在嗎？它不是對階級的一種不精確的劃分嗎？只有偶爾在大選、或在全國處於真的或假想的危機時，才會特別提到一個中間階級，講起它特有的態度和行動。詳細解釋柯爾教授主張的意義，把這個所謂階級看成是由屬於階層的一些個人所組成的，似乎較近於事實……在職能上，其中有些是有關係的，有些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提及英國現有的階級結構時，說中間階層比說“中間階級”或“中間諸階級”似乎更正確些。

為什麼今天英國勞工運動中對階級問題，特別是關於人口中

---

① 1949年12月《英國社會學雜誌》所載《中間階級的概念》一文。

的中間部分問題，流行着这样多千差万别的奇怪見解，其理由是不难发现的。整个工人階級的力量从数量上看是这样巨大，以致占有者階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想分裂工人階級，特别是想使事务性劳动者和商店劳动者同他們在工业方面的兄弟工人分裂开来。在思想方面，占有者階級一直认为有必要加强宣传，設法暗中損害階級之間“生死攸关的斗争”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企图“证明”一个“巨大而无定形的中間諸階級椅墊”的存在，正在取代工人階級。严重的是，这些思想不仅已从外界，而且已从内部向劳工运动施加影响了。

如果要使英国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思想就非揭发其虚妄的本来面目不可。工人階級是压倒的多数，它将在使英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担当主要的角色。可是，中間部分在数量和影响方面，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势力，如果他們中有很多人帮助发展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就会使这个任务轻而易举得多。要做到这点，要争取大量中間部分的人同工人階級联盟来完成一个变革的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 第二章 英国的阶级结构

### 目前中间阶层的起源

关于英国的人口，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因为最近一百五十年来每十年都要作一次全国人口调查（1941年是唯一的例外）。我们大概是全世界人口计算和分类最精确的国家。进行这些人口调查的整个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兴起和英帝国以及英国国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期间，英国人口总数的增长率很快，这也是同英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相适应的。

表二 英国人口统计表（1851—1951）

年 份	人 口	較上次調查数增长的百分比 (%)
1851	20,816,351	12.3
1861	23,128,518	11.1
1871	26,072,284	12.7
1881	29,710,012	14.0
1891	33,028,172	11.2
1901	36,999,946	12.0
1911	40,831,396	10.4
1921	42,769,196	4.7
1931	44,795,357	4.7
1951	48,840,893	9.0 (二十年来的增长率)

这样，从1851年到1951年的一百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二百三十。正像人们必然会料到的：随着这种普遍增加，人口中的中间部分的人数也大量增加了。今天的“中间诸阶级”的产生

有什么样的过程？为什么它們和工人階級同时在继续扩大？要解答这些問題，人們就必須更細致地观察英国資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关于所用術語，我們在这里又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階級并不是靜止的，在封建时期兴起的从事工业生产的“中間階級”，是注定要成为資本主义社会的上层或統治階級的。到十九世紀，“中間階級”已成为領導階級，把拥有土地的貴族和乡紳从传统的封建統治中攆走。这个“中間階級”是由一个新社会体系中的新兴的工业生产、商业銀行、貿易等部門組成的。

关于这个时期所引起的国王与国会之間的斗爭，“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生产方法，把物品由手工制造改为机器制造，以及英国发展成为全世界商品生产的伟大貿易中心，（人們描述那个时代时通称英国为“世界工場”）——凡此种种，多数讀者一定会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个新的資本家階級的兴起，决不是仅仅由一个新階級取代了旧的封建貴族的簡單过程。从封建主义轉为資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有无穷变化的过程。有相当一部分拥有土地的貴族的旧統治階級很机敏地，也可以說很侥幸地善于适应新环境，在制造业和商业方面得利，使他們保持了旧日的地位，成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旧的統治階級竟被吸收进新的社会組織中去了。当然，这跟今天的貴族或王族已经无权无勢，他們在目前的統治階級中已不占重要地位等情况迥然不同。

在那个时期里，“中間階級”的上升导致了工业派和土地派的合流，尤其在英国，金融、銀行事业也发展成为資本主义的体系。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第3卷最后一章的未完成稿中，写到十九世紀后半期时談起三大社会階級：“……劳动者、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sup>①</sup>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60頁。

在資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地主和工业資本家合并成为一个階級。土地所有权和工业企业相互交织着，甚至要把地主和資本家說成是具有不同階級利益的两个独立的階級已不再可能了；它們已成为单一的資產階級。

倘使那时的“中間”已变成“上层”，那么，今天的“中間諸階級”是从哪里来的呢？甚至在封建主义时期已经开始了。凡是担任必不可缺的职务的人，他們較普通农奴或工匠占有較优越的地位，如做精致衣服或雕刻和建筑大教堂的熟练技工；在那个时期頗属重要的甲冑和刀劍的制造工匠；牧师們，不用說他們与宗教方面有关，同时他們也成为知识分子、教师和行政官員的核心；供給物品交換資料和出外貿易的小商人等等——他們有些是資本主义新的中間阶层的基础，虽然其中也有人不惜工本努力在向上爬。

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大量手工艺工匠沒落而列入新的工人階級的队伍，同时也有大量农奴和自耕农因圈地和資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而被人用各种方法夺去了土地。恩格斯在十九世紀时对这整个过程作了如下的描述：

“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紀中叶起工业用来搖撼旧世界基础的三大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創造了資產階級，大工业創造了工人階級，并把資產階級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sup>①</sup>

同土地和手工艺分离后的新的工人階級，对于零售商的需要，較过去的下层階級更为迫切。新的工厂和工商企业拥有大量按周发放工資的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員和经理。政府的性质在改变着，这就增加了視察員和行政人員的需要。

---

<sup>①</sup> 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頁。

最重要的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展成为英帝国，就需要各种各类的政府雇员，来充实帝国经济所建立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各航运与出口贸易的中心和帝国的核心——伦敦。在它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的宗主国实有必要建立全套行政机器来控制 and 统治这个帝国。这个行政机器是按照使殖民地国家尽量发展成为对资本投资有利的源泉而设计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有兵士、行政官员和警察——这些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所歌颂的英雄们，他们“担负着白人的重任”——同时也需要很多技术人员、科学家和研究员，以使这些可获高额利润的投资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1800年代的教育制度和上述这些新的需要完全不相适应。机敏的工业家同意慈善家与工人阶级运动所提出的要求，要求国家的教育制度能供应技术性的、事务性的和熟练的人材；同时也需要有能读能写的、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阶级，以便能更聪明地使用新颖而价值昂贵的机器。只有统治阶级的根据地——公学，直到今天还没有受到教育“国家化”的拘束。

所以新的“中间阶级”只是和其内部的旧的残余分子一道发展起来的，新的中间集团没有人经常联想到的许多特征，没有资本家阶级宣传家认为首要的资本主义乌托邦那种小业主的独立“理想”，这种乌托邦不过代表着一百年前模糊的记忆而已。

新的中间部分是由于日益扩张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而产生的，并没有经过多少有意识的努力，它是在混乱和无计划的情况下产生的。产生的时期经常比最初需要他们的时机迟得多，数量上也远不足以适应实际的需要。人们不宜低估固有的保守思想，这种思想本能地反对变革；保守思想已深入到了那些掌管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心中；并且导致了英国目前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严重不足的情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实际上早就失去了它在世界貿易方面的垄断地位，也不再是“世界工場”了。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里的不景气时期，新的工业竞争者闖了进来，并开始向英国的出口貿易优势挑战。英国在工业生产方面的第一位首先輸給美国，继而又败于德国。这一时期的钢产量数字就足以說明事实。

	1880年	1900年	1913年
	(百万吨)		
英国.....	1.3	4.9	7.7
美国.....	1.2	10.2	31.3
德国.....	0.7	6.4	18.9

有一个时期英国一直保持工业产品出口貿易的优势，但是大約在1880年到1900年間，英国的出口貨只增加了百分之八，而德国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美国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

在殖民地扩张和資本輸出方面，英国继续領先，并弥补了它在垄断世界貿易方面的損失。英国的大部分殖民地是在1884年以后获得的——从1884年到1900年得到三百七十万平方哩；到1914年时殖民地总面积达到一千二百七十万平方哩。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英国在世界市場上优越地位的旧基础。我們在軍事意义上“战胜了”，那是真的；但是面对着新世界的工业巨人——从前英国的殖民地美国，英国不可能再爭得经济上的霸权了。說真話，战争的到來使英国資本主义得以一时逃避德国和日本竞争势力的影响；但是英国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华尔街已经牢固地掌握了資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命脉了。

英国資本主义在国内不得不采取一些为时已晚的措施，即，扩大科学、工程和技术利用，来增加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力量

① 关于这些問題的詳細情况，見1957年杜德 (R. P. Dutt) 所著《英国和英帝国的危机》一书。

以免被竞争的浪潮所淹没。所以从1921年以来，科学和工程类的专门职业有了很迅速的增长。

工会和工人运动势力的增长，意味着如果英国资本主义还想维持其地位，就不得不对工人运动的社会性要求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态度。俄国革命和世界各地组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教训，对一个巨大帝国的手腕巧妙的统治者是不会不起作用的。他们认识到，对国内工人阶级只有用“怀柔”的办法，似乎才能维持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因此工人阶级的历次斗争迫使他们在社会服务事业特别是卫生和教育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

1945年工党的压倒性胜利是和工业勃兴的情况相符合的。工业勃兴的情况使保守党和工党右翼的一致点，即所谓“福利国家”有产生的可能。可是，社会服务事业虽然后来减少了很多，但其发展结果之一是产生了对技术和专业人员的新的需要。

所以从1921年以来的情况，是“中间诸阶级”中的专业和技术人员都有了大量的增长。在这个时期，办事员和店员的人数也有了同样的增长，虽则增长的原因大不相同。一个经济上最坚实稳固的国家，其直接从事生产事业即真正生产工农业商品的人口的比例，决不会有急剧的减少。但近三十年来英国人口调查告诉我们的情况却正是这样的。英国的基本生产活动都是由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作出的；非熟练工人也和这些工业工人在一起工作。但和1921年作比较，这些行业的在职人口的比例从百分之六十点五降到百分之四十六。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随着英国发展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一直是这样的。即使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里，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英国资本主义倾向于容许“……工人阶级中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被使用在不生产的方面”。<sup>①</sup> 馬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3頁。

克思根据1861年的人口調查，指出英吉利和威尔士的情况是：

“织物工厂使用的工人，和金属矿山及煤矿的使用人員合計，只一百二十万八千四百四十二人；和金属工厂及金属制造业的使用人員合計，只一百零三万九千六百零五人；二者比之現代家庭奴隶的人数都是更小的。”<sup>①</sup>

英国的垄断資本主义拚命地纏住它的殖民基地，它的寄生特性愈来愈严重。从事基本生产和制造工业的人口比例日見减少；而較大部分的人則从事服务性工作，如分配工作、家庭服务、事务工作、专门职业，等等。

随着工业、农业的所有权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工农业的小业主們——理想化了的“小人物”——大多数下降到中間阶层。統計数字指出：“自我雇用”的人数比例与1851年相比几乎原封不动；而雇用少量工人的小业主的人数則急剧下降。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可能被消灭的就是这一部分人。他們重新兴起的事实，不过是表明了資本主义的頑固性和他們孜孜怀抱的幻想而已。但是沒有人能够否认“小人物”的“独立性”。这在1850年代里有許多事情可能是真实的，但在1950年代里却大都成为神話了。小店主依附于名牌商品的大供应商，后者决定他的利潤率和把他仅仅当作是他們产品的经售商或分銷点来限制他的生計。小工厂主在材料供应方面依附于大的联合企业，其地位和十九世紀及其以前的情况相似；那时他們以“加工訂貨”的方式，接受原材料，制为成品。这是工厂制度的先驅。佃农也依附于地主，依附于原材料、农业机械等等的供应者。

让上述情况长期隱蔽，甚至把“小人物”的苦境归罪于政府的

---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4頁。

統治和“社会主义”，而让真正的坏蛋——大垄断企业——悄悄地但非常有效地組成控制小店主、小农场主和小商人的体系，夺去他們一切真正的独立性，这是保守党蠱惑家集团的杰作。其余少数确有独立办法的部分，由于具有特殊的技艺、能力或专利权，很快变成了经济方面的畸形人物。他們适足以說明旧日真正小资产阶级衰落的一般規律。

所以英国今天的中間部分，已远不是旧世界里那些有小小事业在手、过着极乐的独立生活的小人物，也不是有自己的“业务”和“顾客”的专家顧問了。現在許多不大不小的商业界人士或許还有这类迷梦或幻想，但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真正的独立性。

对“中間諸阶级”仅作浮面的調查——很多調查是这样的——不足以說明将来的情况。当銀行職員們能在伦敦中心区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时，这样的調查就不能說明事情的非常形势；它們不能說明零售商在抵制食品和糖果垄断商时所表露的反抗的苗头；它們不能說明大学教师和教授为什么要求把大学教师协会变成工会，作为他們談判薪水的机构，甚至作为他們自己的組織；它們也不能說明医师們在决心迫使政府付給高薪时的战斗性。

所謂“中間諸阶级”是变易不居的。当然他們一直是这样的；他們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間经常在更替着的阶层。

## 英国人民的职业

表三 英国在业人口统计表(1951年)①

		占在业总人口的百分比
雇主	459,900	2.04

① 整个英国唯一可用的数字是1952年出版的百分之一样例。1956年年底公布的英吉利和威尔士职业統計表与上述数字很少差异。

经理	748,200	3.31
独立劳动者	1,124,600	4.98
<u>工业职工</u>		
制造业	5,471,400	24.22
非熟练工人（各种行业）	1,629,300	7.21
交通运输业	1,610,800	7.13
农业、渔业	872,000	3.86
建筑、承包业	857,600	3.79
矿业、采石业	684,000	3.03
仓库业、包装业、仓库管理人员	574,800	2.54
油漆匠、装饰业	315,300	1.39
火夫、起重机工人、拖拉机驾驶员	263,000	1.16
		54.33
<u>非工业人员</u>		
办事员、打字员	2,329,800	10.31
人事管理人员	1,803,700	7.98
商业、财政金融业、保险业	1,428,900	6.32
专门职业和技术人员	1,340,900	5.94
军队、民防与警务人员	758,100	3.35
行政和管理人员（没有在别处登记过的）	166,200	0.74
其他各种各样非工业人员	160,000	0.70
		<u>35.34</u>
		<u>100.00</u>

1951年的人口统计告诉了我們关于英国人民职业的 最新情况。我們只有研究这些职业后，对了解英国的阶级构成才有一个合理的基础。

表三的分析只限于在业人员。此外还有很多从属人员，特别是家庭妇女；但可以假定，一般地说，这些从属人员已被划归他们所依附的人们的阶级集团去了。“退休”人员也略去了，因为他们也可能紧跟着划归在业人员的类型里去了。失业人员已加入与他们有关的在业人员的类别中去了。

关于雇主們，一小部分是大規模的雇主，他們在大工厂、面粉厂、棉紡厂、輪船公司、联号商店中拥有巨大的財產，有些是銀行、保险业、金融企业的巨头，往往拥有各种不同企业和工业的巨額产权。这些只是雇主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小型企业的雇主，他們在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讲虽然是資本家，但只是些小角儿。他們組成了“中間諸階級”里的一支，当然不能把他們想像成为上层或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和他們紧密連結在一起的是农场主和零售商，他們非常依靠大企业，又在大規模企业的压力下非常忧虑地想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形成了中間阶层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小生产、商业和貿易部分——也就是典型的小資产階級。

至于經理們，他們几乎都是領取薪水的，只有一小部分同时也是董事长和雇主。大多数是企业的分支机构的經理、工場經理、写字間經理等等。这从1951年的人口調查(取样百分之一)中对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个經理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

表 四

經理——總經理、董事長等等	185,400
分支机构或部門經理	450,200
写字間或附屬部門經理	112,600
	748,200

此外就是專門职业人員，他們的共同特点是必須具有較高的資历。一种專門职业和另一种專門职业之間很少联系；当然英国并没有階級利益不同和階級感情不同的專門职业階級。專門职业人員是近三十年来性质变化最大的一部分人。后面将专有一章詳加論述。从前他們跟商业貿易人士很近似，有許多專門职业是在私人业务和訴訟委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專門职业的整个基础已经起了变化。他們极大多数都是雇員——用人口調

查的術語說就是“职工”。同在迅速扩大中的技术人員和专家的队伍比起来,旧的医药、法律和教会专门职业人員仅占极小的比例。这个技术人員和专家的队伍包括很多新的专门职业人員如 护理、教学、制图、实验室、电影、广播、演員等技术人員。(尽管腐儒們可能拒絕承认其中好多类是属于“正規”的专门职业。)这一部分人还在日益增加中,他們已成为今天英国中間阶层的核心,替代了正統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

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增多,使公职人員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他們已成为中間阶层的重要部分。他們也分有类别,一类是同专门职业人員的地位相似的高级人員,如文官、国有工业和地方政府中的行政、专门和技术級人員;更多的是事务級人員,他們同私营企业所雇用的事务性劳动者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高级文官中的极小部分应視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因为虽然理論上他們是公僕,可是事实上他們是掌握工业、財政金融和政治統制权的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地位最高的公务人員和资本家阶级是一个整体,他們在該阶级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上述各部分人既然算作被雇人員,那么为什么会划归中間阶层呢?提出这个問題是很正当的。从严格的经济意义讲,在生产关系和直接間接地作为雇主的利潤来源方面,他們中間很多人同工业类和事务性的工人阶级有共同之处。他們的性质也是很复杂的。例如主要业务是“国民保健”的医师,不管他們自己意识到与否,他們正在迅速地变成国家的雇員,但他們同时也保留一些私人診务;在地方政府机关服务的建筑师在可能范围內也願兼营一些私人业务,主要是有关房屋建筑的业务;大学讲师除教学工作外,无疑地可能也会写几本书和出現在电视上,从而得到額外收入。今天有很多专门职业同时存在着雇主和雇員的因素,既是小事业家,

又是公家的雇員。

因此，目前这些人更像两个主要敌对阶级之間的中間集团的一部分。专门职业是一个中間部分，包括小雇主、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雇員、按月支薪的技术专家和为自己工作的私人顧問。其中有許多可能接近工人阶级(例如制图員和教师)；有許多必然地发展到更接近于工人阶级，但总的說来，专门职业人員今天仍然是英国中間部分的一支。

至于大多数办事員和店員，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务性工作人員通常都被看作所謂“中間阶级”的一部分。可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办公机器的采用，事务性劳动已迅速地失去了紳士派头。尽管花了很大的气力使事务性工作人員觉得自己有优越感，但是他們所得的工資或月薪，比起工业方面的熟练工人来，已日益暴露了这种分类法的錯誤。同样，今天大量店員已经不是营业員，而是分配工业的工人，他們自己也即将承认这一点。

### 中間部分究竟有多少人？

今天英国人民中究竟有多少属于中間部分？当然不可能說出一个确数，但依据在业人口的比例来确定一个相当接近的数字还是可能的。这个数字几乎包括了十万个雇主，大多数经理、自我雇用者和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級職員、警官与軍官在內的专门职业人員。詳細情况見下表：

表五 在业人口中的中間阶层统计表

1951年

雇主.....	300,000
经理.....	650,000
独自开业人員.....	1,124,600

专门职业人员(包括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高级职员、军官与警官).....	1,487,900
	<u>3,562,500</u>

这里应注意,支薪人员、专门职业人员和经理在数量上超过了小资产阶级——即小雇主和自我雇用者这些人。

把这些数字和以人口调查办法将人们列入“社会阶级”的企图来对照,是可以发人深省的。1951年取样百分之一的人口调查的分析对“第一、第二类社会阶级”的职工和其余人员作出了区别。这个区别和上表所列情况基本相同,只有一两处奇怪的例外。人口调查分析中所列两个“社会上层阶级”职工总数刚巧超过两百万。为了某种奇怪的理由,九千四百个码头工人和码头主人升入了这个上层阶级;四十八万九千九百个“会计、簿记员等等”也上升了;虽则事务性工作人员一般是不列入这两个阶级的。这两个例外似乎是沒有正当理由的。所以我们采取人口调查分析中所列的总数,并像我们以前做过的那样,把少数大雇主和总经理等除外,我们得到下列的数字:

雇主.....	300,000
经理.....	650,000
独自开业人员(即自我雇用者).....	1,124,600
第一、第二类社会阶级.....	<u>1,590,900</u>
(会计等等和码头工人等等除外)	
	<u>3,665,500</u>

所以对人口调查数字的詳細研究表明:专门职业人员和那些被人口调查当局认为应列入較普通职工更高级的人们之間是有很密切关系的。事实上,无论采什么方法,结果仍有将近十万人数字的差异。1951年在业人口中的中間部分所占比率大致在百分之十七与百分之十八之間。

## 三十年来的比较

从1921年、1931年和1951年的人口調查数字中，来作关于中間部分的人数比較，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表六 英国在业人口统计表**

1921—1951<sup>①</sup>

	1921	%	1931	%	1951	%
雇 主 } 经 理 }	735,100	3.72	1,180,519	5.60	{459,900 {748,200	{2.0 {3.31
独自开业人員	1,207,500	6.23	1,272,481	6.04	1,124,600	4.98
一 般 职 工	<u>17,430,321</u>	<u>90.05</u>	<u>18,601,646</u>	<u>88.36</u>	<u>20,245,800</u>	<u>89.67</u>
在业人口总数 <sup>②</sup>	<u>19,384,567</u>	<u>100</u>	<u>21,054,686</u>	<u>100</u>	<u>22,578,500</u>	<u>100</u>

上表所列数字表明，这些主要部分的比例相对地很少产生变化。1951年一般职工的比率，如1921年的百分之九十点零五和1951年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三<sup>③</sup>，事实上是相同的。

小人物——即独自开业的自我雇用者的从一百二十万零七千五百下降到一百十二万四千六百，不仅是按比例的下陷，也是絕對的下陷。

① 本表1951年的数字是取材于1952年出版的1951年取样百分之一的人口調查。1956年年底公布的詳細职业表只限于英吉利和威尔士。由于沒有苏格兰的数字，所以不可能作精确的比較。但关于雇主、经理和独自开业人員的总計数字，人口調查最后数字和取样百分之一的調查之間关于英吉利、威尔士的差异只有百分之〇·六八。其比例是：雇主，百分之二·一二；经理，百分之三·七四；独自开业人員，百分之五·一；一般职工，百分之八十九·〇四。倘使把占百分之六·九七的专门职业人員也包括在內，則英吉利和威尔士中間阶层的比例約为百分之七七·九三。苏格兰的統計数字似将使这个比率稍稍下降到約百分之七七·五。

② 此項中19,384,567、21,054,686和1951年的百分比100三数，同有关数字相加应得之数均不符，疑有誤。——編者

③ 按上表所列为百分之八十九·六七不符，疑有誤。——編者

不巧得很，1921年和1931年的人口調查數字把雇主和經理總括在“經理類”的標題下面，使我們不能作具體比較。但是這一部分較1921年有增長完全是由於拿薪水的經理人數增加了，而不是雇主數有增加，這是可以肯定的。在這個時期里，大雇主的人數在總數中占較小的比例，近百年來一貫這樣，那也是斷言的。

本書目的不在低估“中間諸階級”的數量及其重要性，而是要把它們同英國其餘人民的关系作更正確的处理。

誇張“中間諸階級”的數量可能給保守党中央局以暫時的安慰；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的過程會日益社會化，導使兩個主要敵對階級兩極分化，使夾在上下兩片磨石“中間的人”陷於苦境，這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固有的趨勢。

倘使肤淺地看待馬克思這個具有遠見而精辟的論點，那它就會遭到誤解。有些具有嶄新思想的聰明人說，“中間階級”在增長，看馬克思被歷史弄得多么驚慌失措啊！但事實上仍然是如馬克思清楚地下過定義的——階級依據的是人們的生產关系，而不是標明身分的衣領、薪水、收入、服裝、音調或其他任何不精確的和主觀的標準——小資本家、自我雇用者、小農場主和小自耕農等雖然沒有被擠垮，但已被擠入極附屬而比較次要的地位了。余下的“中間”分子同1850年代里甚至1890年代和1910年代里的成分大不相同了。其中包括一種新的混合物，即“專業勞動者”，他們的衣領可能是白的，但他們夏天工作時穿的是運動短上衣和法蘭絨衣袴，而不是條子呢西裝和禮帽。

除掉關於階級的一切肤淺論斷外，我們認為十分明顯地有很多派別目前還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無論如何決不會是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而且也實在沒有朝那個方向走的願望。

### 第三章 白領劳动者

在处理階級問題上，通常都把工人階級中的重要部分当作“中間階級”的一部分。

办事員和店員最易被看成“中間階級”。

馬克思曾对事务性劳动和工业劳动作出区别，但并没有把从事事务性劳动的人列在无产階級之外。事实上，他用很多章节特別談到了“商业工資劳动者”和“商业劳动者”。

馬克思不仅把商业工人說成是无产階級的一部分，而且在下面一节文章里清楚而扼要地叙述了他所以这样說的理由：

“商业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值决定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决定于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而这个劳动力的运用，即它的使用、表現和消耗，則同其他任何工資劳动者的情况一样，是决不受他的劳动力价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資并不一定同他帮助資本家获得的利潤的数量成比例。他使資本家花費的东西和他为資本家获取的利益，完全是两回事。他为資本家增加收益的办法，并非是他直接創造剩余价值，而是他帮助資本家降低实现剩余价值的費用。从严格的意义讲，商业劳动者属于工資工人中的較富裕的一类，属于在平均水平以上的熟练劳动者一类。然而，随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他的工資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仍有下降的趨勢。这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首先，职务方面采取了分工；这就意味着只需要劳动能力的某一方面的发展，同时，发展这种能力的費用并不完全要由資本家来負担，因为通过劳动者执行自己的

职能,其劳动能力就能得到发展,并且劳动分工越是单方面地发展,劳动能力的发展也越迅速。其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把学习方法等等指向实践,跟着科学和民众教育的发达,各种必要的准备,如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也会更迅速、更容易、更普遍、更不花钱地再生产出来。国民教育的普及,还使这种劳动者,可以由从前被排在这种教育外面并习惯于较劣生活方式的各个阶级得到补充。因此,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增加了劳动者的来源,并且增进了竞争。除少数例外,这种人的劳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变得不值钱了。他们的劳动能力增进了,但他们的工资下降了。在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要实现时,资本家就增加这种劳动者的人数。但这种劳动的增加,总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sup>①</sup>

有趣的是,马克思在上面一段文章里,不但肯定地说明了事务性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也清楚地洞察到由于事务性劳动的后备数量日益增加,事务性劳动有受到轻视的趋势。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同一般劳动比起来,”他们的相对工资有下降之势。

近三十年来,工业劳动者和事务性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就收入方面来说,事务性劳动者同工业方面的阶级兄弟比起来今天通常处于劣势。一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从本世纪初及以前就发生的过程的一部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事务性劳动者比工业工人的地位优越,尚无疑义。很多工人阶级的家庭都希望他们的儿子能从工业工作“上升”到一个中产阶级的职业。工会主义在办事员中实际上是不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6—367页。

存在的。他們如有升迁，就会向他們的老板脫帽敬礼，鞠躬如也。这情况是无数喜剧演員开玩笑和逗乐的題材。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里越来越坏的经济情况完全改变了这个面貌。由于英国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事务性劳动者的整个地位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紀事务性劳动者的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虽然这种增加时常受到誤解，引起我們以前所听到的关于在扩大中的“中間諸階級”的各种各样的奇談怪論。

今天，事务性劳动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只有一小部分事务性劳动者才可严格地称为“腦力劳动者”。他們发现自己从事的日常工作，越来越糾纏于照顾这种或那种机器了。由于这两种情况，我們对事务性劳动必須詳加研究。

### 事务性劳动的扩大

可用的材料虽少，但可看出1851年英国的办事員人数接近九万五千人，并且实际上都是男子。1951年的人口調查（取样百分之一）所列办事員和打字員的总人数是二百三十三万二千二百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六十一——是女子。

下表指出了事务性劳动扩大的情况：

表七 英国事务性劳动扩大情况表<sup>①</sup>

年份	办事員总数 (单位1000)		总数	办事員占各种 职业的%		增长率(%)		在各种职业 中所占比率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总数		
1851	93	2	95	1.2	—	—	—	—
1881	294	14	318 <sup>②</sup>	2.9	203	600	221	30.0
1891	381	33	414	3.2	29.6	135.8	30.2	14.6
1901	530	83	613	4.3	39.1	151.6	48.1	12.0

① 1951年的数字取材于1951年人口調查(取样百分之一)职业表。其余数字取材于1935年出版的故克林根德所著《英国事务性劳动情况》一书。

② 与294+14所得之数不符，疑有誤。——編者

1911	677	166	843	4.6	27.8	100.0	37.5	12.5
1921	792	502	1,294	7.5	17.0	202.2	53.5	5.4
1931	882	583	1,464 <sup>①</sup>	7.8	11.4	16.0	13.3	9.8
1951	917	1,415	2,332	10.2	4.0	143.0	59.0	7.2

从上表所列数字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男女人数的变化很明显。事务性劳动者从1931年大多数是男子变到目前大多数是女子。近七十年来男事务性劳动者增长的百分比远少于女子，从1931年起且少于各种职业增长的一般百分比；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虽然从1921年到1951年三十年里男办事员的人数只增加了十万多人，可是事务性劳动者的总数却加了将近一倍——从接近一百三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三十三万人。

事务性劳动者在在业人口的总人数中的比例上升到十分之一，而在1851年则仅百分之一左右。当然，这样的扩大部分可以说是由于英国发展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之故——它成了银行、金融、航运、保险、管理等大规模独占企业的中心——所以被雇用 的事务性劳动不仅为英国本身的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也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金融章鱼服务。大部分事务性劳动者都在英国的主要工商业中心地区工作。尤其在大伦敦，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事务性劳动都集中在那里，虽然那里只有全国百分之十八的人口。

越来越多的事务性劳动者受雇于公共事业，如政府机关、国营工业部门、地方政府等等。这部分事务性劳动者由于受雇方式的性质和他们的各式各样的雇主都是国家，他们在1921年到1951年之间很快地发展了他们的组织。

现在回到从事事务性劳动的男女的比率问题上来。关于这一点，所有要想证明“中间诸阶级”扩大了的人都出来反对这无可争

① 与882+583所得之数不符，疑有誤。——编者

論的實據。如統計數字所明白指出的，倘使近三十年中男事務性勞動者並沒有和在業人口按同一的比率增加，那末，男辦事員作為在業人口總數中的一部分，他們就比例地下降了。倘使從事事務性勞動的成年和未成年的婦女人數繼續迅速增加，這很難說是反映了階級結構的改變；還不如說這是生活習慣的改變：很大一部分婦女，不管結婚與否，都比過去願意在白天出外工作了。

### 事務性勞動的機械化

從事事務性勞動者由男性占優勢的局面完全轉到女性占優勢的局面，是跟隨着事務工作的機械化大量推廣而來的。

打字機是一種機關工作機械，大家都熟悉，已完全不再看作一種機械化的形式了。然而這第一種商業機械也不過在八十年前——1873年才製造出來，它是辦公用的第一種機械。現代化打字機仍然是根據1920年生產時的機械原理製造的，雖則在速度和適應性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改進。電動打字機現在已經站住腳了；打字員真正的手工勞動已減少到只要去輕輕觸碰鍵盤，關於台架的間隔和行數的間隔都可用鍵盤自動操作。這些電動機要比任何手工打字機快得多。

第一部輪轉復寫器是在1899年出現的。但現在已發展成為電動機器，自動加墨水，自動計算印數，還有許多新的零件，完全像辦公印刷機一樣，在一個經過適當訓練的雇員手里每小時可印好幾千份。還有一些完全自動化的機器，可由低級雇員安全而容易地操作，不但能折疊文件，還能把文件裝入信封，速度比手工操作快二十倍。

處理信件則有開信機。從每分鐘開拆七十五封信的簡單手工操作機到每分鐘開拆五百封信的電動操作機都有。同樣，信封也

有手操机和自动机，每分钟可以封好三百封不同形式、大小和厚薄的信件。寄发公文时贴邮票的工作也不再需要低级职员来做了。邮递免费和姓名地址表等印刷机都已应用，可以加快邮件处理工作的速度。这些是到1922年才由万国邮政协会大会批准使用的。原则上，邮递免费印刷机和普通印刷机差不多，它附有计量表，可在信件、包裹、标签或文件上直接印出邮票来。手工操作机每小时可在一千到两千个信封上加印；电动机每小时可印六千个。而更复杂的电动机则每小时可同时印刷和封好一万五千个信封。在保险印花方面也同样有机器，不再需要购买和粘贴，用机器可印出所需付款的数目，并以每小时印一千张卡片的速度记录在计量表上。

据说第一部写姓名住址的机器约五十年前是由一位机关职员制造的。他是被每星期用手写五百个信封的单调生活厌烦得要命才这么做的。今天的写姓名住址的机器每小时可写好六千个信封或包裹，还可利用来做其他许多工作，如月报表的准备、工厂工资表、装工资的封袋、重订保险的通知单、工作指示等等。

现在我们有了录音机和听写机，所以从技术上讲，速写打字员已经过时了。据说一个打字员在指定时间内，使用听写机比运用速记打字法可打出两倍的东西来。

最近二十年来的最大变革恐怕是大量使用各种各样的计算机了，现代化机关工作的数字工作大都已利用计算机。

1950年9月的《泰晤士报》对机关办公设备工业的概况曾作如下的叙述：

“所有一个簿记员应做的烦难工作，如抄写清楚、计算准确、收支数字精确等等，现在都用计算机来做，而不致有人作时发生错误的危险。计算机每天都在记录和查核，每天都有收支对照并经验算，所以月终决算已减少到成为每月最后一天的登记和

发送对照表了。”

此外，计算机和记账机既可用手也可用电操作。这些机器的各种不同用途可办理机关全部数字工作，包括分析和记载各种统计。和这个机器结合使用的是卡片打眼记账方法。在式样一致的小卡片上各个固定地方打上洞眼，每一打眼的位置都有数字上的重要性。这就创造了卡片打眼记账方法，使分类机和表报机等能高速度地工作。

我們也沒有使处置现款和点钞票等乏味的手工操作离开机器的使用。首先，我們有硬币分类机，把混在一起的硬币按不同单位分开来。其次，我們有硬币计数机，每小时可数九万个硬币；用一个控制器，机器到预定的地点就可以停止计数而得到一个精确的数目。有些合作社也使用这类机器，因为以代币代替硬币时，它們也适用。有些机器也可用来数混在一起的银币，每小时数不打包的银币一千二百镑，或每五镑一袋的九百五十镑。另外还有机器每小时可折叠和数四千张钞票。找硬币机是我們在伦敦地下铁道售票处司空见惯的东西，但现在在百货公司、饭馆和电影院等处也广泛使用了。

1950年《泰晤士报》关于《机关办公设备工业的概观》一文，描述了或許是英国最大的办事员组织的情况，該文将有助于了解事务性劳动怎样成为机械化的情况：

“1950年国民保险部中央局在紐卡塞尔-太因（Newcastle-on-Tyne）雇用七千名以上的男子和妇女，其办公房屋占地六十四英亩，周边是两哩。这里保存了二千五百万人民的国民保险档案，中央局必須对全国一千个地方机关和一千四百个职业介绍所供給准确而及时的情报。据说它每天收到的信件平均有七万封，发出的有九万封。

“只有大規模使用机器設備，才能处理这样巨額的工作。

“最大的部門是档案科，它雇用了三千七百个職員。他們使用开信机、封信机、打包机、十架卡片打洞分类机，和作为这个大‘工厂’里传递情报之用的十五哩长的汽力管。

“两个独立的分支机构——处理家庭津貼和寡妇救济事务的——共同使用二十四架印刷机，每架每小时能完成一千二百个姓名住址的任务，还有一架封信机，一天能封一万四千封信。

“中央局各处中最高度机械化的是财务处。他們只有三百个職員，要处理又多又复杂又很費力推进的工作。他們要处理全部国民保险体系中各种财务工作，还要加上这个部在全国各地所雇職員的工資給付档案。”

这些例证說明了事务性劳动集中化和使用机器的道路上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說所有政府机关中的大多数事务性雇員都已达到这种情况。但它的确指出了，事务性劳动日益机械化这个决不会錯的趋势可以貫徹到什么程度。

从办公設備工业增长的事实可以看出事务性劳动机械化的速度。

1950年9月，《泰晤士报》关于《机关办公設備工业的概觀》一文告訴我們，1935年办公机器的产量仅值一百五十万鎊，而1949年就接近一千六百万鎊。

1956年2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說：

“去年英国办公設備工业产量估計約值五千六百万鎊以上。”

在这个最高紀錄的产量中，約有三千三百五十万鎊是銷于國內市場的。

倘使不举些事例來說明机关工作自动化和使用电子設備的范

围，則上述关于事务性劳动机械化方法的簡單叙述就不够完整。

曼彻斯特技术学院院长博登博士(Dr. B. V. Bowden) 在英国管理学会的1955年年会的演說中，描述了电子設備的一些用法：

“雷明頓·兰德有限公司 (Remington Rand Ltd) 替一个芝加哥函购商制造了一种商品項目控制机……这家商号通过大約一千个零售商，用商品項目表方式出售八千种礼物和家庭用品。过去他們雇用了大量的女職員，她們把每一項定貨記錄在記数卡片上，然后把几百张这种卡片的总数登記在总的記数卡片上。由于这种工作枯燥乏味，又有季节性，所以不能吸引高級雇員；在繁忙的季节，記錄工作要拖后一、两星期，并且有許多錯誤。

“上一季度公司用了一架机器和十名操作者就代替了六十个办理記賬卡片的職員。这架机器約有公文柜那么大小。……它每晚都自动地印出商品項目表上全部八千个項目的完整报告。用旧的記賬卡片法来編制一份存貨日报表需用一百五十个職員；而这架机器工作的精确性又远远超过記賬員，因此管理处每天早晨就能决定应添补哪些貨品。而且，这架机器不仅能印商品項目，还能印出售貨数，并能以某种方法指出滯銷或暢銷的一些貨品細目。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机器为什么不能打出訂貨单来，而这似乎是很需要的。我知道有些经理还不能做到这一点。

“为美国航空服务的电力注册公司制造了一种与此很相似但更复杂的机器，在拉加地牙航空站应用于售票方面已有两年多了。在使用这种机器之前，关于飞机定座的消息是由一群办事員在一个大房間內用一系列黑板报导的。事情早就很明显，倘使航运范围继续扩大，那么这种定票制度必将全部垮台。这种定票机是经过工程师和雇客們多年的深入研究而制成的；从

1953年年初起它的使用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这架机器也可在一个大磁性鼓上积貯情报。每一个售票員都有一架小台机，可用以通过打字电报机向中央计算机訊問。倘使某一飞机的座票已預定一空，售票員都自动得到变更調度的通知；他摆正他的键盘大約需十秒钟，而这架机器給他所需的通通知并記下他的定票数只再需一秒钟。去年这架机器共处理了七百五十万件交易。它不仅加快了定票业务，有助于公众和它的主人，并且一年中为航空公司节约了百分之十的开支。”<sup>①</sup>

博登博士也描述了萊昂斯有限公司 (J. Lyons & Co. Ltd.) 的利欧计算机：

“每天下午三点钟，喀特拜大厦里有十二个女孩接連地叫伦敦区三百家萊昂斯茶室的每一家接听电话。每一位女经理都接到通知，知道缺些什么，并且告知总管理处当天要預定些什么。每一茶室預先发出本周中每天的标准訂貨单；凡是变更常规的事都应传达，这些資料由話务員一面收听，一面纪录在打眼的卡片上。这些卡片和記載日常定貨的其他卡片一并送进这架机器。这架机器每次要处理五十家茶室，用包装者所能懂得的符号自动地印出每家茶室的定貨单。它也为工厂准备情报，使工厂日常产品項目能作必要的变更。沒有使用这种机器时，这些工作要由五十个办事員做一整天，而現在用机器做只需一小时左右。这种机器能照传统的办公格式非常有效地处理工作。它加快了事务工作，能完成任务，而所費較廉，且无錯誤。它每隔相当時間会进行核对，事实上它一直无錯誤地轉动着，在发现偶然有錯誤时，它会及时警告机务員。剛使用机器的时候是由办

---

① 博登博士：“在英国管理学会年会上的演說”，1955年。

事員們核對的，但最先機器所作的六個答復和辦事員們所作答復之間的不符之處，經發現都應由辦事員們負責。

“只有在完成了上述重要工作後，這種機器才真正開始顯出了它的本領。它分析每天的報表。例如它會發現哪幾種糖果點心受歡迎，哪幾種不受歡迎；哪幾家鋪子營業有改進，哪幾家出於意外地下降……這種機器還能把那些營業意外地差或意外地好的鋪子、地區或糖果點心的情況印出來，使管理處能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精選的能力使機器這麼有用……我相信不久機器會為許多大商號這樣服務的。”<sup>①</sup>

這類發展的遠景促使英國職工大會非體力工人顧問小組的執行委員會召開了特別會議，並作出了報告。報告是這樣說的：

“成本昂貴的電子儀器和其他設備，可能鼓勵僱主們為事務性勞動者研究改換工作，這是可以預料的。……有這麼一種感覺，就是辦公室里的自動化工作會比工業中的發生更劇烈的影響……”<sup>②</sup>

當然，要細致地預見到英國事務性勞動機械化的長期效果是困難的。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從事世界規模的商業貿易活動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的事務性人員的數目在全部在業人口中所占比例，是不相稱地偏高。許多具有世界規模的大企業——大的壟斷企業和公司，它們的名字已家喻戶曉——的特點，使它們毫不猶豫地盡力集中其辦事人員，並在事務性工作過程中大規模地使用機械化和自動化設備。同時，由於政治上的變化，特別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所受到的任何限制，也都會減少僱用來做事務性工作這樣大量人力的需要。

---

① 博登博士：“在英國管理學會年會上的演說”，1955年。

② 1956年6月11日《泰晤士報》。

雇用来做事务性工作的多半是妇女这一长期以来的倾向，显然已经确定，今后必将继续如此。当然，急于使事务性工作进一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业家们，正在设法消除由此引起的事务性劳动者失业的恐惧。

然而人们在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机械化有减少事务性劳动需要的可能，也决不是虚妄的。

“……纳菲尔德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面临一个意外问题：汽车生产和办好装货外运的速度比正常数量的打字员能办好必要文件的速度还快。汽车离开装配间的速率是每一又四分之三分钟一辆；但一个打字员用复写打字发出必要的装货单却需时八分钟。后来把复写器装置在橡皮版的石印机上印，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工作只要一半职员做，速度却快了两倍。”<sup>①</sup>

全国和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所办的刊物，对一个城市的财务部门初次使用电子计算机作了如下的描述：

“装置大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架都市用的电子计算机，使市参议会付出了三万七千镑，它的管理费包括职员薪水和资金负担等在内估计约为每年一万镑。然而人们希望它终将为诺威奇市<sup>②</sup>的纳税人在职员薪给方面每年节约八千镑。

“市参议会在采取了这个进步的措施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它对录用职员的影响……因为过去两年它在这个部门雇用的都是临时职员。职员的数目将由于未来的‘消耗’而逐渐减少约百分之二十。所以结果是职位将变少，但其待遇较优，也更吸引人。”<sup>③</sup>

认为事务性劳动者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达最高峰，这

---

① 1950年9月《泰晤士报》关于“机关办公设备工业的概观”。

② 诺威奇是英国诺福克郡的一个城市。——译者

③ 《公务》，1957年6月号。

是有理由的，看来将来这个比率会逐渐减少。事务性工作机械化的发展使许多事务性劳动者产生了另外的态度，他们愈来愈认识到他们怕失业和工厂工人怕失业根本上没有什么差别。这样的认识，结果会使这一部分工人阶级增长工会主义思想，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 事务性劳动者中的工会主义

在十九世纪后期，要在办事员中传播工会主义是困难的。

除公务员外，唯一正式的工会是全国办事员工会，那时约有会员200人。

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他的社会调查《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一文中谈到1895年的情况，他说“……对于办事员们，工会是没有吸引力的。”

但是，办事员的工资被迫降低到体力工人水平的发展趋势，加上妇女开始大量拥入事务性职业和打字机的应用，对他们开始发生了影响，虽则他们自认优于体力工人的态度和一种“中间阶级”感在它的经济基础消失后还保存了很久。

铁路办事员协会建立于1897年。到1910年它的会员数上升到九千四百七十六人。全国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是在1905年建立的。第一年年底有会员八千一百二十二名，到1914年10月有会员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六人。

在有許多办事员工作的无数小机关里，组织工作显得更困难。工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总是更为迟缓。到1910年全国办事员工会只有会员一千二百十八人；到1914年有会员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人。

办事员中的“贵族”——即银行、保险业中的办事员们——仍旧超然于这些发展之外。即使在这方面，战时的通货膨胀也大大

破坏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使他們在1918年初組成了銀行職員同业公会，1919年初組成了保险业職員同业公会。这两个团体都尽力強調他們不是战斗性强的工会，但是他們还是为了改善薪給和条件而开始了认真的斗争。結果，會員很快增加。銀行職員同业公会成立后十八个月就有會員一万人，1920年8月有二万四千人；到1921年初有會員三万人，也就是英国銀行的事务性常年職員中的百分之五十。同样，保险业職員同业公会到1920年1月已有會員一万五千人。

全国办事員工会會員人数也开始有显著的增长。从1917年的一万四千零五十三人增加到1920年的四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人。从1916年到1920年它領導了二十八次罢工，并且为會員們爭得了至少九百到一千人次的增加薪水。

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工人階級运动重新大为活跃，所有这些組織都有了很快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事务性劳动者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他們的見解也有了变化。

不幸这种进展并没有继续下去。战后几年的萎縮使許多战时的临时事务性職員失业，尤其是钢铁厂、煤矿等处的職員，他們是全国办事員工会中最坚强的分子。

当然也有一种傾向，就是有些办事員們抛弃了过去反对工人階級的偏見，参加了矿工、运输工人、店員等人的工会。另外，办事員們本身的等級又经过細分。制图員至今是允許加入全国办事員工会的。但由于已列入工程和造船制图員联合会的一个會員工会，它已另外成立一个工会了。公務員、地方政府職員、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办事員們都組成了他們自己的坚强而独立的組織，而把較困难的、又小又分散的工商业事务所办事員們的組織留下給全国办事員工会。不幸得很，全国办事員工会在最需要有这么一个工会

的时候，却遭受到内部糾紛与爭执的折磨。加上本身財政上的不稳定和经济萎縮的不利情况，結果，这个工会的會員数迅速下降，从1920年最高数字四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人下降到1924年的七千四百四十二人。到1935年，全国办事員工会恢复了它战前的力量，約有會員八千人，但組織的效能更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會員达到一万六千人。

可是，事务性劳动者中間最初厌恶工会主义的情緒終于消除了，尤其是那些容易組織的部分，如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職員、铁路办事員、銀行与保险业办事員，等等。这并不是說有了稳定的上升。差得远呢！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这段时期，正是事务性劳动者工会主义盛衰消长的时期，但可看出确实是有进展的。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里，有两个因素越来越明显了。一个是我們上面提到过的机械化；另一个是事务性职业不稳定的現象。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经济萎縮中失业的办事員总人数不可能加以估計。因为受最严重打击的是拿高于当时需要保险的标准的薪水的男性办事員。1930年7月，在伦敦职业介紹所登記的失业办事員人数上升到一万人。其后四年一直超过这个数字，到1932年4月最高数字上升到靠近二万人。1931年的职业人口調查的紀錄是：193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失业办事員人数是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一人，所以其后几年中整个英国的失业办事員数字一定远远超过十万的界限。据全国专门职业劳动者联盟的秘书长估計，在1934年所有失业的中产階級靠薪水生活的劳动者，包括办事員在內，总人数在三十万与四十万之間。

雇主們大力采用解雇威胁的办法，来阻止工会主义发展是有結果的。因为事实上只有少数办事員組織起来了。因此，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会主义在办事員中的发展是一直受到阻挠的。

是战争、是公职人员和防空防护团等等的经验，使这几部分工人阶级的工会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1945年起，事务性劳动者的工会有了异常迅速的发展。1956年办事員和行政劳动者工会的会员人数已达到最高纪录，近五万人。公务员工会的发展特别迅速。例如专门职业类公务員协会，它的会员人数已占可能成为会员的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从这个协会刊物《国家事务》提供的会员数字，可以看出它增长的迅速情况：

年份	会员数
1950	34,354
1951	40,295
1953	43,176
1955	47,290

专门职业类公务員协会1955年代表大会的議事录，也指出了已组织起来的公务員的心情已有所改变，具体的事情是大多数会员把下列提議击败了：

“‘本协会在談判中运用群众大会的手法，本届大会引为遺憾’。（苏格兰支会提議）

“湯姆生先生（Mr. J. R. Tomson）贊成这个提案，他发言道：

“‘……午飯时，几千个女王的雇員从他們集居的地方出現，匆匆地奔向中央大厦里他們的集合处。肥皂箱堆高起来，向群众大声疾呼地演說……那不过是喊来的一群暴徒，尽量吵鬧，希望吵鬧声能深入財政部的重門叠戶……那只能描写成为烏合之众发脾气の下流行为……我們已处在极容易往下滑倒的斜坡上了……’

“薩伯先生 (Mr. L. J. Sapper) 代表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言：

“‘全国执行委员会号召你们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苏格兰支会是想破坏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职公务员协会的典型榜样。

“‘群众大会的手法已获得了某些成就。例如十八个月前举行的高级职员工资会议，当时就有几百个年薪在一千五百镑以上的人集合在利文斯通大厦。很快就得到结果，财政部被迫给了他们一些东西。’”<sup>①</sup>

在公务员内部，又有多种多样的组织。但是它们第一次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央公务员薪给谈判委员会，授权以下列组织的名义和财政部进行谈判，

组织名称	会员人数
办事员级公务员联合会	142,268
专门职业类公务员协会	47,284
公务员协会	38,220
国内税务职工协会	35,632
文官联合会	23,203
劳工部职员协会	12,171
邮局管理员协会	10,833
技术类公务员协会	7,884
海关与税务局职员协会	7,299
电信交通工程师协会	4,844
劳工部官员协会	3,004
第一类公务员协会	2,951
文职无线电公务员协会	2,900
皇家税务视察员协会	2,133
电信交通运输协会	1,430
电话承包职员协会	752

① 《国家事务》，1955年7月。

(以上是1955年6月的会员数字,取材于专门职业类公务员协会的刊物《国家事务》。)

地方政府职员的组织分为国家与地方政府职员协会和公家雇员全国联合会两种。后者由布莱恩·罗伯茨(Bryn Roberts)领导,过去同工人阶级最接近,现在已加入英国职工大会。这个协会主要是为地方政府非事务性职员组织的。国家与地方政府职员协会是在1905年组成的,它迅速发展成为市政厅中职员的主要谈判团体。它的会员大多数是事务性职员,但也包括专业和技术人员。它是基本上为事务级和行政级劳动者组织的全国最大的一个工会。它不但容纳了地方政府的官吏,也吸收煤气电气工业、卫生事业、水路和陆路交通运输公司、以及新兴城市的开发公司等所有的事务级和行政级劳动者。

“目前国家与地方政府职员协会有会员二十三万人,包括地方政府机关全部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也包括国有工业的职员七万人。”<sup>①</sup>

战前,地方政府职员占有利的地位。虽然他们的薪金无可夸耀,但大多数人能享受年老退休金,并且在群众失业的时候,他们工作有保障,不致解雇。所以地方政府职员过去惯于置身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之外。但由于私营工业年金制度的扩大,和比起日益上升的物价来他们薪金的下降,他们开始看到了孤立于工会运动之外的不利。这个趋势,在1955年表决加入英国职工大会的提案时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了。有三分之二的会员参加投票,

---

<sup>①</sup> 《观察家报》,1955年7月31日。

但仅以四千四百票之差被否决。而在1948年投票表决时，则有二与一之比的多数反对。

将来情况看来一定会像《观察家报》所预言的方向那样：

“不难预见，国家和地方政府职员协会将来必定会沿着更严格的工会路线发展。”<sup>①</sup>

因此，在公共机关的事务性雇员中已经有了强有力的工会型的组织；占百分比很高的事务性劳动者都参加了这些组织。可以这样说：目前这些团体还没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它们的会员对战斗性的活动方式还会皱眉蹙额的。由于这些原因，同时这些组织一般都是由高级职员和官吏控制着的，谁参加进步活动，当然就很容易被列为“反动派”，前程就一笔勾销。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无视这些组织在过去活动中所表现的各种限度。对不仅在中产阶级靠薪水过活的劳动者、而且也在专业和技术人员中组织这样强有力的工会，他也不应该看不到这方面的无可置疑的成就。

所以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组织更靠拢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能性，作出现实的估价，是非常重要的。从为较高薪水和较好条件而作的越来越多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经济基础已经起了变化，这种斗争是公务员和地方政府职员工会主要关心的事情。政治方面还没有出现这种变化，一部分是因为传统、错误的概念和绅士架子等可怕障碍尚未克服；同时也因为社会主义者基本上忽视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认为是“浪费时间”。然而，工人阶级运动和公务员与地方政府职员工会之间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可能产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果，这是不用多想就能看到的。

---

<sup>①</sup> 《观察家报》，1955年7月31日。

## 店 員

有时人們认为店員不是真正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邦訥姆博士把他們列入他的职业分类的“中間”集团，“……一般都不把他們看做知识分子，但他們也不是明显的体力劳动者。他們包括店員、侍应生、女侍应生、理发师、警察、电报員和其他手工操作的雇員們……”。

店員经常是同事务性劳动者一起被提到的，都是“下层中間階級”的一部分。这是用办事員不是工人階級，因為他們是“非体力劳动者”这个同样的理由推論而得出的結論。至于在办事員方面，反对这种成問題的邏輯的爭論是很强烈的。

这里我們又会碰到一种令人迷惑的現象，例如一个在联号商店服务的服飾整洁的紳士，却在努力對我們介紹一套餐室設備的銷售要点。

1951年人口調查(取样百分之一)的数字表明，在将近九十万个店員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男店員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做食品交易的。因此白色罩衣或制服目前更成了店員們的象征。

近三十年来零售分配的趋势，一直使店員的“无产階級化”不断增长。这在杰弗雷斯博士(Dr. James B. Jefferys)的結論中得到說明，他是零售商业方面的第一流国际专家，也是《1850年到1950年英国的零售貿易》一书的作者。杰弗雷斯博士在1955年11月英国管理学会全国大会的演說中是这样讲的：

“过去三十年或四十年分配业务发展的主要特征可归納为以下几点：

“1. 大規模企业，例如联号商店組織、合作社、百貨公司等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售貨单位的数量，即增加零售店

或百貨店。

“2.生产者更多的参与了分配过程，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主要是預先包装、打商标印、做广告、直接做零售买卖、轉卖以保持价格等。这种发展一部分可以称为零售商的某些职能轉移于制造者，也可叫做在零售阶段前‘預售’产品。

“3.越来越着重零售技术，改变过去为顾客服务的方式，如侍候顾客选择貨品，尽力滿足不同顾客的各种不同需要，現在是更精确地根据顾客的爱好的，把商品和各色俱全的物品公开陈列出来。当然最清楚的例证是多种多样的联号商店和自动設備与自动选择物品的技术。

“这些傾向意味着零售店或百貨店，将更成为一部‘售貨机器’，零售业务将接近‘一种工程操作’，但在各种各样的設計和商品陈列方面，仍不致失去吸引力和令人感到兴趣和惊异的因素。”

所以，近三十年来在包括店員在內的分配工作者中間，工会主义一直在发展着，这是不足为怪的。到1954年底，在分配业务貿易集团的已登記的工会中共有會員三十五万五千人，其中属于一个工会即商店、分配业和类似的商业工人工会的會員就有三十四万四千人，这个工会同时加入英国职工大会和工党为會員。

在店員中发展工会組織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从早期反对“住在东家”制度的斗争，直到后来为获得过得去的工时和补偿星期六整天工作的半天休假所作的长期努力，其中经历了許多挫折，但也有不少英勇而富于战斗性行动的事例。受雇于合作社的店員和分配业务工作者在組織店員工会中起了带头作用，合作社方面使店員更靠攏了工人階級运动中的其他部分。

所以上述情况指出了，在英国，办事員和店員都不能认为是中

間部分的一支。他們的謀生方法是為僱主勞動，以獲得薪水或工資，而僱主越來越是大僱主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他們的作用是幫助資本家階級實現利潤，雖然照嚴格的經濟學上的說法，他們的勞動並不直接生產利潤。

機械化已在辦事員的工作程序的性質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動化將產生更大的影響。零售分配工作、自動供應和自動選貨等新技术，對店員的工作程序一定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類不可避免的趨勢，促進了辦事員、店員等認識工會主義的重要性，並促使他們更密切地統一在工人階級運動之內。

## 第四章 小生产者、 工厂主和商人

从事小规模生产、贸易和商业企业的人们，在处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英国人民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集团是由人口调查分类表中“独立开业人员”加上分类表中大部分“雇主”所组成的。他们的总数，在1951年二千二百五十万人在业人口中约占一百五十万人。

但是这一部分在中間阶层中并不是增长的部分。从1851年以来，它在英国在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大下降。此外，从1921年到195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可看出这个集团近三十年来人数也减少得可观。极大多数（约五分之四）是自我雇佣者，并不使用雇佣劳动。其余的五分之一是多少和工人们有些关系，雇用一至一百人的雇主。商人部分包括从事于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如店主、理发师、汽车房所有人、建筑业者、装饰业者、修鞋业者、窗户清洁业、客栈、饭馆等老板、运输业者、缝衣业、女服缝衣业、珠宝商，以及各种转包工、批发商和代办商等。小工厂主虽然有一小部分在重工业工厂中也起一些作用，但事实上在各种制造业、特别是消费品工业中都可找到。

社会主义者总认为，社会上小资产阶级，即使他们是全部或部分依靠剥削得来的利润为生的雇主，他们和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大资产阶级有所区别。大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剥削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

“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sup>①</sup>

这一部分人中的大多数是从事劳动的业主，他们经常很努力工作，劳动时间很长，自己和家庭都很少有假期。他们的收入极悬殊。有些人的所得不比一个熟练技工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比熟练技工的收入还少些，同时有较幸运的人却升入了应纳附加所得税的地位；而大多数工人和多数的专门职业的人却因不纳税而“洋洋自得”。无论他们的收入是高还是低，无论他们过的是艰苦的还是安乐舒服的生活，他们都固执地恋恋不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喜欢自己的独立地位，不愿意处于雇员们那种从属地位，虽然他们的独立显然常是虚妄的。他们都怀着这样的希望：由于自己的努力在同竞争者的斗争中获得成功，或者纯粹由于运气，他们即使不会真正成为像纳菲尔德（Nuffield）或查尔斯·克洛尔（Charles Clore）那样的大人物，至少也会既富有，又安全。

一年一年地，他们由于失败和破产而被消灭。在坏的年头里他们成千地、即使在好的年头里也数以百计地被消灭，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动摇别人认为那是发财致富的大道的信念。每十年中，竞争总会使好几千人失去他们店主或厂主的地位；但同时似乎总有人在等待着接替他们。可是总的趋势毫不会错：他们的人数在下降。这种下降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那些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主的人不断地加入他们的队伍，才会有所停顿。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页。

## 农 場 主

对都市人来说，经营农业看来可能很像流行的无线电連播节目“射手”所播送的那种类型的浪漫而幸福的生活。但这种肤浅的見解，实在是无視农場的大小、类型等变化极大这一事实；在英国要找到一个“典型”的农場主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考虑农場主的阶级地位就必须认定事实。

英国的农业在很多基本方面是和世界各国的农业不同的。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比較起来很小。193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估計約有百分之六的人口从事农业，苏格兰有百分之九；而美国有百分之二十二，法国有百分之二十九<sup>①</sup>。根据1951年的人口調查(取样百分之一)，从事农业或农业副业的人数比例仅占在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强。

英国大多数从事农业的人是工資劳动者，他們193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約占百分之六十六，在苏格兰約占百分之六十三；而同年在美国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五，法国是百分之三十五<sup>②</sup>。1956年英国实际上正式和临时的农业工資劳动者約有七十万人，而农場主約有二十八万人<sup>③</sup>。英国的农业是一种工业，連雇用于各种农业副业的人計算在內，在全部在业人口中約有一百万以上的人从事这个行业。

《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国农业調查》一书<sup>④</sup>，对农場主情况記述最完整。这个調查不包括占有一至五英亩土地的七万个小自耕

---

① 国际劳工局的报告：《农业的社会問題》。

② 1949年托馬斯(E. Thomas)著：《农业经济》。

③ 1956年《劳工部公报》。

④ 1946年农业部出版。

农,这些土地只占全部庄稼和牧草面积的百分之一。除此以外,还有占地五英亩和五英亩以上的小自耕农二十九万人。在这个总数中,百分之八十五点五的土地占有者以种田作为他们唯一或至少是主要的工作。他们的种植面积占全部庄稼和牧草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四。另外还有百分之十二点六的土地占有者,他们不是把种田当做业余的事在做就是以“兴趣”为目的的农场主;这群人的土地只占全部庄稼和牧草总面积的百分之四点三。以兴趣为目的的耕种只在英国南部和东南部某些郡才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在《全国农业调查》所调查的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三分之二的农场都有佃农,他们中间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耕种了百分之六十七的土地;其余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在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上耕作。各郡佃农人数的比率相差很大;在英格兰北部、西北部和西米德兰诸郡,比率在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八十之间,而在另一方面,英格兰东南部的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人数的比率,约略相等。

谈到“大”“中”“小”农场主时,应认识到单凭亩数来分会引起误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农场主占有的肥沃土地的亩数是较少的,但他的农场可能会有很殷实的财产,还经常雇用人数较多的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另一个农场主虽有几百英亩山地,但他的农场可能只会有几只羊,根本雇不起工人。所以,一般说来,英国农场主最可靠的分类标准是他们的资财和雇用工人的数目。目前没有估计数字可供我们对这两个因素作准确的分析。《全国农业调查》在农村劳动雇用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宝贵的详细材料,使我能作出很粗糙的特征记述:

表八 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雇用正式工人情况表①

每一土地占有者雇用的正式工人	所有土地占有者的百分比	正式工人总数
无	43.7	—
1	22.5	65,000
2	14.1	81,000
3	7.3	63,500
4	4.1	47,500
5—6	3.8	59,300
7—9	2.2	49,200
10—19	1.7	64,300
20及20以上	0.6	59,600
	<u>100.0</u>	<u>490,000</u>

从上表可以看出，194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有五英亩和五英亩以上的土地占有者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点二的人都不雇用正式工人，或只雇用一个正式工人，而这个工人大都是土地占有者自己家庭中的一员。这些都可以说是小农业主。

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的人雇用两个、三个或四个正式工人，他们基本上是农业主中的中间集团。

其余百分之八点三的人雇用五个或更多的正式工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大农场主。

为了避免一切误解的可能，必须再次强调指出，上述情况不过是很粗糙的分类；任何可能是更精确的评价都要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特别是要把土地占有的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考虑在内。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一次近似的再分类是可能的，这种再分类对帮助我们评定阶级关系，区别只有家庭劳动力帮助的自耕农、小雇主和大雇主等，都是有价值的。

① 本表是1941年6月4日的数字。这些数字把土地占有者本人及其妻子除外，但包括其他正式的家庭劳动人员在内。这些数字不可和人口调查作比较，因为后者是把《全国农业调查》所除外的其他种类(例如五英亩以下的小自耕农)都包括在内的。

依据雇用劳动的情况，多数农业上的大雇主在制造业看来仅仅是小雇主，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农场主真正只能看做属于英国人民的中間阶层。

多数社会主义者都知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资本主义大规模地增加了粮食的输入，作为对落后国家输出工业制品的偿还手段。英国的经济因此而被打乱了；输入原料和粮食作为对输出产品和输出资本的偿还；国内生产的粮食有对进口粮食竞争的意味，因此受到强有力的资本家和垄断企业的反对，因为粮食进口的任何减少都会减低他们海外贸易的利润。被牺牲的是英国农业，它被蓄意地加以限制。控制着粮食进口和分配的大企业兴起了，它们是反对发展英国农业的。农业的重要性下降了，这点从《全国农业调查》告诉我们的农场雇用工人的人数和比例，耕地与草地的比例，或农场建筑和設備等情况，都能测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再一次证明了限制英国农业产量的趋势是很有力的。1951年一位保守党的政府发言人，当时的农业部次官紐京特先生 (Mr. Nugent)，对妇女协会联合会的发言，使这事更清楚了，他说：

“……我们必须从西欧输入水果、蔬菜和鲜花，来偿付英国的工业产品如机器和纺织品等，因此战时那种‘为胜利而耕作’的运动已不需要了。”

然而重新出现的平衡支付的危机已迫使作出更现实的努力来增加国内粮食的生产。因此许多农场主经历了一段比较兴旺的过程，较大的农场主获得了很多利润。但是农场主所得的利润，和商业经纪人从农业所抽取的巨额利润比较起来，是很小的；而和买卖农业产品、供应农业机械、农肥等等获利更大的垄断企业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

例如，1952年与农业有关的企业联营组织所获利润如下：

企业联营组织	所获利润 (单位：一百万英镑)
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肥料等等)	45.4
尤尼利佛公司(饲料等等)	39.9
福特汽车公司(拖拉机和农业机械)	12.5
英国油脂、糕饼厂	1.3
约瑟夫·兰克有限公司(制粉)	0.9

这些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了农业而获得的。

小农场主的处境当然最坏。他有許多不利之处。他缺乏改进和修理房屋与工具的资本。他的农场太小，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对它没有经济上的使用价值，成本也太高。他的仓库也不足，使他无从扩大农业活动。他的经常费用比较重。他同收购产品和供应他必需品的商人做买卖时，总处于劣势地位。对小农场主来说，贷款的限制和利率的提高增加了他的困难，他很难得到贷款，以及要付较高的代价才能借到。补助金是有的，但进行的倾向是：越是小农场主则所得补助金越少；而越是大农场主，所得补助金却越多。这是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斯比爵士(Sir Robert Boothby)在下院中评论的主题：

“补助金，过多地给了收入最高的农场主集团。据估计，三分之一的农场主取得了小麦、牛奶、猪、蛋等三分之二的补助金；每年收入约在二千英镑的农场主又得到其余的补助金的一半以上。”<sup>①</sup>

所以我们看到小农场主的收入很低，这是不足为怪的。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就五千二百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所作的调查说明

<sup>①</sup> 1956年5月1日《泰晤士报》。

了这一点：

“虽然我們調查的农場其平均大小远超过全国一般农場，但在1945年到1955年，約有四分之三的农場主收入低于一千鎊。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低于五百鎊。1954年10月一个成年男子工业工人的每年收入則在五百鎊以上。”

“到1955年3月底为止，五十英亩大的有代表性的牛奶农場平均每周的淨收入落到只有七鎊，比一个放牛的通常收入还少。”<sup>①</sup>

或許有人觉得全国农場主联合会不一定会善于判断自己的問題。但劍桥大学两个经济学家所作的調查却证实了联合会的判断，調查結果曾刊于劍桥大学刊物《家庭农业》。《观察家报》有一篇文章曾加引述：

“假定每年五百鎊是一种合理的收入。但調查的結果是：东部各郡占地二十到五十英亩的农場中的三分之二，以及占地五十到一百英亩的农場的三分之一，近三年来它們的收入都沒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些結果可視為全国低地小农場的典型。山地的情况甚至更严重。”<sup>②</sup>

1956年保守党政府在宣布授与补助金計劃时，就明白表示它贊成把农場集中起来成为較大的单位，作为解决問題的方法之一；补助金的授与是有选择的，以便借此鼓励“自願的合并”和“現代化”，但这对小农場主的合作社联合組織則不适用。

农业部大臣对农場主俱乐部說明他的建議时是这样說的：

“許多小农場主的根本痛苦，是他們土地的总产量不够給他們个人收入以滿意的水平。英国农业上总会有大量小农場的，

---

① 1956年10月2日《泰晤士报》。

② 1956年12月2日《观察家报》。

虽然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多。在某些情况下，正确的答案当然是合并，自愿地合并成为更经济的单位。”<sup>①</sup>

英国农业将来一定会越来越用大规模的方法经营。保守党赞成的解决方法，是把农业耕作集中成为较大的资本主义单位，把许多小农场主排除出去，使他们把土地所有权让给邻近的大农场主。这就是关于“改进农事工业的生产效率”和“自愿”合并成为更经济的单位的真实意义。

但是，不采用典型的资本主义解决小人物问题的办法，即不采用恶意地迫使弱者失败并强使他们出卖土地的办法，也有可能来提高农作效率从而增加英国农业产量。那另外一条道路便是有意识地增加农场主在一起劳动和互相帮助的办法。合作化是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它并不是霸占别人的土地。

农场主之间的合作已经有悠久的传统，如在收割、打谷和剪羊毛时大家一起劳动，还有互借机械甚至劳动力等。合作化的有系统的发展和组织会改变英国农业的面貌的。

为社员们购买必需品的农业合作社，在英国建立起来已有一个时期了。必须指出，农场主中间的这类合作社目前基本上还站在广泛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之外。留待批发合作社和全国巨大的零售合作社网要做的工作很多，如帮助建立农场主合作社，发展与现有合作社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他们扩充和填补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社的空白。

此外农场主中间还有合作社的市场买卖组织，在遇到许多困难和失败后，现在还在缓缓地发展着。这方面也有很多地方有待合作社运动努力去做工作，鼓励他们成立生产者的市场销售组织，

---

<sup>①</sup> 1956年12月2日《观察家报》。

特別是要供應他們資金，保證把他們的产品加工和出售。这样大有利于粮价的减低，生产者和消費者都能互受其利，消除了多花錢又不必要的中間經紀人。合作社运动倘使有这样的意思，就沒有理由不把农产品分配工作大量承接过来，通过合作社市場买卖組織把农場主和英国伟大的批发与零售合作社运动联合起来。这样做可以避免現在的市場銷售評議會固有的危險，現在市場銷售評議會虽然形式上是真正的合作社性质，但工作的傾向是为了生产者和分配者的利益，因此增强了大企业在这方面控制的程度。农場主市場买卖合作社和零售合作社連接起来的好处，是生产者与消費者的利益有了协调一致的可能。

当然，农場主之間的合作最重要的方面最后还是真正的生产問題。虽然多年来已经实际上有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社，但无疑地許多英国农場主还是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合作耕作”这个術語。然而合作化的精神已存在很久了。倘使有合作社运动的鼓励、有資金和有有保证的市場，生产合作是会迅速地在农場主中推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某些郡特别是在白金汉郡发展的机器合伙集团，生动地說明了在农場主中搞合作是有潜在的可能性的。这些合伙集团是由許多农村之間农場主，訂立了有組織有制度的互相借用机械的协定而組成的。机器所有人仍有使用自己机器的优先权；但他們自己不用时，就让給合伙集团的其他成員使用，取一定的費用以抵补成本，并使合伙集团能够购买新机器。战后这些安排所以未能继续和推广，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战争的紧急状态一旦过去就沒有官方的支持，同时也因为这一运动引起了控制英国农业的垄断資本主义势力的反对。但这些安排沒有成为在英国条件下农业合作的主要基础，那是毫无理由的。

在农場主中推广供銷、市場銷售和生产方面的合作业务是完

全有可能的。这可能是挽救小农场主免于被垄断资本主义陷入绝境的主要办法。但倘使劳工运动，特别是在它的合作社运动方面能采取大胆的步骤来鼓励这些发展，那末农场主中多种方式的合作社必将发展得更快。

尽管农场主中生产合作的发展比较慢，但无论如何他们是社会上自觉要求自身应高度统一和组织起来的那部分人。

农场主是社会上具有高度组织的一部分人。据估计，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已经把百分之八十的农场主组织起来。过去常有这种非难，说全国农场主联合会是受大农场主控制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专心致力于会务工作。这种非难也是有相当正确性的。最近威尔士农场主脱离全国农场主联合会而成立了威尔士农场主协会，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那种抱怨情绪，因为那儿大多数农场都是小农场。不管这个新组织的前途如何，它已产生了影响，使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对小农场主的问题加强了注意。

在经营农业的群众中，年轻的一代有一个特殊问题。英国农业工资劳动者虽然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有广泛的“获得土地的渴望”，但有相当多的农场主的儿子和年轻的农业熟练工人都愿有一个小农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发迹”。他们发现自己的愿望所以落空，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土地所有权和缺乏资本。

“年轻的一代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愿望以及为了增进本国的农业利益，都需要帮助。我所指的是严重地缺少合适的农场出租给有能力的青年经营。

“这些青年多数是从前郡农业学院的学生，他们很少有希望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佃户，他们也很少有希望把他们学到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sup>①</sup>

---

① 1957年6月3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来信。

劳工运动如果能想办法增加小农场，同时适当地资助一些开办费，那一定会得到年轻一代的大力支持的。这些小农场可以按照合作化的路线集中起来，使大规模生产方法的好处能保证他们的成功。

英国的农业耕作是一种工业。雇主的比例占得很高，但以工业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些小雇主。此外，整个英国的农业生产经常遭受到垄断资本的打击。几乎所有农场主最近十年来的经验，使他们对所谓“自由市场”情况深深地感到幻灭。在目前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农业生产工业恐怕是唯一能够广泛支持实行控制制度和保证价格的工业了。

雇用少量或不雇用正式劳动力的小农场主在最为不利的环境下进行工作。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慢慢地被挤出了独立生产者之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小店主那样地依依不舍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努力争取避免成为一个工资劳动者。虽然他可能获得的工资数额多于他从农场的所得。多数农场主还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他们所提的各种问题还有待社会主义者作很好的处理。

### 较小的工厂主和商人

目前英国的在业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多一点是雇主。1951年的人口调查告诉我们，英国雇主的人数大约是五十万左右。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大资本家，他们只有小型或中型企业，只雇用数目较小的工人。雇用几千个工人的巨型企业和多数的小厂主与小商业主之间，悬殊很大。表九取材于1951年人口调查的职业分类表，从统计表可以看出雇主在各行各业中分布的情况。

表九 1951年人口調查雇主分布情况(取样百分之一)

业 别	人 数
商业、金融业、保险业(主要是店主)	129,700
农业、园艺业(主要是农场主)	116,800
工厂主	101,700
服务性行业(餐馆和旅馆业主,理髮业、摄影业、 窗柜清洁业等等)	48,700
专门职业和技术类	39,900
运输业(汽车房业主和运货承包人)	17,200
其他各方面	5,900
	459,900

占雇主人数的四分之三的三个主要行业是商业、农业和制造业。制造业又包括范围很广的各行各业,最占优势的是建筑业,约占制造业雇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其次是工程方面,占百分之二十;再次是服装制造业,占百分之十一。

过去三十五年来英国社会主义者习惯上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认为不管大、中、小雇主,他们组成了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愿望坚决反对到底的阶级联合。这种臆测在工人反抗老板的工厂、矿场或工场的工人阶级的痛苦经验中,当然有绝对有力的根据。但今天把所有的雇主混为一谈,是对正在发展中的小雇主与垄断性企业之间尖锐的对立情况漠然不问。小型甚至中型的工厂主和各类的小商业主,他们自己也不断发现他们与其企业和有利于大企业的国家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日益认识到,为他们大多数一直看成自己的政党的保守党总在使他们失望,因为保守党是受大垄断资本家的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对于权力与财富集中于愈来愈少数人的手里这个资本主义先天的趋势,社会主义者是一直注意着的。但在英国这种趋势远未“结束”,它还继续表现于“让受投标”和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内出

現托拉斯。从大小企业的数字变化中可說明这点：

表十 英国的工厂和商号①

規模大小 (以雇工人数計)	工厂和商号数	
	1935年	1951年
1—10	132,338	65,890
11—24	16,490	16,671
25—49	12,542	15,457
50—99	8,582	10,792
100—199	5,754	6,849
200—299	3,996	4,932
500—999	1,047	1,447
1000人以上	533	984

天平两端的数字显示了正在发展着的变化是多么迅速：十六年中雇用十个或不到十个工人的工厂商号几乎减少了一半，而雇用一千个以上工人的工厂商号却将近增加一倍；到1955年，雇用一千个以上工人的工厂商号增加到一千一百三十家，其中四百零七家雇用工人在二千人以上。②

业务利潤的統計数字可以进一步說明这种集中情况。

《国内税务报告》指出：在1954年到1955年中，有四千家公司每家所获得的利潤都超过十万鎊，占全国所有公司所获利潤的百分之七十，其中有三百家公司获利在一百万鎊以上，共占全国所有公司所获利潤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这些数字指的是各个公司，至于許多公司間的公司网和附属公司等均未計算在內。在最底层，却有一百二十九万八千家小商人、合伙商和商号在1954—1955年間每家获利都少于一千鎊。

① 本表数字引自《生产調查》。可参考《英美工业的力量》，弗洛伦斯1955年出版。

② 1956年12月《劳工部公报》。

集中的实际情况远較統計数字所揭示的深远。“附属”企业的发展,其范围之广为前所未有。应该記住,一个大企业去扼杀一个小企业并不永远是明智的;而在大企业的控制下,把某些专门工作轉包給別家,可能是更适当的办法。另外还有些工作,对一个大联营企业来說是无利可图的,因为不适于大規模经营計劃;在这种情况下,它最好能得到一家“附属企业”来从事这部分工作。即使一家垄断性的企业取得或接收了其他小企业,他們原来的名称和商标经常都保存下来;保留附属企业或小商号通常便于掩盖垄断的存在。

在并吞的过程中,基本上总是中型的“家族企业”作为牺牲品,而小商号則被迫走入絕境。刘易斯和莫德(Lewis and Maude)所著《英国中間階級》一书中,就家族势力在某一企业中的勃兴、下降和衰落給我們讲述了一个有趣的事例,书中告訴我們一个家族企业是怎样发展成为大企业的:

“这商号成为一群中間階級家族的中枢。博耳頓与保罗有限公司是这种由少数几个家族統治企业的典型……这家公司的名称从巴納德与穆尔到巴納德与博耳頓,1869年又改为博耳頓与保罗,到1897年合并組成有限公司;但是資本保持在几个家族的手里——那时是保罗家族和費斯克家族,不久就完全是費斯克家族。今天,保罗和費斯克家族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商号已向新的方向进展,已成为英国—南非联合企业的一部分,和整个帝国的发展密切有关了。”

甚至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时常有人认为有限公司的发展和有大量小股东的存在,內中含有資本主义的根本变化和大資本家資本主义控制范围的減縮。但是持有股票的人数比例还是很小的,比真正可以描述成为英国的中間阶层人民的数字比例要小得多。1952

年，持有股票的单身成年人和已婚男女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那就是說，只占英国二千二百万单身成年人和已婚男女的百分之六。

虽然有这些股东們，但工业上的真正权力仍是保留在比較少数人的手里的。工党領袖在談到工党对私营工业的政策时强調了这点。

“英国工业至少一半受到大約五百家大公司或大企业的控制，而这些大公司或大企业的股东們实际上是不能行使任何管理权的。”<sup>①</sup>

所以真正的情况是，小型、中型的厂主和小商人的数目下降了。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势力必然是衰落，在今天的很多情况下，他們的独立也多半是有名无实。但这也不是說他們可被漠視。资本主义内部所发生的这些变化，都会增加大規模企业与小厂主和小商人之間的对立。他們都是最讲现实的现实主义者，可能談起“过去的好日子”，但也意识到要恢复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他們看不到他們的利益或前途有什么保障。他們所希望的是吃亏的事情落到別人身上去。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對他們是多么不利，但他們直到現在还恋恋不舍于此，因为他們看不見别的有希望的办法。

社会主义要消灭中小型雇主是真的嗎？在长时间内，当经济继续前进，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占有生产資料的雇主将无疑变为陈述。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将无限期地保存这些企业是不是可能呢？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在垄断的控制下生产绝对集中化。在向这个目标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有許多小企业的毁灭，当集中化继续推进时，它們不是被“收买”，就是受到“并

---

① 1957年6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的盖茨克尔先生的发言。

吞”。

社会主义结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道路，能够并且应该更吸引小厂主。首先而且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应当帮助他们，并为他们事业的繁荣准备条件。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求所有大小工厂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并且保证及时发布命令，促使这事实实现。中、小型企业在保证迅速扩增消费品供应工作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们能保证生产各类品种的货品，以迎合多种多样的爱好，供消费者个人选择。

如果想把独立的中小型工厂、工场立即收归国有，那将是社会主义政策的错误。中小型工厂、工场都是生产消费物品的，并且是许多工业的辅助单位，它们能够帮助解决组织生产和我国劳动力有效地疏散的问题。这些业主的合作化，对帮助我们 from 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是最有价值的，将使工作顺利地进行，而把社会上的矛盾减少到最低限度。

倘使英国的中小型厂主们能认识到社会主义急于利用他们的企业和才能，并且承认他们对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的经济改造会作出重要的贡献，那末他们会现实地对待历史所提供的选择。

有些人无疑的将不能跳出旧的思想习惯，还认为他们的利益和大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另外也有人会很好地放弃他们的偏见，看出他们的真正利益究竟在那里——他们的真正利益存在于他们国家的进步力量方面。

英国有相当大数目的人，一向被称为属于社会上做买卖的人，他们谋生的方法是经营一个小业务，但同制造商品或在柜台上出售商品是没有联系的。

大致说来，这些小业务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性行业，如窗户清洁业、印刷商、摄影业、出版业、汽车房业主，等等；另一类是

充当代理人或經紀人，如股票經紀人、批發商、地產掮客、放債人，等等。

如果小業務主提供的是必不可少的服務，他們的地位就同店主相似。在某些情況下，很難把他們的工作社會化，因為他們的工作是根據個人的才幹和技巧的。另外，有些行業則沒有必要進行高度的集中。對所有這些服務性行業，社會主義一定會比資本主義提出更多的幫助，而不是更少。壟斷資本家加在他們身上的許多限制和負擔將予取消，他們的前途是可以保險的。雖然他們的服務工作可能逐漸納入某種公有制的形式。

許多這些提供有益服務的小業務主，大概要組織為自願的合作組織、生產合作社，等等，使能更充分而有效地滿足社會的需要，同時也可增加他們的收入。

至於商業代理人，他們顯然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浪費而多餘的特征之一。正是由於有了批發商和“中間經紀人”這一連串階層的存在，就使消費者在原來生產者抽去了一部分利潤之後，還要增加高價的負擔。從公共利益來講，他們必要的功能可以迅速地歸併到全國、全區或地方主管機構裡面去，從而可能降低社會上的物價並保證小商人和農場主的生活水平。很幸運，這種商業的真正業主還比較少，他們沒有理由不與他們的僱傭者一道被吸收到更富有生產性和有益的職業中去。

## 店 主

據說拿破侖曾把英國描述成為“店主之國”。英國目前約有七十萬家店鋪和服務性店家，每約七十個人中就有一家，這個新近的數字或許可以來證實拿破侖的看法。但事實上沒有這麼多老板。1950年的分配業調查告訴我們，有自己參加勞動的老板和只由自

己家庭成員或其他不給報酬者協助的零售業務店家，共有三十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九家：

表十一 英國零售業務商店銷售量統計表<sup>①</sup>

銷售量	店鋪數 <sup>②</sup>
每年在五千元以下者	236,398
在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者	83,438
在一萬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者	41,591
在二萬五千元以上者	8,842

可以看出，大多數自己參加勞動的老板的店鋪，1950年每星期的銷售額都不滿一百鎊（其中有六萬五千家以上每星期不滿二十鎊）；很少店家的營業收入每星期超過二百鎊。把聯號商店和單獨商店作對比是有趣的。食品雜貨聯號商店1953年的營業總額平均每家是二萬七千鎊，而單獨食品雜貨商店平均每家有七千五百鎊。服裝業有關的數字是：聯號商店平均每家是二萬七千鎊，而單獨商店平均每家有六千鎊。

由於過去十八年的物價一直上升，所以近來商店的實際營業金額是不可能下降的。但是小零售商在營業總額內所占的份額確實在下降。有十家以上分店的聯號商店，他們在營業總額內所占的份額從1951年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增長到1953年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六，而單獨商店或較小的聯號商店（有十個或不足十個分店）的在同期卻從百分之五十八點一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六。

英國零售業第一流專家杰弗雷斯博士（Dr. James B. Jefferys）曾作過這樣的預測：

“拿全國來說，當1960年分配業調查的統計表公布時，將指

① 1950年分配業調查。

② 下列四數相加，同上述總數不符，疑有誤。——編者

出大規模零售商的所得会比1950年增加約百分之四到五。实力雄厚的大商店的所得也会增加，这看来是沒有多少問題的。”<sup>①</sup>

某些报纸的习惯，如比維布魯克报(Beaverbrook Press)，总把合作社看作小零售商的主要敌手。他們用巧妙的宣传手法，在合作社和零售商之間成功地造成了尖銳的对立。尽管零售商店主自己的经验是：猛烈的竞争是来自他周围的联号商店——一般它們总控制着最有利的地位；而不是来自数量比較少的合作商店。事实上，联号商店的数目要比合作商店大将近五倍，为十二万八千与二万六千之比。

当然，小店主一直总觉得他和联号商店的老板是类似的。因为他們代表着他們信仰的“私人企业”，虽然这种“企业”基本上是用无情的竞争把他挤垮。另一方面，合作社代表同私人企业相反的事物，对为保持其低微的地位而斗争的較小零售商來說，是易于被視为敌对者的。

要解决的問題之一，是合作社运动和小零售商之間的关系問題。在联合起来反对大垄断企业对他們的侵害方面，他們互助的地方是很多的。最要紧的是必須改变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和合作党的办法。他們有责任制定政策和措施，通过合作社来帮助小商人同垄断的供应商与批发商作斗争。不幸，合作社运动事业里这种必要努力的自觉性，事实上目前还不存在。劳工运动在合作社方面的責任，是要采取坚决措施，以期获得千千万万小商人的支持，并同他們建立牢固的友誼关系。

研讀了各种零售商組織过去几年来出版的刊物，我們发现一种情况，就是他們在政治上虽然站在产权业主方面，但他們决不願

---

<sup>①</sup> 1955年英国管理学会大会上的报告：《零售业务的新技术》。

接受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他們也并不俯首貼耳地任凭大企业對他們进行直接打击。从全国食品雜貨商联合会1954年年会《食品雜貨商公報》的报告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他們以严肃的決議欢迎限額配給制的結束，決議中指出，从前他們必須同粮食部办交涉，而現在必須“和制造商、生产者和批发商办交涉。我們是为公平的賺头而斗争……所謂公平的賺头实际上就是我們會員公平的工資的別名。”那时在他們思想深处有这么一事实：尤尼利佛联营公司生产在英国市場上出售的人造奶油百分之七十五，这家公司削減了这项商品的賺头，从1940年的百分之十九点五降低到1951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現在，正在进行强使这家联营公司作出让步的斗争。附带說一句，这家联营公司是全国最大的零售食品雜貨企业，它以制造商和批发商的身分售貨給食品商，然后又和他竞争顧客，这种竞争是說不上公道或平等的。

食品商也同制造商进行斗争。他們认为制造商在出售清淨剂、乳蛋糕等等的食品券战役中，把他們当作廉价的和无酬的劳动使用了。他們对任何形式的免費贈券和貨样是一直坚决反对的。

引起零售商激动的另一个事例是和重新估定捐稅率有关的。全国小店主公会认为：由于重估捐稅率，約有十万个小商人应負担的捐稅增加了四倍。在这种情况下，公会劝告全国小商人对重估捐稅率提出起訴，拒絕不付增加的稅額，一直到工会专家为他們的利益起訴有了結果为止。店主們在运动中显示的力量，是使政府对商号征收捐稅方面作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征收捐稅和評定价值新法案以提高商店、公司和商业事务所业主征集的捐稅的比例，来减少向戶主征集稅收。

“但是店主們組織起来进行暴风雨般的抗議，因此，去年十二月，前房屋和地方政府部大臣桑迪斯先生 (Mr. Sandys) 对商

店、公司和商业事务所应该征税的价值宣布了减轻百分之二十。”<sup>①</sup>

过去几年来，零售商人中不满情绪一直在增长甚至可以說达到激怒的程度。具体的反映是这样的，各种不同的派别都已组织起来反对他们大的供应商。1956年糖果商对巧克力制造商“五巨头”：卡达伯里、弗莱、内斯耳、朗特里和特里等允许的低赚头，展开了强烈的抗议运动。1956年7月组织了抵制运动。同样的，在帝国烟草公司提高零售价格时，烟商们忿怒地抗议了它规定的微薄的增加赚头。全国零售烟商公会西北区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会议，会议一致决定：

“我们对帝国烟草公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新条件表示永远的、绝对的憎恶，并极力主张本公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应该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抗议。”<sup>②</sup>

《网布业记录报》对金融公司强加在靠他们供给资金賒卖的网布商身上的敲詐勒索性的条件，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注意，那些条件不仅实质上夺去了网布商的赚头，而且还要网布商对金融公司保证不会有顾客不履行契约。

这些事例都表明，许多零售商人越来越明了，保守党政客、富翁们办的报纸和大企业等都不真正关怀小商人的困难境况。大联营企业把小零售商看作他们正当的猎物；报纸只有在他们保证支持保守党内阁时才给以慷慨的阿諛。而保守党内阁只要适合垄断的需要，对加在小零售商身上日益增重的税捐负担，限制他们的贷款以及增添一些困难的买卖条件等，良心上丝毫也没有什么自责。

正如一位小店主的代表所说：

---

① 1957年2月24日《观察家报》。

② 1955年10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

“……保守党政府已充分证明他們是在帮助着大企业和联号商店。”<sup>①</sup>

另一方面，小商人还完全没有克服对工人运动的偏见，直到现在还没有觉察出他們和合作社运动之间的联系。他們保留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因此他們热望有某种第三种力量——一个布热德运动——来为他們斗争。这很明显的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零售商和其他许多小生产者和小商人集团，既远不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来共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那就会成为煽惑性的法西斯组织所表现的反动行为的主要支持者。

社会主义者应大胆面向小商人們直接需要的問題。只要有可能，就应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全心全意的帮助。同时，迫切需要与小商人合作，共同制订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内把他們并入国家经济的途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没有必要把全国所有独立的零售商店和其他小本经营与小企业迅速地国有化。事实上如果那样做，那是失策的。把零售商和小规模制造业（且不谈大量的“服务性”工业）统一并入全社会经营的经济，那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轻率从事就会有所收获；事实上，应鼓励小业主在保证全社会顺利过渡到生活水平高得多的社会中，应采积极的行动，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

经验告诉我们，在有大量农民的国家里，要经过多少年才能逐渐数以百万计的争取他們参加集体生产，放弃小私有制。同样，在英国要紧的是使小商人就收入和生活水平而言能从社会主义化中得到好处。在他自己方面，每前进一步都应完全出于自愿，这样才能逐渐并入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经济。

---

<sup>①</sup> 1956年2月16日《泰晤士报》所载小店主公会主席的发言。

## 第五章 专门职业

一个人只要今天有个“专门职业”，一般便足可把他看作社会中间阶层的一部分。提及“专门职业”，人们脑中就会出现律师的假髮、医生对病人的态度或牧师的硬領等形象；这是因这个名詞而想起的一些旧的和比較高級的职业。可是現在社会上說得上有一个“专门职业”的人的人数已大大增长，已把一百年前不能視為专门职业的許多职业都包括在內。旧的专门职业如律师、牧师、医师現在已不再有昔日崇高的地位。他們已和新的专门职业尤其是科学、工程和技术方面的职业联合在一起，还有其他职业也上升为专门职业了。在英国社会，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专门职业已经起了变化。

資本主义发展的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基础。一个国家要成为高度工业化，至少对工人的基础教育是必需的，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教师。作为一个帝国中心的英国，需要大量的財政、會計专家和殖民地的文官与管理人員。

以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概况。甚至在这以前，在进入二十世紀时，英国工业发展的优越地位已受到別国强大的竞争，那些国家利用了那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随着经济上霸权的失去和英帝国危机的日益增加，我們的技术水平开始落在美国的后面。概括地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国的科学、工程方面的一些专门职业虽然有了相当的增多，但和美国比起来就一直落在它的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也压倒和超过了英国，在这方面我們甚至也不比其他西欧国家优越。

## 专门职业的扩增

从以上的概述，人们可以预期，就业人数主要会在较新的专门职业以及日益被视为专门职业的旧行业内增长起来。

1921年到1951年的人口调查数字可充分证实这点：

表十二 专门职业（英格兰和威尔士）<sup>①</sup>

业 别	1921	1931	1951	以1921年为100%， 1951年的百分比
教 师	277,600	283,900	313,200	114
护 理	122,800	153,800	235,400	193
工程、测量和建筑业	31,500	46,000	126,000	400
制 图 员	31,600	52,600	123,900	385
科学工作者	17,100	27,300	109,500	640
医疗助理	12,100	30,200	60,600	502
医 药	35,600	43,000	57,200	161
宗 教	55,800	52,900	51,200	93
会 计 师	7,300	27,900	32,400	445
新闻工作者、作家等等	13,300	19,000	23,800	179
法 律	17,900	18,900	23,500	137
社 会 福 利	3,100	7,200	22,200	714
艺术家、画家等等	12,300	15,900	16,500	135
演员、音乐家等等	40,500	43,700	29,500	73
其 他	<u>11,100</u>	<u>18,800</u>	<u>41,800</u>	<u>378</u>
共 计	<u>689,600</u>	<u>842,400</u> <sup>②</sup>	<u>1,266,700</u>	<u>184</u>
在业人口总计	<u>17,106,100</u>	<u>18,568,022</u>	<u>20,336,418</u>	<u>119</u>

从表十二可以看出，在1921年到1951年之间英国专门职业和技术类人员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而同一时期的在业人口总数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九。

① 每一种专门职业的数字是取材于官方人口调查统计表、职业表，但每一类都以最接近的百数计算。

② 此数疑有誤。上列数字相加应为841,100。——编者

值得注意的是，增长的部分通常是被称为“低級的”专门职业，如教师、护士、制图員，这部分人1951年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旧的专门职业如律师、医师和牧师三十年来只从十万零九千人<sup>①</sup>增加到十三万二千人，而工程、測量与建筑业的人数由三万一千五百增至十二万六千；科学方面专门人員从一万七千一百人增加到十万零九千九百人<sup>②</sup>——这种增加，数字上就比旧的专门职业扩大了四至五倍。专门职业的整体面貌在迅速地改变着；工程、建筑和科学方面专门职业的人数，三十年前还不到医药、法律和宗教方面专门职业的一半，現在則已超过了他們一倍还多些。

### 这是新的中间阶级吗？

人們常把专门和技术职业的这样大量增加說成是“中間階級”的人数增加，是一种“新的中間階級”兴起了，取典型的小資产階級商人的地位而代之。不幸，这种想法已经給劳工运动带来了很大的損害，結果使人对新的专门职业工作者抱着怀疑和宗派主义态度。

然而，仔細考察表十三中专门职业和技术人員的謀生方法是很有启示作用的。

从表上所列数字可以看出，目前极大多数专门职业和技术人員都是雇員。所謂“低級”专门职业中支薪的技术員人数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九，在“高級”专门职业中，支薪的人数增长很快，只有法律方面“被雇用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下，而医师和牙医师居于中游状态，他們通常都是自己开业，但更多的人和国家医疗机关有关，并受雇于这些机关。

邦訥姆博士总结如下：

---

① 据上表所列有关数字相加，应为十万零九千三百人。——編者

② 表中所列为十万零九千五百人。——編者

表十三 专门职业：1951年①

英格兰与威尔士

种	类	雇主	经理	自我雇 用者	被雇用者	共 計	被雇用者在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 (%)
教师，包括大学、技术和音乐教师	.....	2,300	24,100	10,800	276,000	313,200	88
护理人员，包括受过训练的见习护士、助产士、托儿所保姆	.....	1,000	4,700	3,000	226,600	235,400	96
工程、测量和建筑；包括各种类型的专业工程师	.....	4,600	3,300	5,600	112,500	126,000	96
制图员，工程、测量和建筑以外的	.....	100	200	800	122,800	123,900	99
科学工作者，包括实验室技术员和助理员；化学师（不是药剂业）；其他科学家	.....	200	600	500	108,100	109,500	99
医疗助理：药剂师、眼科医师、手足病医师，等等	.....	4,000	2,500	8,500	45,800	60,600	75
医疗人员：医师、外科医师、牙医师、放射线学家、兽医	.....	8,800	200	19,500	28,700	57,200	50
宗教：各种教派	.....	300	200	3,700	47,000	51,200	92
会计师	.....	7,000	400	3,300	21,700	32,400	66
演员、音乐家	.....	300	200	6,700	22,200	29,500	75
新闻业者，作家，包括主笔、政论家	.....	300	300	5,100	18,100	23,800	76
法律，包括法官、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一般律师	.....	8,900	100	4,500	9,900	23,500	42
社会福利	.....	—	400	100	21,600	22,200	97
艺术家、画家	.....	400	200	6,100	9,800	16,500	59
其他各种类别，包括图书馆管理員，工会、工业协会和公務員协会等職員	.....	300	1,000	1,000	39,500	41,800	94
共計	.....	38,500	38,500②	79,200	1,110,500③	1,266,700	87.7
百分率	.....	3%	3%	6.3%	87.7%	100%	

① 上述数字取材于1956年出版的1951年人口调查职业表，但取其最接近的百数计算。

②、③此二数与有关数字相加所得之数不符。——編者

“自行开业的那种典型的高级专门职业，如家庭医师或家庭律师现在是越来越没有现实性了。1931年他们中一半是支薪的，但1951年支薪的人已增加到四分之三。”<sup>①</sup>

这种变化无疑地带来了看法的改变。

看不到许多专门职业私人开业的长期传统是多么根深蒂固，那是不智的；“自行开业”和有自己的专门业务等观念将固执地存在着，在这些观念的经济基础永远地消灭以后，它们将长久地成为这部分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据邦訥姆博士估计，1945年到1951年的三次选举中，“低级”专门职业人员投保守党票的是二与一之比，而“高级”专门职业人员中投保守党票的，1945年是四与一之比，1951年是十三与一之比。但是专门职业性质的变化是右派日益担心的原因，这种持续过程的不可避免性是无可奈何地得到承认了，

“除法律与医药外，私人开业究竟能维持多久，那是值得怀疑的。”<sup>②</sup>

不幸，在劳工运动中，只是很慢的才体会到专门职业性质改变之后的态度的改变。在专门职业人员的工会发展中，和他们过去认为不适合的活动如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罢工等等所抱的新态度中，可最清楚地看到这点。例如，虽然读到其他欧洲国家教师罢工消息已经不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但是大家认为英国教师是不同的。可是1955年和1956年全国教师工会和全国校长协会等分会的活动却显示了不同的情况。

“星期六利物浦教师协会约有四百个教师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计划增加百分之一的退职金捐款，认为那是一种削减薪水的做法’，极力主张所有教师组织的全国委员会‘应

---

① 邦訥姆：《中间阶级的选择》。

② 刘易斯与莫德：《专门职业人员》。

在其他一切反对方法证明失败后，准备罢工的行动。”<sup>①</sup>

“在伯明翰，由全国教师工会伯明翰协会组织的大会，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大会也建议执行委员会：

“号召举行一个‘抗议日’，这一天所有教师罢教一天；

“指令所有教师拒绝参与有教育大臣出席的一切官方活动；

“指令教师停止集款以供学校膳食，拒绝和女王的学校视察员合作，视察员到校时全体教师就离校出走；停止学校办公时间以外的一切正常活动；拒绝和派到学校里来受训练的实习教师合作。

“通过要求教育大臣立即辞职的议案（只有两个人不赞成）。”<sup>②</sup>

“在歇菲尔德，教师们决定，除非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在1月底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将自行处理各项事务。据说他们的行动将包括：拒绝处理关于储蓄和学校膳食的款项，或拒绝执行管理监督职务与室外活动如足球、游泳等，并且并不排斥罢工行动。”<sup>③</sup>

“大约四千个格拉斯哥的教师花了昨天一个下午参加示威游行，抗议计划中增加他们的养老金捐款。”<sup>④</sup>

上述事例是我们可能提供的许多事例的典型，表明了教师工会中的一种新精神；他们的作为被英国工会主义者的主要团体认为更接近于正当的行动方式。

在这方面他们不是孤立的。1956年音乐家协会反对英国广播

---

① 1955年12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② 1955年12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

③ 同上。

④ 1955年12月21日《曼彻斯特卫报》。

公司的罢工，受到演員协会和电影协会技术人員与技术人員联盟等的支持，这是某些专门职业人員采取更有力行动的更进一步的事例。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職員联合会各級職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专门职业人員。国家和地方政府職員联合会1956年大会决定在它的会章中把罢工行动規定进去。这个提案是在秘密會議上討論的，但秘书长后来在一个声明中是这样說的：“没有一点意見不合的爭論声。”可是，这样一个大的組織要規定现实的罢工基金，就必然会涉及增加捐款，这时就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个議案是在1957年大会前决定的，这是勉强通过的——仅仅以 109,016 票比102,224票的多数通过的；而政策宣言的重点是放在贊成罢工方面的。

大家也会看到，这些变化大多是从所謂“低級”专门职业中产生的。但在“高級”专门职业中也有发生变化的例证。在1956年和1957年，医师們为了报酬問題卷入了和保守党政府的剧烈的冲突。医师們要求至少加薪百分之二十四来弥补从1950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但遭到政府的拒絕，医师們要求的全部根据都被駁斥了。医师們以“罢工行动”威胁作答。在这种情况下，威胁性罢工的方式是一般开业医师有选择地退出国家卫生机构。政府面对这种反对，就給了小量的临时增薪，并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整个医师报酬問題。医师們对临时增薪和皇家委员会的态度是非常怀疑和不信任的；他們认为政府設立皇家委员会，不过是使用詭計，为拒絕国家卫生机构原来作为規定医师报酬的条件准备理由。結果，他們完全拒絕和皇家委员会合作。可是医师中間又分裂为两类，一方面是高薪的专家和顧問，另一方面是一般开业医师和医院医师，而对临时增薪产生怀疑的无疑地就是一般开业医师。所以結

果是延期退出国家医药卫生机构，并出席皇家委员会作证。

医师们努力的结果，他们为对付保守党政府长期采用的狡猾的“分而治之”策略而实行自己的战术所得的教训，都不是这里所考虑的。不管结果如何，当他们认为增加待遇以维持他们比其他专门职业较高地位是合理的要求，而受到政府的反对时，医师们特别是一般医师大众的积极性是丝毫无可置疑的。这次运动的特性说明了医疗专门职业地位的改变——这个专门职业无疑是“高级专门职业”之一。

“除英国医师协会外，伟大而古老的医学基地如皇家外科学院和皇家内科学院也表示了这个要求。这个专门职业的两大部门还是第一次把力量联合起来。由于1950年以来币值低落，他们现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即联合提出要求。”<sup>①</sup>

“卡迪夫的沃克博士 (Dr. J. Wolker) 报告，在建立英国医师协会的地方机构时，有五百个以上迫切期待行动的医师出席了那里的大会。

“英国医师协会曼彻斯特分会主席杰拉德博士 (Dr. E. A. Gerrard) 说，曼彻斯特的医师们情绪非常高涨。他们决心支持英国医师协会可能作出的一切决议，甚至退出卫生机构……政府对待一群专门职业劳动者的办法是工业人口片刻也不能容忍的办法。”<sup>②</sup>

“根据今天看到的情况，英国医师协会提出全部而不是有选择地退出国家卫生机构的建议，似乎最符合这里医师的心情。

“当大多数是从芝夏那来的四百六十三名医师在这里集会，

---

① 1957年2月10日《泰晤士报》。

② 1957年2月23日《泰晤士报》。

討論政府对他們提出的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待遇的态度时，这种情势是很明显的。

“下午会上一位医师問道：‘倘使我們全部退出而不是在某些地区作象征式的部分退出，我們不是可以更快地获得結果嗎？’这时群情激昂，大家都不断鼓掌，跺脚，高呼贊成！贊成！”<sup>①</sup>

“在格拉斯哥四百多名医师大会上，决定了在国家卫生机构服务的所有开业医师的辞呈应立刻集中并且坚持下来。这个決議只有四人表示反对。这次大会也以极大多数决定同意全部地而不是递增地退出国家医药卫生机构。”<sup>②</sup>

“英国医师协会代表团昨天同意为医师和牙医师的报酬問題向皇家委员会提出证明。

“主要的态度是对事实作痛苦的妥协。

“英国医师协会代表會議主席旺德博士 (Dr.S.Wand) 把这情况讲得十分清楚。他說，把提供证明的決議看做爭端的中止，那是十分錯誤的。他們的要求依然存在。他們已经宣布休战，但仍武装着，倘使爭議不能以可接受的办法获得解决，那末他們仍然准备采取有力的行动。”<sup>③</sup>

### 专门职业组织特性的变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随之产生的資本主义的发展为新的专门职业的组织創造了基础。这从下列团体的創立日期可以看出：英国医师协会，1856年；土木工程师协会，1818年；电气工程师协会，

---

① 1957年3月25日《泰晤士报》。

② 1957年4月8日《泰晤士报》。

③ 1957年6月13日《泰晤士报》。

1872年；机械工程师协会，1847年；英国建筑师协会，1837年；特許會計师协会，1862年；測量員协会，1868年。

这些协会开始时都是聚餐俱乐部，會員們在那里可以无拘无束地談談“本行业务”。稍后便举行宣讀論文的正式會議。所以这些組織的最早期的目的是促进专门职业方面問題的研究。再后他們才行使了关于审查會員业务水平能力和举行考試的职务。例如，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虽然建立于1837年，但在1882年前，一直沒有参与考試和提高水平等問題。<sup>①</sup>

漸漸这些組織又担任了第三項任务——以保卫公众利益的公共团体的姿态出現，借以提高本行业的地位并且就有关这些专门职业的前途最重要的一点，即改善會員的薪給和报酬，开始采取行动。后一措施引起了人們的悲叹，以为“許多专门职业的組織已部分或全部地墮落成为工資談判的团体了。”<sup>②</sup>

大家都承认，专门职业中极大多数都是支薪的被雇人員，这是由来已久，并将继续循此方向前进的。因此，其結果是专门职业的組織必然地越来越继续趋于“工会化”。工会和专门职业协会之間的差別是愈来愈小了。正如刘易斯和莫德所指出的，晚期組織起来的专门职业如演員业和新聞业等，它們主要目的一开始就是成立工会。

在对成員中日益增多的支薪人員的薪給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予以支持特別迟緩的一些专门职业組織中，已引起了會員之間的分化。例如，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在支薪會員的压力下，于1954年底向全体建筑师提出詢問书，其中包括这么一个問題：“你是否贊成

---

① 参考1933年卡尔·桑德斯著：《专门职业》。

② 刘易斯与莫德：《专门职业人員》。

有一个全部或基本上由建筑师組成、而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认可的工会？你是否願意加入？”在答复中有百分之六十三也就是約有六千人都答复“是的”。此外，只有大約二千四百人已经是工会會員，当然他們大都是政府和地方机关的職員。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本身并不会成为一个工会，但是它可能迟早总会被迫帮助其支薪會員同工会取得更密切的联系。这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这指出了明确的傾向和專門职业中所发生情况的本质，即使他們自己目前沒有充分意识到这个过程。

但这是否意味着，專門职业劳动者（今天大多数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隔閡迅速而容易地結束了呢？当然不是。結束隔閡的速度，几乎完全要凭工人階級运动和專門职业劳动者中思想左傾的那部分人来决定。

已经表現出来的是，旧时特有的語言談到一个新的小資产階級或專門职业中傳統的“中間階級性”时都是只有看到他們昔日的光荣，而不見他們今天的真相时才会引起的誤解。

不可否认，某些專門职业特別像护理工作，要有工会性质的活动就特別困难，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即使如此，护理类專門职业中也会慢慢地有所改变，現在已有有力的证明了。

也应当承认，虽然有許多在私营经济事业工作的專門职业人員和在公营事业中工作的專門职业人員人数相比已经是而且还在減縮，但私营事业方面還沒有普遍承认有采取集体行动来防止他們生活水平下降的必要。在对“中間階級”問題有大量通訊报道时，科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杜頓（John K. Dutton）写信給《泰晤士报》，指出了这种情况：

“……不管动机如何，職員們傳統上总不願反对他們雇主的，因此也不願集体組織起来給他們的談判以力量，因为集体力

量至少含有某些利害冲突的意思。例如，我国私营经济事业方面只有少数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加入了工会，其他的人宁愿依靠他们个人的谈判力量、职员间竞争时所占的优势或依靠他们雇主的宽宏大量。

“已经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工作的力量，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公务机关的工会，都不能保证其整个集团免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危险。所以，我的意见认为：除非所有支薪的雇员们学会讲他们挣工资的同胞们同样有力的集体语言，否则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不会恢复原状的。”<sup>①</sup>

### 专门职业人员的生活水平

由于物价上涨，以致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使专门职业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忧虑。这种结果影响了大多数支薪的专门职业劳动者，也成为这部分人员中工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那些为自己劳动或只雇用少数助手的人，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出路，由于开销大、成本高，无法同大企业或大事务所竞争了，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大量妇女和男子在一起工作的专门职业中，如教师、公务员、地方机关职员等，男女的同酬问题，也是一个存在着强烈情绪的有关薪给的问题。

概括地讲，专门职业劳动者的薪给问题可以总结如下：工业工人和专门职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别从1939年以来，已经起着根本的变化。从1939年起生活费用迅速增加，工业工人面临这种情况，虽然其工资还跟不上生活费的高涨，但多少还得到了实质上的增加。在专门职业劳动者方面，就未能得到同样程度的增加，比起

---

<sup>①</sup> 1956年3月2日《泰晤士报》。

他們在1930年的情况来,实质上是更拮据了。

一个保守党政府按照常规应该设法改正,并在赋税上作出大量让步来尽力支持专门职业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他們是这样做的。但是由于他們自己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情况,他們給予所得税让步的愿望就受到了很多限制。这种措施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的帮助。1956年《金融时报》中有一篇文章对这件事情这样写道:

“……专门职业的薪水跑在不断高涨的物价后面,而工业方面的工资却和物价一致。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单凭收入,已不可能区别许多专门职业人员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差异了……

“……从1951年起,物价的高涨大大地抵消了給予中等收入集团的巨额的减免捐税……

“……尽管减税,但1951年以来通货膨胀的结果,需要大约增加百分之十的薪水才能弥补……”

可以附带地说,这篇论文对情况是有点打着折扣说的,因为对有些“典型的”专门职业薪水的估计是失之过宽。例如,引证的1956年大学教授平均净收入年薪是一千六百八十三镑(文科)和一千九百八十三镑(医科),这对大学正式讲师和教员来说几乎没有典型性;1955年助理讲师的薪水是年薪五百五十镑到六百五十镑。从地方政府引证的1956年“助理建筑师”平均每年净收入为一千一百二十镑,这对大多数在地方政府工作而完全有资格的建筑师,也没有什么典型性,因为他们大多数1956年的总收入都在八百八十镑以下。然而,《金融时报》这篇论文的结论还是值得记载的:

“用进一步削减税收的方法,是可以对改进中间阶级的绝对地位起一些作用的。但要改善他們的相对地位,只有通过普遍加薪、特别在上层范围内加薪才能达到。目前正在提出的要求,

暗示着这一看法已经深入人心了。”<sup>①</sup>

保守党政府和它的报纸对改善某些专门职业人员薪给所作的努力，基本上限制在高薪人员范围以内。《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评把专门职业高级阶层的情况描写成这样：

“中间阶级的上层情况更坏得多。公务员中的中坚分子是典型例子。1935年一个常务次官年薪是三千镑，倘使已婚而有孩子二人，除所得税外可净得二千四百镑。现在他的年薪是四千五百镑，可净得二千六百二十五镑。如果算起来物价已上涨了双倍半，那么他现在的收入只值当时的百分之四十四……”

“财政上刺激的减弱是同样惊人的。一个在1935年年薪是一千二百镑的人，每增加一镑收入，就可以净得15先令6便士；但现在他年薪三千镑，每增加一镑收入只能净得八先令。1935年年薪二千镑的人每镑可净得十四先令六便士，现在只能净得六先令……”

“高级人员的迫切需要，是把征收附加税的起点和可获救济金的终点，从现在的二千镑和二千零二十五镑加以调整。战前年薪八百镑和现在年薪二千镑的人才算真正富裕而可征税，这种想法在英国赋税哲学上是十分新颖的。”<sup>②</sup>

是的，年薪在二千镑以上者的减税请求，并不是为中间部分人士，而是为了他们中的百分之二十的上层人士。根据牛津统计学院的材料，大约百分之五的薪给所得者每年有一千镑或一千镑以上的收益，但收益总额在二千镑或其以上者只有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二千二百五十万在业人口中只有二十二万五千人。

不管历次执政者多么伪装，由于军事费用的重负和为了镇压

<sup>①</sup> 1956年2月11日《金融时报》。

<sup>②</sup> 1956年2月27日《泰晤士报》。

目前尚在英國控制下的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而所費頗巨，任何英國執政政府都感到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對於這樣的政府，重稅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一個保守黨政府只要能使財政問題得到緩和，它總把公共開支視為合法的犧牲品的。公務機關的大部分專門職業人員的每一項關於薪給的請求，都被視為恐怖行為，當作對政府政策的不懈的反對。就是上文所引《泰晤士報》社評中所稱多數是屬於上層階級的醫師，他們的請求也被該報冷淡相待，17日前該報另一社評警告說，這個請求可能意味着“……大部分公務員的薪水增加百分之三十或四十。”

一位保守黨政府的發言人在談到醫師們的要求提高薪給時的發言，更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左右為難的處境：

“和通貨膨脹對照，醫師們無疑地確信他們應該增加實際的和和其他有關的報酬，但納稅人也正負擔着最高的賦稅，他們都有無法答复的要求救濟的情況。政府對醫師和納稅人同樣都應負責。”<sup>①</sup>

所以保守黨雖然真心想繼續支持專門職業人員，但實際上只支持了一小部分人，並且，即使如此，也不過是用“減免稅”的辦法，而不是加薪。所謂“減免稅”，大抵也是犧牲工人階級和專門職業的其餘人員。無疑地，這裡有很強的经济動力，它可爭取大部分專門職業人員在政治上脫離保守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只要大家都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是他們對社會的價值獲得應有的承認的一個步驟。

可是現在，在專門職業人員中，存在着相當大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用另一方式，也就是以更消極和逃避現實的方式表現出來。它使相當大一部分年輕的專門職業人員嚴重地想移住外國。當然，

<sup>①</sup> 1957年4月5日《泰晤士報》所載樞密院議長霍姆伯爵在上院的演講。

有資格做專門職業的人，專家，以及小商人和農業主們，想到英帝國自治領各地去謀生，這並不算什麼新鮮事情。但據現有情報，近幾年來中間階層人士移住外國的人數可能已有相當增加。例如，從蘇格蘭移住加拿大的數字，就證實了大家廣泛談論着的這一普遍印象。

“要想從蘇格蘭遷往加拿大的移民，每月有四千多人申請，和一年前每月不到二千人申請的情況比起來，已達到空前水平，這也表示着跟聯合王國人口相適應的最高比率。

“和以前占較大比重的勞工和小商人比起來，現在專門職業人員如教師、會計師和大學畢業生等占着大得多的比重。”<sup>①</sup>

倫敦著名的蓋士醫院所作的調查，也揭露了有資格的醫師外遷的人數比例，他們大都是遷往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的。

“……有四、五年資歷的人，某些部分已有百分之十離開本國，其他部分約有百分之二十。

“在1954年6月和1955年6月之間在取得擔任正式醫師資格的人們中，移住外國的比率是百分之十四。”<sup>②</sup>

從大學肄業生願意移住外國的調查中，可以找到進一步的證實：

“星期六劍橋大學學生出版的《大學》雜誌上所載的調查，指出了有很多男女學生想在離開劍橋後移住外國。

“曾向大學二、三年級肄業生（計五千一百八十三人是男生，四百二十人是女生）發出的幾個問題，有三百三十七個男生和四十七個女生寫了回信。

“第一個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定在畢業後就移住外國？’作肯

---

① 1957年1月16日《泰晤士報》。

② 1956年4月5日《泰晤士報》。

定回答的男生有百分之十一点三，女生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第二个问题是‘倘使还没有决定，你是否正作这样想法？’对这个问题的，男生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女生中有百分之十四点九都是这样想的。

“大学人员派任部的戴维先生 (J.G.Davies) 在评论这些数字时说，过去两年来有移住外国思想的人数有了相当的增加。”<sup>①</sup>

愿意移住外国的剑桥大学男生中，有百分之四十四点七是未来的科学家，而在三十五个农科学生中有六人最后一学年计划移住外国的，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关于青年专家和专门职业人员离开英国的日益增加的情况，其原因何在，有了很多推测，但夸大这种趋势也是不智的。无论如何，这是对英国专门职业工作的远景日益缺乏信心的征兆。

### 劳工运动和专门职业

不幸，劳工运动对专门职业人员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

《泰晤士报》一篇论“中间阶级”的社评说：

“工党在1945年得到这个阶级很多支持，后来就对他们冷淡了。”<sup>②</sup>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总是事实：保守党所不断培植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工党仅仅是工业和农业工人的政党，而保守党则代表全国其余的人，这种观念已经大为流行。

流行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或许是由于劳工运动对专门职业人员生活水平态度的混乱。在工会和左翼政党的积极分子中平均

① 1957年2月4日《泰晤士报》。

② 1956年2月27日《泰晤士报》。

主义的观念非常强烈。社会主义是从平均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的，以为工人阶级要牺牲其他部分人的利益而进入社会主义。采用“大家有份”这个口号，不能弄清楚劳工运动同处于中间阶层地位的人应保持什么关系，反而易致混淆。结果是工人阶级和专门职业人员两极化，并且使双方都看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互相对立的。

过去三十年间，专门职业人员和工业工人之间薪给的关系无疑地有了变化；他们之间的“差异”由于工业工人有优越的集体谈判力量而发生变化。不幸，流行在左翼积极的政治工作者中间的显著的宗派主义，使他们往往不能认识到降低专门职业人员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使工人阶级高兴的主要原因。劳工运动对专门职业人员要求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态度，将成为决定它能得到他们支持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专门职业人员和工业工人之间需要有差别的问题，必须断然处理。要组成和巩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对熟练技能设置奖励。一个专门职业工作者，无论他对自己的价值看法如何，他无疑是一个有高度熟练技能的劳动者，他获得能力是经过艰苦学习的。倘使他的服务需要更高度的熟练技能，那么他的报酬就应该高于一般技术水平的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鼓励更多的人获得科学、技术、医药、教学等的熟练技能。对他们应多加鼓励，最重要的是财政上的鼓励。

苏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成功地采行了这个政策，结果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苏联已能在这些方面位于前列。

“俄罗斯人用付给较高薪给和供应各种生活上的便利等简单有利的方法，成功地指引了他们最有智慧的人努力于科学事业。

“把非熟练工人和一个优秀的但并不是最好的物理学家的

薪資來比較，我們得到如下的比率：美國是一比五，英國是一比七，而蘇聯則是一比二十五。”<sup>①</sup>

僅僅想依靠專門職業人員為社會服務的高尚情緒，而不同時對他們有價值的服務設法給予錢財上的報酬，要想爭取大部分專門職業人員參加社會主義，那簡直是沒有道理的。這並不是說，一個醫師和一個礦工之間的現有差異，在任何情況下要一直固定在現在的比率上，也不是說某些專門職業無需趕上其他專門職業的水平。真正的意思是，各種專門職業，包括“高級”專門職業在內，必須和工業與農業工人一樣，在社會主義中有着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其他任何辦法只會是紙上談兵，只會是躲避真正達到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因此只會等於空想的社會主義。

當然，在每一種專門職業中都會有消極的想法。最常見的是對專門職業有加以限制的強烈願望，增加加入這個職業的困難，以免“人浮於事”。雖然其他專門職業現在如教師、護士、科學家等，似乎永遠感到缺少，但卻時常聽到有過多的醫師、建築師、音樂師等等的呼聲。對新參加者涌入有關社會服務的專門職業所以會產生恐懼，是因為現在的資本主義正在裁減全國的社會服務和文化事業，以解決它的經濟困難。因此，某一專門職業人員“太多”的危險，是相對的，是和病態社會強加給那個專門職業的限制有關的。然而嚴格地講，我們還有很多工作沒有碰過。當房屋缺少問題仍很嚴重，新的醫院、學校和公共房屋有迫切需要，以及我們的城市與農村建設計劃尚在初期的時候，怎么能說我們有“太多”的建築師呢？當國家衛生機構注視的廣大的衛生中心網幾乎還沒有開始建立的時候，怎么能說我們有“太多”的醫師呢？當官方對創造性藝術和文

---

<sup>①</sup> 1957年8月18日《觀察家報》所載牛津大學物理學講師、皇家學會會員門德爾生(K. Mendelssohn)一文。

化娱乐以公款的方式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仍然是这样微不足道的時候，怎么可以认为我們有“太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員呢？在一个由利潤精神統治的社会下，其狹隘的价值标准是基于現金贏利，摆在許多专门职业面前的是悲哀的前途。只有一个不断扩大所有人民文化和物质需要的社会，才能对一切专门职业提供光明的前途。

从一个能使創造性劳动有广阔发展天地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各种专门职业能够获得巨大的收获。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因素经常比经济上或财政上的考虑在专门职业人員心中更有份量。

要爭取大量专门职业人員支持社会主义，牽涉的問題远不止在新社会里仅仅給他們经济利益；主要是要使他們在英国五十多年来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思想斗争中获得提高。一定要向他們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比資本主义的思想、哲学更合乎道义、更崇高和更实用。但是要有效地进行这场思想战，劳工运动就必须更了解現在专门职业中大多数人真正的政治态度，更要了解他們一定会糾纏在一起的积极与消极的方面。

专门职业人員往往不可能看清楚这点：看去阴森森地在逼近的专门职业方面的問題乃是危机中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症状，他們只有自己参加改造社会的奋斗才能帮助找到一个永远的解决办法。专门职业劳动者中的社会主义者有很重要的責任，去帮助他們的同事以更多的努力反对旧的資本主义社会所强加的种种限制，这种努力无疑地会加速由旧到新的轉变。現在专门职业人員经常为挫折之感所煩惱，虽然他們往往也不完全明了受到挫折的原因。目前資本主义社会夺去了大多数专门职业人員作出充分貢獻的机会；他們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充分的資金、不适当的研究和

大多数掌握銀錢出入者財政上的偏見与不合理想的办法的阻碍。

大多数专门职业人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多半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这样的令人兴奋，工作不仅是謀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他们主要的兴趣。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强烈的兴趣，这是极端重要的、最有力量的进步因素。此外，这也是最可靠的保证，它使大多数专门职业人员只要一旦看到社会主义将把他们从现在阻碍他们前进的令人忿怒的挫折中解放出来，他们便会被争取过来而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是必须帮助他们更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解放的力量。部分由于保守党聪明的宣传，部分由于社会主义者脑中浅薄的想法，往往竟会造成这样的印象：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官僚政治，会使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努力消失于毁灭精华的平庸之中。一般的专门职业人员会这样回答：“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那我不愿意参加。”

很幸运的，日益增加的雇用于公务机关的专门职业劳动者十年来的经验基本上表明了，他们在有利的情况下是能够成为解放的力量的。专门职业劳动者开始体会到为社会服务的魅力：他们由于把自己的才能贡献出来由社会支配而有了地位并受到公众的尊敬。希望一个自己开业并发展自己的业务的人，在专门职业中的力量已日益衰微了。公务机关的主要缺点，是对专门职业人员不提供较私营方面更多的财政上的鼓励，相反的是提供得较少。有许多“高级”专门职业的情况仍然是：私人开业甚至受雇于私营企业的专门职业人员所得的经济上的报酬，都远高于为社会服务的所得。如果要他们对公众服务得较好，那末给公务机关的专门职业劳动者以较高薪水是必要的。虽然专门职业人员在政府各部或地方机关中工作，已较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被认为光荣

得多，但是他們對這些機關的工作方法還有理由抱怨。他們發牢騷的主要原因是：專門職業公務員或地方政府職員隸屬於行政級人員，這些人大多數根深蒂固地慣於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他們的職能對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所做創造性的工作有妨礙和耽誤的傾向。必須進行普遍的改革，才能使專門職業勞動者在充分使用他們專門技能時有更廣的範圍和更大的創造性。

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里，掙報酬的專門職業人員的前途不會是悲哀的。正是資本主義想把專門職業人員排出小事業者之列，而把一切事務集中在較大的專門職業的企業手里。在英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各方面將仍然大有私人開業和自由行動的余地。事實上，隨着社會上文化需要的增長，藝術家、畫家、音樂家、演員、作家、以及許多其他專門職業，將發現他們的業務會有空前未有的大量需要，並且由於這種需要的迅速擴增，一定會採取各種措施克服有能力、有訓練和有天才人士的不足。許多賺報酬的專門職業工作者一定會或多或少直接地看到同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好處。倘有必要，可用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更大的穩固和較高的生活津貼等方式，來給他們以鼓勵，同時也還要增多他們開業的機會。

我們所述關於專門職業的一切表明了，他們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他們的影響和對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英國的貢獻上，都是所謂“中間階級”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今天有這麼多的專門職業人員是大規模的公營和私營企業所僱用的真正專門職業的勞動者，所以他們也是最容易爭取脫離資本主義的部分。受僱用的專門職業勞動者們正日益領悟到，如果他們想要獲得薪資和工作條件的改善，那就必須有優越的組織，特別是工會形式的組織。專門職業人員同工人運動建立更密切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大大地便利了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 第六章 劳工运动与“中间阶级”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占人口中的大多数，又有比较大的工会和劳工运动，中间部分人口的选举势力和政治力量似将日渐越来越减少其重要性。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保守党在政治舞台上仍保持其有力的地位，因为它仍能依靠工人阶级中主要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业、农业以及从事事务性工作劳动者的好几百万张选票，以及大多数中间部分人士的支持。

### 中间阶级的选举

中间阶层对保守党投票范围的广狭，是1954年出版的约翰·邦纳姆博士所著《中间阶级的选举》一书中评论的主题。邦纳姆博士根据大选时广泛的公众投票的意见和对两个主要政党投票的选择作了估计。其估计如下：

#### 大选时投票选择的估计百分比

年份	低级职员部分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sup>①</sup>
1945	33	30	37
1950	43	28	29
1951	48	29	23

年份	高级职员部分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1945	49	20	31
1950	60	15	25
1951	63	13	24

<sup>①</sup> 邦纳姆博士所称“两者都不投”，包括投别的党派的票和没有投票的人在內。

小商业部分			
年份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1945	37	27	36
1950	55	19	26
1951	64	15	21

中等商业部分			
年份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1945	63	12	25
1950	71	10	19
1951	73	10	17

低级专门职业部分			
年份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1945	41	23	36
1950	45	25	30
1951	52	24	24

高级专门职业部分			
年份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1945	58	15	27
1950	68	10	22
1951	78	6	16

经理级部分			
年份	投保守党	投工党	两者都不投
1945	58	15	27
1950	68	10	22
1951	78	10	12

这些估计似乎很可能同实际情况非常接近。英国在工党执政的年代里,中间阶层中对保守党的支持有增长的趋势,而对工党的支持却有减退。

保守党很久以来就一直把中间部分看成它的天然的领域。几百万“中间阶级”固有的保守主义已经是不可抗拒地被接受到劳工和工会运动中去了。中间部分大概都被看做是保守主义甚至反动

力量的天然同盟者。为社会主义而作的政治斗争，人们所看到的不是婉转地讲它的基本特征，致使它实际上不能区别于资本主义；就是把它看作工人阶级同“其余”人口之间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前者是“右派”的看法，后者仍然是许多“左派”的看法。这两种看法，都没有真正把中间部分的最近情况和每一部分的内部倾向作为出发点。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说，“右派”的见解更危险，因为它完全让位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制度了。

然而，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和“所有其余的人”之间有分裂的臆断，及其对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固有的危险作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谴责。如认为这条道路是工人阶级和一切中间部分双方基本敌对的道路，就会把在英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场长期、艰苦和流血的斗争。不能过高估计中间部分对由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措施所决定的工人阶级政府的种种努力，具有延误、抵制、损害甚至破坏的巨大的潜势力。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设想英国人口中绝大多数中间部分会抱有敌意，那会使这条道路困难重重。

因而，如果劳工运动继续在政治上忽视中间阶层，那是失策的。工党政府从1945年到1951年所得的经验表明，对中间部分存在着这么多理解不清楚的地方，其后工党的政策和实践也未证明它已经领受教训。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保守主义和反动势力更积极地指挥中间部分跟着他们走，则将来不是一个守中立的“中间阶级”，而是劳工运动的整个前途和英国要比较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都要受到危害。

### 中间阶层与右派

近五十年来，自由党和保守党对以代表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

党的发展的忧虑，表现在它们一直努力支持中间部分作为右派的骨干。往往它们只要依靠用煽动他们的偏见，巧妙地使用谄上骄下与巴结手段，对小额储蓄散布谣言来威胁，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1945年的选举明白地表明，老一套的鬼把戏已开始证明没有从前那样成功了。

过去曾有多次间歇地企图组织新的“中间阶级”联合会、党派或保卫同盟，来激励中间阶级。所以1906年产生了一个中间阶级保卫组织，1919年《每日邮报》报道了“许多人很快加入了中间阶级联合会为会员。”1920年《每日电讯报》就新组织的发展写了热烈的通讯报道：

“中间阶级联合会，在十八个月里已在全国建立了将近二百个分会，许多分会都有一千以上的会员……日久之后，这个联合会一定会成为全国最有力量的工会——当然如此。”

可是，尽管保守党报纸这般吹捧，但要在英国建立一个“中间阶级”的组织所作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

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里，正是德国纳粹党当权的时候，英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争取中间阶级曾作了巨大努力。今天对莫斯莱(Sir Oswald Mosley)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发展往往是用谈笑的态度来看待的，而大多数年青的一代甚至不清楚曾有同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的英国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所以没有能像在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推行广远，主要是由于经济和政治上情况有重大的差异，同时工人阶级又采取坚决的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

“中间阶级”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在这方面还普遍存在着混乱观念。

法西斯主义常常表现为“中间阶级”的造反，活像处于资产阶

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第三種力量，帶着由於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一夫獨裁而和法西斯主義聯在一起的罪惡，業已興起並贏得了權勢。

法西斯主義可能是全靠中間階層中某些分子的力量，才得到一些最初的鼓舞；它大部分的助力當然是指望中間部分，並且得到他們很多的支持；很多法西斯首領都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和貧窮了的軍官。然而法西斯主義用煽動群眾的手段，也能爭取到貧窮了的工人群眾的支持，這些工人組成西歐幾百萬失業人口的龐大隊伍，要求出現一條使他們脫離絕望的苦境的道路。

除非掌握了法西斯主義是由大企業所倡導、受到大企業的有力支持和大量資助這個重要事實，人們是不會理解它的，而大企業一開始就把法西斯主義當作自己的運動看待的。此外，法西斯黨派從它們危險的發展初期到奪取了實際政權，一直受到緊緊控制、掌握國家機器的企業的保护，以防止工人階級的積極反對。

納粹黨的早期宣傳，陰險地混合了對資本主義進行空洞的雷鳴般的攻擊，和煽動地用像“社會主義”等字眼來分化和模糊工人階級，同時還利用“民族的”觀念和中間部分的抱怨情緒。還有其他政治因素決定了某些國家法西斯主義的相對的成功，但在別的国家就不盡然。資產階級如果能不冒孤注一擲的危險而保持政權，它當然不會對工人階級作最後的不顧死活的攻擊。在右派政黨通過議會繼續掌握政權的地方，或一個勞動黨或工人黨沒有表示真正對資本主義挑戰的地方，法西斯主義就像在英國和美國那樣，留在幕後活動。只有在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軍威脅着要用他們不可抵抗的人數和力量來結束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統治階級才轉而採用拚命發展一種法西斯形式的辦法。

在小私有制仍然大量存在，在农村与城市小資產階級占人口

的极大多数的国家，无疑是更适宜于建立法西斯运动的。又当一个国家陷于经济萎缩的深渊，致使工人阶级大量失业，而一切小业主们面临没落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也有发展的可能。

在经济繁荣时期，中间阶层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政治力量，赞成维持现状，他们相信现状是他们的前途所可依靠的；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大多数中间部分可能担当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务，不是可能革命，想改变到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极端的反革命，像1930年的德国那样。

另一个帮助决定法西斯主义可能有多少发展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因素，是工人运动的态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经验表明，消极的或嘲弄的态度只会有增加危险的倾向；不幸，这恰巧是那个时期许多工人阶级领导人所赞成的态度。左派在这些困难时期的极大教训，无疑的是自己内部分裂的愚行。倘使工人阶级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且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那法西斯主义一定会失败，多数西欧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上的优势提供了真实的保证。不幸，这种统一战线在非常迫切需要的危急关头，却多半没有形成。

英国社会主义者仍认为法西斯主义主要是欧洲大陆的，忽视它在英国有重新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危险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英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企图作为一个阶级转向法西斯主义。它的统治，即使在工党政府连续执政时，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即使如此，那时英国的主要工业家们对莫斯莱和他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支持，以及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公开赞许，都表示了这样的可能性是一直潜伏着的。

简单地說，法西斯主义从堕落的工人阶级分子和人口中的中间部分得到支持，但却由垄断资本家资助和指导，也可以說是由他們“所有和控制”。不管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和宣传怎么說，它总是

指向击潰工会和一切工人階級的組織，希望从而遏止走向社会主义的高潮。法西斯主义不是过了时的东西，不是稀奇的历史博物館里的陈列品，而是垄断資本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形式。

当資本主义不稳定的时候，当这个不稳定已产生了长期的大量失业，小資產階級被大資本家压迫、剝削而处于絕境的时候，当专门职业人員面临挫折和不可靠的前途的时候，当工人階級要真正决定利用在投票时占优势的人数来結束資本主义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复活的。

記錄表明，这就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間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情况，至于沒有达到完全法西斯独裁的地方，不是像英国那样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前条件还没有成熟，就是像法国那样，因为工人階級团结起来并采取了坚决的行动。

說在个别国家里可能造成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的条件不会发展了，那是沒有保证的。法西斯主义如果得逞，即使像希特勒那样仅仅短时期的得逞，也会阻止社会主义的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战后的繁荣继续时，西欧各国中間階級政治上的作用有成为更消极的傾向。但最近，資本主义陷入了日益增加的经济上的困难，才使中間阶层丢掉他們固有的为謀求自己个人发达的考虑，再一次踏上了政治舞台。

像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就很清楚地說明了这个問題。这两个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日益团结的結果，使得工人階級政党在取得农民、专门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甚至中間阶层商业部分人口的支持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

在法国，右派在巧妙地操纵有利于他們的議會制度时，困难日益增加，使他們想出一个“新”办法，即組織一个“新”政党。所以一

个新名字——布热德(Poujade)出现了。在1955年的法国大选中，一个比較不大出名的小店主，成功地领导了一次运动，以得到二百五十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里获得五十二个议席而胜利。

在1956年1月2日法国大选之后，《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社论說：

“布热德主义(Poujadism)，这次大选中的新凶兆，同从三十年代以来法国政府所经历的一样，純粹是不滿的表示。

“布热德主义没有什么政治纲领。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年轻的政治煽动家，聪明、精力旺盛、发声沙哑，几乎不能想像可以作为法国这样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运动是利用抱怨和反对的情绪开展的。抱怨情绪往往是很真实的。它是来自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們，特别是比較穷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們生活艰苦，收支不能相抵。

“‘把坏蛋們攆掉’是布热德党员的口号，吵鬧和暴力是他們的方法。初看起来他們的成功似乎是短暫的。它看来或許像一种垂死力量的最后掙扎：因为沒有后卫的行动会可能使小的勉强維持的营业存在长久的。但布热德主义的含意較現有的基础广。它对現行的組織如法律、政府、议会等抱着高喊但又模糊的敌意。……这些运动并非严格的法西斯运动；但它們是从产生法西斯主义类似的形势和感情中发生的。它們可能怎样发展是永远搞不清的。”<sup>①</sup>

本书并不是充分、詳細讲述法国布热德运动的地方。但可以說的是：布热德运动已表明了，由于得到愈来愈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以及煽动性地投合中間部分的心意，具有法西斯性

---

① 1956年1月4日《曼彻斯特卫报》。

质的某些形式的运动，在法国完全有可能存在，并且是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危险；对一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政治上的傻子，才会因希特勒已在柏林的煤库里自杀和墨索里尼已在市中心被绞死，而认为法西斯运动业已熄灭。直接经历过法西斯统治国家的已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他们曾“亲身受害”，一定会更提高警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但法西斯主义赖以发展的政治条件，即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有隔阂，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时，就总可能会有一个以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出现的新运动，但剥去了它的装饰、揭开它的煽动手法，就会显出它的身分，原来是受资产阶级指引和培养的，集合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党。

英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吗？英国有利于布热德式运动的经济基础，要比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薄弱得多。尽管英国的店主、商人、小商人和小农场主在政治上，尤其在地方政治方面正是年壮力强，但是在全国人口比例上所占的成数是在减少。英国没有大量的农民，这是同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主要不同之处。今天的专门职业人员绝大多数是支薪水的雇员，并且已开始把他们的利益同其他支薪水的雇员和工资劳动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迫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对平均五万到六万个选举人的选区，迅速地控制大量选票。自由党在议会里势力剧降，就是证明。自由党过去无疑地大部分都是经常依靠中间部分的支持。实际上，中间部分可充分地集中起来，能使一个完全依赖“中间阶级选票”而获得议院席位的选区，现在是沒有的。保守党经常煞费苦心，避免给人以它是“中间阶级政党”的印象，因为那样就会失去好几十万现在还投保守党票的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沒有他們，要想多数

人投保守党的票就不可能。

然而产生一个投合中間部分和城郊的“假中間階級”的政党，絕不是沒有可能的。現行的两党制并不一定注定会永远继续下去。

布热德的事例，有助于促使英国出現更多的要求拥护“中間階級”的政党。1956年4月，一个叫做中間階級联盟的团体組成了。成立后六星期，这个团体的組織者就要求彻底达到他們在每一議會选区建立一个分会的目的。

另一个模仿布热德式的組織是全国小店主联合会。随着反对增加地方稅运动，带来了地方稅再評定問題。《泰晤士报》报道說：

“……主席林溪先生 (Mr. T. Lynch)，一个諾丁汉郡的綢布商，他說英国开展布热德运动的时机已成熟了……”<sup>①</sup>

1956年3月，林溪先生率領由全国小店主联合会五个成員組成的代表团，渡过英吉利海峽，到法国和布热德先生討論。林溪先生报告說：

“我們同布热德先生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談，对他說明我們对政治活动毫无兴趣。他說政治迟早会赶上我們的，正像赶上他一样……”<sup>②</sup>

目前要求拥护“中間諸階級”利益最重要的組織是人民保卫自由同盟。主席是自由党从前的領導人爱德华·馬特耳 (Edward Martell)，他和《紀录报》的关系很密切。在1945年到1951年間，馬特耳先生曾任自由党的許多重要职务。在人民同盟第一屆执行委员会的其余五个會員中，有两位也是著名的自由党人：1949年到1950年的自由党主席莫伊尼汉爵士 (Lord Moynihan) 和1924年到

---

① 1956年2月23日《泰晤士报》。

② 1956年3月10日《泰晤士报》。

1929年代表西沃耳思姆斯透选区的前国会议员克劳福德少校 (Major H. E. Crawford)。

《雷諾新聞》的一篇报导指出了这个组织的政策上几个危险的倾向：

“在全国大登广告，包括在保守党和自由党报纸登整幅广告，宣布该同盟的目的，用去约九千镑。

“他们认为这些是为个人自由而进行的改革运动。但这个同盟的两项直接的改革运动是：

“1. 对一群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使他们发起一种能使劳工运动失却战斗力的新工会法。

“2. 创立一个破坏罢工的组织。

“主席马特耳把他的破坏罢工的计划告诉了《雷諾新聞》：

“他在每一个大城市准备了一套破坏罢工者的卡片索引，在重要工业有劳资争议的地方，他们随时都准备去破坏罢工。

“他宣称：‘我可能是全国从来没有过的最最有效的罢工破坏者，我很引以自豪。’”<sup>①</sup>

这个人民同盟成立后十个星期，曼彻斯特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的两次大会，表明了对它有相当程度的支持。一篇报纸的报导说：

“合理地加以归纳，听众可以说都是小资产阶级一类的人。许多人是小店主和高级店员，或许有些人是退职的公务员、有定额收入的代表、领养老金的老年人，还有些颇为惊人数目的青年人，他们很可能是专门职业者。”<sup>②</sup>

中间阶级联盟和人民同盟争取保守党员支持的成功，迫

---

① 1956年7月1日《雷諾新聞》。

② 1956年6月29日《泰晤士报》。

使保守黨員規定了它对这两个組織的态度。奥利佛·普尔先生 (Mr. Oliver Poole) 任保守黨組織的主席时, 曾发表演說, 叫保守黨員們不要参加这两个团体, 他坚持說参加这些組織的人結果只有受到保守黨政府的救济。他对一切保守黨員的忠告是:

“……把你們的力量集中于保守黨, 不要把你們的支持轉向無論那种其他組織。不要由于因力量的轉向和濫用, 致使我們自己分裂, 我們的黨變弱, 而讓我們成为我們自己的死刑执行人, 并引起混乱。”<sup>①</sup>

虽然以前的自由黨领导人支持人民同盟, 但自由黨中也有人反对它和它的政策。尽管保守黨和自由黨提出了警告, 但这些組織中無論这一个或那一个或它們的联合組織, 能够得到发展并获得中間部分多数群众的支持, 都是有极大可能性的。

任何这一类的运动, 其目标都瞄准工人階級的核心——有組織的劳工运动, 并使爭取中間階級大規模支持社会主义措施的前途更感到困难。工人运动能够使这些远景减少或增多危险性, 要看它将来对英国人民的中間部分的态度而决定。

### 中間阶层与左派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 某些中間阶层向左走的运动已真正开始实际的行动了。多年的经济上的不景气, 以及随之而来的甚至在支薪劳动者和某些專門职业中也有的不安和失业, 在以前同工人階級沒有交往的人們中間产生了探求資本主义的勃兴与衰落和它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还会产生貧穷的解决办法。許多靠薪水过活者和專門职业劳动者对世界大事的趋势和德国、日本、意

---

① 1956年6月30日《泰晤士报》。

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威胁和平深感不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們看到了左翼书刊俱乐部的兴起，那是每月主要出版左翼性质书籍、具有相当力量的一种政治势力。在大学里也第一次看到了大学生中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生长，和获得社会主义思想的渴望，这种渴望大体上是新穎的。

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是计划经济能获得惊人成就的第一次切实的确证，这对不少专门职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也有深刻的影响。

反法西斯战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以及红军和欧洲反抗运动所作的贡献，也影响了中间部分的政治思想；他们发现自己被引进了为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罪恶无地容身和计划经济会保证繁荣的新英国而斗争的运动。在军队里这种运动特别强烈。这个运动以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的胜利而达到最高峰，中间阶层一定有很多人在那次大选中第一次投了工党的票。

所有这些在中间部分中间发生的演变，对保守党是不会没有影响的。保守党看见它的主要支柱不知不觉地溜掉了，于是开始采取迅速而大规模的行动，把多数中间阶层争取回来。在商业团体中扩大反对工党的战斗精神。还分化工人阶级并沮丧他们的士气。他们许多宣传都是指向反对管制，而要求回复到“自由企业”。他们报纸的巨大力量都用在编造官僚主义、糊涂或无能的事例，并且攻击新近国有化的工业。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虽然商业团体认为各种管制令人讨厌，但那不仅是保守党用来影响专门职业和支薪劳动者的宣传，也是工党领导上奉行的真实的政策。这些部分的人们希望发展社会服务事业和建立一个新英国，但他们发现，由于庞大的军事计划及因此而削减社会服务事业来扩充军备，工党1945年政治纲领中“让我们面向将来”的伟大诺言已销声匿迹

了。

由于工党很多重要发言人在谈到有关“中間階級”問題时表示了粗糙的态度，对問題显得缺乏理解，这也无疑使中間階級感到不快。最重要的，工人运动又一次揭露的唯一弱点是，当保守党竭尽全力把青年保守党员建成为群众组织并获得成功时，它却没有认真努力来引起青年一代的共鸣。社会主义在很多中間阶层的人们、尤其是没有实际经历过资本主义罪恶的年轻人的心目中，已被误解成为限制机会和企业的、令人窒息的官僚政治势力。

工党某些主要人物对此所有的反应是，作一些声明，說些中間部分人士具有如何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忍耐等等之类含糊和夸大的話，想以此来争取中間部分人士。摩里逊先生（Mr. Herbert Morrison）在1947年工党年会上所作的演說就說明了这点。

“那就把一个人导致所謂中間階級的地位，这个階級过去有一个时期经历了降低他们生活水平的艰难困苦……”

“他们有许多人在两年前投了我們的票，但无论他们那时投票与否，如果他们今天拚命忍受，不过分地发牢騷，只是忍耐与諒解，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社会事业的合 作 者。我愿意对他们說：我們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个局部的政策，它代表社会上一切积极分子的长期利益——你们的利益也包括在内……”<sup>①</sup>

争取“中間階級”的必要被劳工运动的右翼用来作为放弃社会主义政策的正当主张，已证明是有危害的。引起中間部分支持者1945年以后离开工党的軟弱、胆小和无特色等弊病，因此加深了，并在支持工党的积极力量工人階級中产生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中

---

<sup>①</sup> 1947年5月29日《泰晤士报》。

間阶层人們的輕蔑态度也增长了。

柯尔教授強調爭取中間阶层支持的另外办法：

“……社会主义者单单依靠体力劳动者的投票，就能在‘人民的’議院里获得控制性的多数，这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他們如果想通过宪法，爬上当政的地位，他們的后面必須有确实的多数群众，他們必須从靠薪資过活的无产阶级，从倘有可能、包括小农业主在內的中間阶级的各部分人，吸引多数的选票。然而他們的引力如果只限于工会，或甚至只限于全部体力劳动者，这就不可能办到。他們必須寻求寬广的出路，也爭取得到其他分子的支持，这样做时一定不能放弃或减弱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倘使这个問題能正确地掌握，这些事情并不是絕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魅力，已扩张到体力劳动者之外，尤其已进入技术、行政和专门职业劳动者中間，可以使他們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会有更广大的机会继续经营他們那种类型的业务。”<sup>①</sup>

英国共产党在它的正式政治綱領《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里，倡議了类似的办法：

“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連他們的家属在內，足足有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他部分人民的安全与前途是同工业工人的安全与前途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极大多数办事員和专门职业劳动者、教师、技术人員和科学家、劳动的农业主、店主、独立小生产者、以及小商人等等，都是保守党国内外大企业的反动政策的牺牲者。

“一个为进步目的而团結起来、一致行动的工人阶级，一定

---

<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的意义》，1948年。

会赢得許多专门职业劳动者、小商人和劳动的农业主們的支持。他們像工业工人一样，因物价与房租昂貴和苛稅而受到苦难；他們因教育、卫生与房屋供应的限制而受到損害。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的战争也使他們受到苦难。他們害怕氢弹；他們要求和平与社会、经济的进步，因为只有这种政策才会給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安全。在所有这些問題上，中間部分的人民是可以吸引过来同劳工运动并肩作战的。”<sup>①</sup>

用这类办法同英国的中間阶层打交道，是更会得到反应的。

### 左派必须做的工作

以上所述关于获得专门职业、技术和小生产与小商业等各部分的人更大支持的机会日益增多，要是左派将来不利用这种机会，那就只会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如果左派对中間部分不迅速采取根本不同的对待办法，那末他們很有可能越来越成为支持反动的堡垒。

经常强调以下这点并不会过分：婉轉地讲社会主义以使它“更易于接受和更可尊敬”，或面对着資本主义的反对而表示胆怯并不是好办法。因为要真正发展一个根本上和資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大胆的措施往往是必需的。如果把采取大胆措施的理由充分而坦白地讲給他們听，英国多数中間部分人民会很机敏地认识到它的价值的。正如柯尔教授所說：

“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愈明显地具有建設性，迅速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設的希望愈大，那就愈会投合人口中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心意，他們在实行社会主义中最能做体力劳动者

---

<sup>①</sup>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58年3月。

的有力的同盟者。”<sup>①</sup>

目前最需要的是，左派应力爭工人运动同英国中間部分人民之間更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無論哪里有可能，工人階級运动对有关中間阶层部分的事都应予以支持。全国矿工工会南威尔士区分会1956年通过的表示支持医师們努力获取較高薪資的決議，是一个孤立的事例。問題可能不同：从农业主的有保障的市場与价格、店主的适当的零售賺头，或專門职业的薪資等的爭論到一家伦敦剧院遭到关闭的威胁，或者严肃的音乐、讲演与戏剧被排斥于无线电和电视之外等这一类的問題。主要之点是，工人階級既支持这些事业，这就有助于工人階級同中間部分人民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在工会的活动范围内，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职业工会和一般工会都可作更大的努力，在工人和办公室人員之間的隔閡中起桥梁作用。在还没有在工会的意义上組織起来的大多数办事員、分配业、技术和專門职业劳动者中間，怎样帮助他們大規模地成立工会形式的組織，应多加考虑。英国职工大会这方面的工作似不甚恰当，大都局限于偶然举行“非体力劳动”工会領導人的會議，以及它的“非体力劳动”工会顧問委员会偶而作一些报告。（“非体力劳动工会”說法的本身是消极的，并表示了根本不健康的意识。）职工大会如果願意更积极努力，鼓励投合这些部分人心意的工会加入英国职工大会，并能用帮助他們同联合会更密切接近或合并的方法，使投合这些部分人心意的工会得到巩固，那职工大会就执行了巨大的任务；因为有大量投合專門职业、技术、管理和事务性劳动者心意的分散的工会，它們大都重复，并且規模較小。

---

<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的意义》，1948年。

劳工运动的各部分如全国性工会、各业代表会议和英国职工大会本身，都很愿意讨论中间阶层的问题。例如商店、分配业与联合工人工会可多多致力于注意同分配业工人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小店主的问题，地方各业代表会议可考虑店主和专门职业人员的地方性问题，如属适当，也可考虑本区农业主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劳工运动一直没有为组成中间阶层的每一部分拟订政治纲领和政策；也没有发给他们什么特殊的宣传材料。这种纲领与政策，表明左派对各部分人天天都要遇到的紧急问题所持的立场，指出他们在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政府下所能盼望的前途的现实图景，这对巩固左派在中间阶层中的地位是具有极大价值的。

努力做好同小商人和小农业主积极接近的工作，并开始建立合作社消费者、小生产者和商人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同盟，这是交给合作运动的特殊责任。这无疑是艰巨的任务，双方现有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会因孜孜不倦和持久的努力而逐渐消除的。如果劳工运动准备把英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复杂部分的工作——分配与交换领域内的工作担当起来，社会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就需要更多地注意这个领域。

要使英国的社会主义确切相信中间阶层的意义，就要通过政治教育进行很多工作。英国的阶级结构应该是在讲授之列的学科和课程，应作为工会、合作运动、工党、合作党、共产党、劳工学院全国委员会和工人教育协会等所领导的教育事业的主要部分。不幸，过去在这方面所做的极少的工作没有把基础放在充分健全而科学的办法上，所以许多价值都失去了；然而基本上这是一直没有给予应受注意的学科。

最后，有必要直率地说，中间阶层在看到左派团结起来而不受

內部糾紛的折磨時，更會被左派所吸引的。如果他們看到的左派，是以建成一個社會主義英國的共同目的而團結起來的，鼓勵新穎思想和健康論爭的，他們就會比看到分裂為工黨與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左派，更有可能去支持它。這在目前的英國也許不怎麼重要，雖然在其他西歐國家很明顯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但英國左派的历史表明，左派對中間部分最具有吸引力的時期，也就是左派最最團結的時期，如三十年代有爭取和平、反法西斯、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和反對資本主義衰落時的混亂與失業等運動的時期。就在這個時期，儘管工黨官方加以禁止和阻礙，儘管工黨官方還因為克利浦斯、普里特、比萬及其他工黨黨員盡力加強左派團結而受到排斥，英國工人階級同中間部分之間的聯盟却是最堅強的。

沒有別的東西比禁令和阻礙政策更會使中間部分避開左派的了。這個政策理論上是針對左派中的特殊部分，但實際上制止和阻礙了對勞工運動極其重要的各種附屬組織的發展。事實上，工黨中有力右派所禁止的各種組織，正是英國許多中間部分人民最願支持的組織，它們企圖團結人民為廣泛的進步目的而努力，如爭取和平，英國同蘇聯、新中國和東歐與中歐各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東方與西方”青年和學生之間更親密的接觸，保護和擴大公民自由，等等，——這些組織都有列入工黨正式禁止項目的趨勢。這種形勢導使中間部分不願參加任何左派的政黨，結果使他們完全沒有在組織上同左派聯繫起來。

在專門職業中，政治上中立、即不願真正委身於一個政黨的傳統，還是很強烈的。加之，某些整個集體，特別是公務員和地方政府職員，是被正式禁止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的。目前存在於商業和生產部分人們中的普遍情緒，是認為公開的左翼政治和做生意不能

混在一起。最好承认这些事实，而不要去悲叹中間阶层的漠不关心，因为他们現在还不会参加左派的政党。主要的事情是应想出其他方法，使中間阶层能卷入左翼的政治运动。

这些是对劳工运动必須做更多的工作的几項建議。如果这类建議能够照行，則不仅对劳工运动本身、同时对中間部分也会有深远的影响。如果中間阶层能看到劳工运动对他们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并正在积极企求爭取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他們和劳工运动接近时一定也会有相应的改变，結果会使左派在中間阶层中的力量大大加强。

以上所述，都是为了強調建設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任何认为它簡單的幻想都應該坚决扫除。一般化的概念已经不够了。社会主义已不再是梦想的时期了，要使它在任何国家成为现实，就要求有精确而科学的办法。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内容完全搬掉，变成像克罗斯兰等所提倡的枯燥乏味的說法。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使我們的社会主义变成更直接、更实际；增加我們的理論知识，使之有助于按英国的条件来产生社会主义，同时又不失去能引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鋒在社会主义决不是“在轉角处”的情况下前进的高深的見解与美妙的理想。

这个更科学和合于理論的办法，需要有效地尽力設法解决关于影响英国的社会階級問題。一本书不可能讲尽这个大題目所要讲的一切，以实际而詳細的方法作更多的研究，对每一中間部分制訂出政治綱領和政策，实有迫切需要。

不幸，虽然有很多关于中間階級的书籍和論文，但很少是从根本原則立論的。还值得重讲这些根本原則，以期能提供进一步研究中間阶层問題的出发点。英国的垄断資本主义正在促使組成中間阶层的每一中間部分更靠攏工人階級。这有利于中間阶层对工人

階級关系的政治上的改变；有利于加强孤立垄断资本主义；并获得英国中間阶层人民在向社会主义前进运动中坚决的支持的可能。但只有劳工运动才能够克服仍然影响着中間阶层的想法，它始終一貫地指出，如果全英国人民能坚决取消一小撮大資本家及其代表的政治生活，并以伟大而高尚的努力来建設一个无限优越的社会；沒有資本主义的罪恶与混乱，恐惧与敗落。建設一个英国人民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那末社会主义会給我們更美好的、更令人兴奋的、更丰富、更繁荣的生活。